

照對話白言文

輯編 沈溥 沈溥
怡祖 溥

第一集



行印局書界世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

凡例

一、本書以文學的立場，採集古今民族英雄故事，又演成白話文，供中小學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之用。

二、本書選錄原文，皆古代大家著作，其中頗多刪節，但仍一氣貫串，不失原意。有欲學習文言文者，可就此讀之，如能與白話相對照，更易進步。

三、直譯白話，往往枯燥無味，本書每於當時景物，人物姿態，用嚴正而精密的想像，竄插描寫，如三國演義之於陳志，藉以增進讀者之興趣。

四、原文中篇章雖長，而美言美文，爲青年所必須熟讀者，如史可法、答攝政王多爾袞書之類，均列全文，以資欣賞。

五、每篇末尾，對於其人之得稱民族英雄之故，加入批評一段，讀之更能了解其中所含之意義，以增強其民族意識。

六、篇末又附問題多則，作爲練習和考詢之用。

七、難字難句，一般人所不易了解者，均加註釋。

八、本書仍將繼續編集刊行，以副讀者之望。

照對話白言文

集事故雄英族民華中

石 史 張 張 蘇 寶 汪
達 可 煌 巡 武 憲 騎
開 法 言 巡 武 憲 騎
(內容)

第一集

徐 沈 唐 諸 馮 鈕
錫 雲 順 葛 異 覺
麟 英 之 亮 異 覺
(內容)

第二集

葛 閻 費 熊 霍 馬 蒙 田 晏
雲 應 宮 廷 去 馬 蒙 田 晏
飛 元 人 弼 病 援 恬 橫 嬰
(內容)

第三集

角四幣國價實集每

行印局書界世

汪 跂

汪跂（一）者，魯童子也。好勇，忠於魯。

魯哀公十一年春，齊將國書高無平率師伐魯，及於清。魯之季孫謂其宰冉求（二）曰：「齊師在清，勢將伐魯，爲之奈何？」冉求對曰：「魯有三貴，孟孫叔孫季孫也，以二子從公禦齊師於竟（三）可矣。」季孫曰：「難矣哉！」冉求曰：「如不禦敵，安置君？諸子率師背城以戰，不戰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四）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其一車，必勝矣。子何患焉？國操於君

在魯國都城前面的一條通衢上，二個人在並肩走着。

這是一個春天的中午，太陽正懸在天空，每個人的影子，都縮在邊是高大的梧桐，但是種得不很齊整，有幾處空缺裏，在日光晒得到的地方，有幾叢初紅的天竹。

因爲是在禁城裏，這條路上很少人來往，每隔幾步路，路傍直立着一個侍衛。右手拿着長矛，左手握住插在鞘內的劍柄。立的挺挺地，像石像一樣，因此增添了這一條路上的神祕和嚴肅。

前面走着的那一位大臣，似乎是的確有身份的人。鬆鬆的步伐，肥腴的身軀，走起來，老是一蹶一蹶地，他底八字小鬚，顯出他底權威，常常戴着微笑的嘴角，今天似乎有所懊喪而斂跡了。但是他底一舉一動，仍舊流露出受人尊敬時的半羞澀半得意的神情。他一面走着，一面在思索什麼，很少回頭去看跟在他後面的。每一個崗位，見他走來立得更挺，更威武了，似乎這是表示他



手，宜乎二子之不欲戰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於是季孫使冉求造朝，武叔

問冉求曰：「戰何如？不戰何如？」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是誠在公。」懿子強開之，乃

曰：「知之而力不及，不必言也，故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必禦齊軍。」退而修軍備。

魯師齊師戰於郎。孟懿子之

子武伯處率右師，顏羽禦師，洩

爲右，冉求率左師，管周父御，樊

遲爲右。季孫曰：「遲尙弱，可以用乎？」冉求曰：「驥年少，能用命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

們底盡責。

他轉過身去，吐出重濁的山東口音來：

「冉有先生，你想，齊國將大兵雲集在清，一定是蓄意來侵略魯國，——不

至會有旁的作用吧？」

在他後面的儒服的中年人，英俊地正直地靜靜地在走路，他在考慮上朝去見了武叔，應該如何來勸他抗禦敵人，他看不起朝廷中的大官，因為他們都只知道自己底地位，而不替國家着想。齊國來侵略魯國，是必然的事實，朝廷大員不主張抵抗，只預備屈服，也是必然的事。但是，他知道不抵抗，便是投降，結果便是亡國，他曾受過孔子的教訓，他底國家觀念是很強烈的，他試想用他底口才來說服前面的操有魯國行政之大權的季孫，所以才默默地跟他來上朝。然而他自己是一個小小官職守，在被大官們所不重視的小官的話，他們如何會相信呢？他聽到季孫的問話，他知道這是他發表意見的機會了，他回答：

「當然，齊魯都是大國，勢不兩立，他們利用魯國不抵抗的政策，來劫奪土地和人民。清，是齊魯交界的地方，大兵雲集於清，不是伐魯，是做什麼？所以，

武城人三百爲己徒，老幼守宮。次於甯門之外。右師不欲戰，五日始從。

昭公之子公叔務人見國人走避齊師，兩手負杖於頸，死入城保，因而止息。嘆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盡心竭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驕大夫，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是皆國之恥也。吾欲免吾恥，必入伍以克齊師。」遂與鄭章注騎謀，易甲入伍。

魯師齊師戰於郊，魯右師先奔，齊人引兵逐之。孟孫族人公御爲殿，抽矢策之。其馬曰：「馬不進也。」遂潰。魯士林不扭。

我想，這次一定是來攻魯國，我們得先防備一下才好。」他抬起頭來，偷看季孫的臉，這疑惑而猶豫的臉色，復使他不安。而於他底勇氣却不因此而失却。季孫一面在走，一面又回過頭去：

「如果齊國真的來攻我們，還是主和呢，還是主戰？昨天我已經和你商議過了，但是，我很難擔保魯國一定能打勝齊國。如果請盟割地以和，倒可以保全實力，不過——」

冉求有些不安，打斷了他底話頭說：「昨天我不是說過嗎？魯國的棟梁，是您和叔孫孟孫二位大臣。只要請一位做留守，二位跟魯公去禦敵，那麼內外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錯。這意思我已經和他們商議過了，他們都不贊成。戰也好，不過，可以不戰，更好。但是如果因不戰而喪權辱國，我是現在主持魯國行政的人……」

「您底見解是對的。如果齊兵入了魯境而不抵抗，人民便不擁護現在的魯府。如果屈服了，便失了國際間的地位，而且，您是魯國的棟梁，您底地位也要受影響的。至於以戰事方面的利害來說，齊兵實在不多，單是魯國的宗室的數目足以抵當，他們的器械雖然好，我們底人多，他們底目的是侵略，我們

之伍謂不任曰：「奔乎？盍乎？已
引兵退矣！」林曰：「我力非不
及人，何奔之亟？」曰：「然則止
而不戰乎？」曰：「受國之任，以
衛魯民，今臨疆場而遇敵軍，不
戰，是恥也。」徐步而死。公叔勝
人與汪錡乘，不肯退，遂俱以身
殉。

魯師左師再求以戰入齊軍，
齊人敗績。再求欲追之，季孫勿
許，遂止。戰既已，魯人以禮八歲
至十九歲之童，天曰：「焉汪錡，童
子也，擬不以殤禮葬之，以問孔
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可無殤也。」卒以成人禮葬
之。

注釋

臨目的是自衛，這是勝利可以歸於魯國的強有力的根據。總之，和戰的關鍵，
在在您的手裏，不要害怕，自衛者一定可以戰勝侵略者的。季孫叔孫，他們的
地位，比不上您，而您底地位却與和戰很有關係，所以他們可以不主戰，而您
却非主戰不可，您說對嗎？」再求說完了這一段話，搓搓手，脚步停下來，誠
懇地，向季孫看了一眼。

季孫似乎被感動了，當然一半也是由於較量著自己底利害。他也真誠地，
慢慢地說：

「再求先生，你底話是對的。即使不爲我自己底地位盤算，我也應該抗戰，
並且應該呼籲人民來抗戰。凡是魯國的人民，一定是主張抗戰的，我們底陣
線應該連合在一起。」魯國人謀幸福，爲魯國謀幸福。孟孫叔孫可以不負責
任地說讓和然而我却不能，我是魯公的先驅，也可以說我是魯國南針，只要
我呼喊一聲，民衆會跟上來做我底後盾。但是他們底堅決不主戰爭，恐怕與
我們底計劃有抵觸的地方，尤其今天去看武叔的時候，不要使他消極才對。
再求先生，你是親身受過孔老夫子教訓過的人，口才又好，今天請你去說服
他。好不好？」

(二) 汪精 一作汪精衛，事見魯。

禮記及左傳哀公十一年。(三)

再求，即再有是孔子的學生，魯國人。(四)

人。(五) 竟，就是「竟」字。(六)

室，是宗室。(七) 「當子之身」

是「你在魯國執政」的意思。

(六) 策，稜也。

問題

1. 未成年的人是否與國家沒有關係的？

2. 汪精的從軍，有人說他是「盲目」的，究竟這批評是否妥當？

3. 齊兵攻魯，當時魯國的情形如何？

4. 為什麼不以武力為背景的和平不能抵禦侵略？

5. 在國家有危難的時候，人

「好的，我們別的事不會做，關於有益祖國而能力所及的事，斧鋸不避！同時，這也是我底責任。」魯國對外，在歷史上不曾屈服過，即使受不住侵略，也是不肯說「屈服」的。這是魯國的光榮，也是您們主持魯國行政者的光榮。這光榮應使它永存着，因此，目前的抗戰是必要的。而我們催促政府的抗戰，更是重要。今天，如果武叔問起戰爭的事來，都由我來回答，他是一個好勝的人，必定要先用話去激怒他才對。」

季孫聽得眉飛色舞起來，他拍拍手忘掉了大臣的威嚴，也忘了旁邊站得筆挺的侍衛，他大聲地笑了起來說：

「妙啊！再有先生！」

各人懷着各人的心事，走着，走着。

在他們面前呈現出一座宮殿來，是壯麗的，牆上裝飾着古代的浮雕，綠色的綢幔從窗口飛揚開來，高大的石級，矗立在雲際的屋頂，文飾着龍紋的大門，在日光下更顯出它底華貴來。尤其是宮門外夾道旁的松柏，像無數巨人在持戟守衛，而真正的許多武裝侍衛，反因此顯得渺少了。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民應該取那一種態度？

批評

春秋戰國是極重禮法的時代，是輕易不能改變的，但對於汪錡這件事，却不依禮法來做。

這是應該如此的，禮法上的殤，是指未成年的人而言的，因為未成年的人，一切思想行為都還幼稚，和成年人不同，猶之現代的法律，未成年人的童子，可以減罪一樣。但是，在事實上却不盡然。汪錡雖然在年齡上是未成年的人，而他底忠心於祖國，知道他應該走的路，而毅然決然地走向前去，他底思想行為已超出於一般已成年的人們以上了。這樣，可以稱做「殤」。

一個戴冠冕穿着貴族衣服的人。在他底對面發見了冉求，恭敬地站立着。

「冉夫子，你對於魯國應付這國難的情形有什麼建議？」武叔誠懇地問。雙眼注視着冉求，等候他底回答。

「這是要您老先生出主意的，我底學識淺薄，同時即使知道了，能力不及也定沒用的。諺語說：『君子有遠慮。』偉大的人物，眼光當然比我們遠大，決不以目前的利益來論斷一切的，這件事，要由您偉大的見識來決定了。」

右邊的小門突然開了，一個大臣打扮的人，小心翼翼地走了進來，這在魯國握着相當權力的孟之側，在武叔，是唯一的顧問了。他已聽見了他們兩人間的對話。他注意看了看冉求的臉色走近來，對冉求說：

「冉有先生，那麼你不妨發表你個人的意見，如果我們認為力量可以做得而有利於魯國的話，一定樂意接受的。」他純然是外交式的口吻。

冉有謙恭地退了一步，慢慢地：

「實在是『知而力不及，不必多言』的。同時，在這時更需要的是人材，在怎樣的人面前，照理應該說怎樣的話。」

武叔站了起來，臉上有些怒容。

嗎？

由此可以知道，人們的天壽，在另一方面，並不是以年齡的長短來做標準的，一個人降生到世界上來，渾渾噩噩，不知道國家，不知道民族，不知道自己對社會對人類對國家並沒有一些貢獻，這樣，即使活到一百歲，其實自己回過頭去看看，可以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這不是等於「癩」嗎？

因此汪的行為是值得佩服的。

再就公叔務人替長者服務的一點來講，誠然是青年們應做的事，但是為國家計，這「小惠」似乎太幼稚了。救濟逃難

「依冉求先生的話，他以為我是不成材的，難道在我底面前，冉求和嗎？我雖然不能幹，但是我總願別人知道我是一個精明善幹的人，我已經決定抵禦齊兵了！」他半惱怒半興奮地走，離開了這間屋子。

冉求帶着笑容看看孟之側的驚異的臉色。

「這批難民實在是怪可憐的！」汪和公叔務人站在城門外的樹林子裏，看見魯國人民扶老攜幼地向城中走去。汪雖然是一個孩子，但是他是一個熱血的人，他有同情，他有思想，他看見魯國人被別國欺凌，會咬牙切齒地發起怒來。他會對他底父母說：一個人生在這國土裏，便是這國土的保衛者。他希望將來會成功一個戰士，將自己底屍體建築成一座堅固的城堡來。

公叔務人正在替一位老人提着箱子，這箱子實在有些沉重，他底額上的汗珠在太陽下發光。然而他却並不示弱，喘着嘴，跟着這老人進城去了。後面又接着來了一班避難的婦人和小孩子。

顯然他們或她們都已顯得疲乏了，幾十里的奔波使他們在不甚熱的天氣下解開了衣扣，各色大小的箱籠和包袱，重重地壓在他們身上，他們已經

在一方面是仁慈，但是在另一方面，做國民的人，是不應當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只顧自己，一逃了事。如果國人都像公叔務人一樣，是獎勵人民只顧趨避國難了。而汪疇能明這一點，這也是他底偉大處。

同時，在上位的人，往往爲了自己底地位和利益，大都不主張抗戰，季孫是比較明白的一個人，但是也是受了再求的慫恿而決定的。因此他不主張追趕齊軍。按春秋時諸侯征伐是常事，他們常常借用一種名義來興師伐罪，因此，雖然是強權，但是也以正義來做面子的。如果迷信對方的宣傳便會含糊忍

被迫得喘不過氣了。一個衣服襤褸的女孩子，拖着鞋從河邊走來，肩上挂着一大包衣服之類，她底下身已被水浸濕過了。鼻涕直挂在嘴唇上，夾着眼淚，匆匆地向前擠去。他見了汪疇，擦了擦眼淚，問道：

「你看見我底爸媽嗎？」

汪疇終究是孩子，他對於孩子們更有深切的同情，他拉拉這女孩子的手，「小妹妹，你累了嗎？你溺在水裏過了嗎？」

「是的，但是我底爸媽呢？」她又嗚咽了起來。

「這裏有幾個餓餓，你先吃了再說。」

「……」她看了看汪疇的臉，拿起汪疇給她的餓餓和淚珠一齊塞進了小嘴裏。

這時候，在逃難的人羣中似乎遭遇了一件不幸事，他們在紛紛議論着。

「怎麼，這樣高大的個子，會淹在河裏溺死呢？」

「大約是心慌落水的吧！」

「他是我的鄰居，他們夫妻，真是仁善不過的人。還有一個女孩子呢，咳，天道無常，也會慘死在這里的！」

辱，結果是滅亡，是任人割宰。

天下最可怕的事，是以和平爲號召，而實際要達到他底侵略的目的。處此境遇，得先明白彼此的國家情形，無論如何，被侵略者總得要反抗的。「唾面自乾」在強權勝過正義的時候，是用不着的。墨子主非戰，他也並不是空口說說而已，他能抗禦公輸般的那種侵略的手法。墨子上記載：墨子越楚，勸公輸般不要伐宋，公輸般和他比手段，墨子以帶爲城，公輸般九設攻城的機器，而墨子九次將他打退。於是公輸般便想殺他，他說他已經叫弟子帶領機器到宋國去幫宋人守城了。要

「我知道這事的內容。」

「你怎麼知道的？」

「我今天清晨出門的時候，我還見過他呢？我們談到本國的政治情形，他很明白，他說，本來孟孫叔孫季叔都不主張抗戰，辛虧孔老二的學生冉求堅決主張非抵禦不可，他再三游說，方才決定一致動員。因此他勸我不必搬家，反正國軍就會來接防的，不必害怕齊人。大約他吃了虧，在千辛萬苦中逃了出來，失足跌在河裏了。」

「如果的確知道政府要抗戰，我一定不離開老家的，至少可以做一名兵士，來保衛自己底故鄉。但是天曉得到現在國軍還沒有來，房子早已變成灰燼了。」

「聽說是冉求做統率的，那裏知道他也是一個因循苟且的人。」

「你們都不知道，冉求是早已準備好了，他並不是統率，他不過帶領左軍吧了，我說給你們聽吧，冉求做左軍長，樊遲做副長，管周父御乘。這一師是武城人和季孫的軍隊，他們在五日前便要出發了。而右軍是孟孫的勢力，他們不預備參戰，到今夫才慢慢吞吞地和左軍一齊出發，但是已經遲了，邊境上已

有這樣的精神，才可以說和平，說非戰。因此，在力量足以抵禦侵略者的人，方才可以以和平來對待別人，才可以以和平來制止侵略。

現在的中國，和當時的魯國情形差不多，但是現在中國的人民，是自由的，是覺悟的，是有熱血的。抗戰到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了。其中當然也有不少「汪騎」在。這種能執戟以衛祖國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們要做汪騎，不要做孟之側，這是我們中國男兒的光榮，這是我們中國青年們的奇蹟！

佈滿了濟軍了。」

「妥協公子，真是罪魁禍首！」

後面又新到了一批，一個漢子滿頭是汗，在直嚷着：

「咱們的故鄉完了，被齊國人燒光了，××的老婆，我親眼看見被齊國人捉去的，一共拉去了五十多女人，這批東西真該死，一進門，便殺人放火，弄個不休，聽說××自己跳在河裏溺死了，媽的，魯國軍隊才走出南門呢！」

大家驚異地聽他說話。這漢子忽然看見了那女孩子，走了過去。

「小來，你底爸爸在河裏——」

「不，不，你吃了那個餓餓再說，跟這位伯伯進城去吧！」汪騎明白這件事了，他搶着對這小孩子說。

她拭拭淚，擡頭看看那漢子。

「爸媽在城裏嗎。」

那漢子沒有回答，煩躁地點了一點頭，拉着她走了。外邊又新到了一批難民。

公叔務人從城內走了回來，輕鬆地，似乎幹了一件愉快的工作。他走近汪

「本
的面前。」

「怎樣你爲什麼不高興，你底眼睛裏蘊藏着悲哀呢？」

「是的，你以爲你替別人服務便算是仁義嗎，這裏有幾千萬求人服務的人在，你將怎麼樣？這裏有許多悲慘而不能以人力挽回的事在，你又將怎麼樣？小仁小義，能解脫幾千萬魯國人民底厄運？」

「公務務人有些驚奇起來，他底小朋友的話使他躊躇，他忘了剛才的驕矜，他覺得汪的話是有充分理由的。行小惠，像杯水救車薪一樣，能有什麼用處？一種不可名言的煩惱和悲哀塞住了他底喉頭。」

「你是王親國戚，你向來是有人服侍的，因此，你肯來服侍別人，這當然是值得恭維的事，但是正因爲你是王親，政府對抗戰的猶疑的羞辱，也分派到你底身上來了，這許多人民，因爲政府抗戰的因循，使他們受這種苦惱，政府的軍隊停留一分鐘，便喪失了幾許魯國同胞的性命和財產，造成了幾許的慘劇。再將範圍擴大一點來說，這責任，不單是你們王親要負，魯國全國的知識份子，也應負擔。像我們這種以小惠算來保護祖國人民的人，真實地說來，對魯國有些什麼好處？」汪繼續喃喃地說著，熱淚從眼眶中流了出來：「剛才，我親眼看到了一件悲慘的故事：『政府抗戰的因循，使我們老家被搗毀了，』這句話，刺痛了我底心。」

在公務務人的面前閃出了一條光明來，他看見許多魯國的血，灑在荒野裏，開出各種的奇花來。他看見一羣壯丁也背着箱籠向城內走去。他也慷慨激昂地說：

一是的這是魯國政府的恥辱。徭役，征稅，使人民病困了，然而政府却沒有知道。這是魯國政府的羞恥。而人民却只知道避難，不知道向前奮鬥，這是魯國人民的羞辱，我們既然明白，我們便應該去做，真的，行些小惠，算得什麼？幫助退縮的人民逃難，更其不是我們應做的事。我們要捨身為國。現在去抗禦敵人，並不太遲，在後面的前方，正有許多民衆，在希望着國軍的到來，在堅決的相信政府一定會抗戰的，我們雖然不配做領導者，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吶喊的勇士，用我們底呼聲來叫醒全國的人民，用我們底血，來造成魯國光明的前途。同志們，起來吧，不替國家出力的，是奴隸，不是好漢，我們去投軍去，我們不願做退縮的懦夫，也不願做伸頸就戮的羔羊！

他底聲浪越說越大了，難民們圍住了他底的周圍，汪騎的淚一直往下落着，這是感動的淚。他拉了公務人的手：「然而，你究竟是王親，是貴族，這件事不應該如此做的。」

公務人睜大了眼，他有些發怒了，他大聲說：

「汪騎，你當我只是行尸走肉，只能在天鵝絨椅上坐着受別人供奉嗎？我有血，我有沸騰的血，我不是怯弱者，會忘了祖國，帶起自己底細軟來避難，而且我也知道不抗戰，終於沒地方給我避難的。我已經說過的話，我一定要實行，我要去加入隊伍，我要替政府懺悔，替魯國洗雪恥辱。」他抓緊了拳頭在空中揮了幾下。

緊張的空氣，一直籠罩了整個的城外，周圍的人們也被這空氣染熱了心，這時候，起了一陣騷動，發出

整千萬人合叫的呼聲來：

「丟了自己底私利，去保護祖國去，同胞們！」

這聲音震動了全個魯國，這聲音在歷史上變成了一頁光榮可泣的紀錄了。

郎城的外郊，魯軍大隊雲集，擺開了一個陣勢。齊國的隊伍，也在眼力可及的荒原上準備攻擊。

郎，是魯國的外郊，本來是一個風景區，這裏有蜿蜒著的小河，有羣翠環抱的山巒，小河右旁是村落，疎地幾間房屋在柳林桐樹下隱現出來。但是現在這些屋子裏是已經空了，只剩了幾片敗垣頽壁。往日像雲霧樣的炊烟，現在也已經沒有了。河裏也染着血色，幾個浮屍擱在岸邊，沒有人去理會。

戰鼓冬冬地在響了，帶給人們以重大的刺激與興奮，士兵都戎裝起來，戰甲在日光下閃爍，劍光刀影，使這片荒地上更明亮起來，戰馬長嘯了幾聲，馱着它們底主人向敵方衝了過去。戰爭便開始了。

左右兩軍是分作兩翼向前進攻的，齊人也分成二隊來抵敵。

武伯旋身上穿得漂亮；銀色的鎧甲，金色的長矛，坐着高大的白馬，在吆喝着叫兵士先衝上去，自己却慢慢地擠到隊伍的後方了。他有些不安，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孟孫的兒子，是貴族「千金之子，不死垂堂」，在他底思想裏變成了「千金之子，不死沙場」了，他想着了他美麗的妻子在臨別時痛哭的情形，他想着他父親對戰事的厭惡，當時帶着隊伍離開京師的時候，他曾受人崇拜過的，然而現在呢，這些可

留戀的回憶已變成目前的恐怖了，他又想到自己底死，一柄長矛戮在自己底胸口裏……一把雪白的刀將自己底腦袋劈去了一半……被齊國的小兵牽在手裏，和牽狗一樣，自己跪在地上向他們求饒……

吶喊的聲音，在他耳朵裏變成了求救的呼籲，他躊躇起來，突然間，他發狂似的將馬頭兜了轉來，加上兩鞭。

魯師右師終於潰退了，兵士們更逃得快，越過了武伯斲的前面。武伯斲有些着急起來，他倉惶地左右看着，他指着逃下來的一個軍人：

「你，你，怎麼好走？快回去，鎮壓軍隊。」

這位軍人有些不大高興，他一面走一面說：

「他們看見您老人家先退了，所以都走了。」

「這樣一闕了事，不是辦法，齊軍馬上會趕上的。你設法去斷後吧！」

「可是……」

「之側，我命令你，命令你去斷後，你敢不去嗎？」武伯斲又用出往昔的威風來。但是他看見對方，憤恨地，不得已地走了之後，他如釋重負地呼吸了一口氣。

孟之側又擠上到前方去，他底馬緩緩地走着，他有些發恨，他明白各人保重自己生命的必要，他把剛

才受過的氣憤發洩在士兵的身上。但是兵士們並不和他自己一樣容易屈服。一大羣兵士吶喊起來：

「你要命，我們大家都要命！」

這時候，汪騎和公叔務人在人叢中鑽了出來；他們爬上了小山，放大了喉嚨：

「怕什麼！你們怕什麼，逃了反而要死的，我們一齊衝上去，只有向前去才是活路。」

大衆又附和了一聲，他們倆個立刻從小山上再爬下來，翻身上馬，帶着幾百個兵士衝了上去。軍隊在後面進行着。

孟之側遠遠地看到他們衝入了齊軍陣地，齊軍將他們四面包圍起來，他打了一個寒戰，他停住了。

「孟將軍爲什麼不前進呢，他們正需要我們底援助呢。」一個兵士說。

「但是，我底馬壞了。」

「我底馬可以讓給你。」

「我……我自己……也有了病了……」

「……………」

冉求親自走在軍隊底前面，拿了長矛，衝進了齊國的陣地。許多士兵跟隨着。地上的塵土，飛揚起來，掩沒了整個原野，這裏面只有喊聲，只有掙鬥，是魯國民族的自衛，是侵略和自衛的戰爭。

在冉求的前面幾丈路，汪騎，這小孩子在和十來個齊國的壯士在狼命相撲，汪騎漸漸地顯出柔弱，有

些難以支持了，再求，想併力去救他，然而在咫尺之間，在重圍着的齊軍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在冉求的眼裏看見了一幕慘劇。

一個齊國兵士的劍，掠過了汪錡的身子，他倒了，接着一大羣馬隊從他身上馳過了。

同情和憎恨在冉求的心裏變成了勇敢，他沈着地統率兵隊一層層地向齊軍包圍緊去，他在陣地上左右馳騁着，他望見了敵軍中間有一座紅旗，他咬着牙向這紅旗衝過去。

但是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在他底路線前面層密地立着持刀劍的齊人，他狠命地搏鬥，血和汗滲透了他底衣服，有時候，對方失掉了頭的熱血沖上他底臉部，他幾乎暈倒了，然而左手在揮劍右手在抹抹自己底臉，又逼進了這紅旗一步。

無形之中，在齊國的陣地上，讓開了一條路，冉求便勇奮直前地殺了進去，在這紅旗下面是齊軍的司令官，他忘了自己，猛向這司令官撲過去。

司令官退了，齊軍的陣地動搖了，魯軍尤其興奮起來，終於佔領了這塊地方。

天色漸漸地黑了起來，在屍和血肉的附近，駐着了魯國的軍營。在中間柳樹陰下的篷帳裏，冉求背着手踱來踱去地走着。

這篷帳很小，容納不了許多人，當中一張小小的木板，當作桌子，旁邊樊遲坐着在辦公。他低了頭在寫字，一切都是靜靜的。

冉求停了脚步，喃喃地：

「汪這孩子真有出息。許多魯國人大對他不起。」

樊遲擡頭不經意地看了他一看，又重新在工作。冉求又喃喃地說着：「公叔務人，到那裏去了呢？他們是同在一條路上的……可惜我到得太遲了一步，否則他們現在一定還活着的，咳。」

樊遲放下了筆，將手在嘴上呵了一下。

「天氣真有些冷呢，在春天居然也會如此冷的。——也許公叔務人還活着，或者被齊人俘虜去了？」

「不會的，不會的，即是被俘虜了，他也是只有死！」冉求感慨地說。「他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這才是魯國的光榮！——別說話，外邊有人聲呢！」

冉求走過去揭開了布幔，月光從外面瀉了進來，篷帳裏的燈光顯得不甚明亮了，在隱約可辨的柳樹下走過二個人來，他們在談話。冉求回過頭來對樊遲：「是二個哨兵。」

帳篷外邊立刻有人在喊「報告。」接着二個身上沾着露水的哨兵出現了，他們挺着身子，沒有抑揚

地說着話：

「報告，敵軍已悄悄地開拔了，我們會跟了他們三十里，他們是奔回齊國去的。」

「這消息確實嗎？」冉求竭力遏止他自己內心的喜悅。

「再去仔細探聽一下，來報告。」樊遲站在旁邊說。

哨兵去了以後，再求忍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來，他拍拍樊遲的肩膀：

「我們一定得乘勝追襲，但是又不得不徵求孟孫季孫的同意。老兄，這件事，就麻煩你了，外邊那匹最神速的馬，你可以坐了去。同時，你看見了老師，問問他汪葬禮的事。」

樊遲點了點頭，在整理他底衣服，他聽到末一句，有些疑問。

「問老夫子怎樣？」

「是這樣的，照汪的年齡，照禮記上的記載，是「殤」；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應當作殤，求他指示，——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私詢，這也是全魯國在討論着的問題。」

外邊馬聲走遠了，帳篷裏只有冉求一個人在坐着，他顯得越發焦急了，他想到遲一分鐘，追趕得齊人便少受些苦，這種慣於侵略別人的人，是應該給他們些刺激的。他又恨孟孫爲什麼使他族中的人來做將軍，這樣隨便而輕率地犧牲了許多同胞的性命。同時，他又想起自己底抗戰的奮勇來，臉上浮上了得意的微笑。

外邊有一陣脚步声，許多人在談話，他靜靜地聽着：

「怎麼會在河邊發現的？」

「我們放步哨到那邊，老王看見河邊有一個黑黯黯的影子，他叫了一聲，沒有回答，拿燈去照了一下，才看見了。老王不認識他，隨後叫了我，我們便攙他回來。初看到他的時候，他還活呢。」

「他怎麼會到那邊去的？」

「他說，他同汪二個人一同衝進齊國的陣地中去的，他給十多個大漢圍住了，但是他們並沒想望，因為孟之側答應他們援兵就會來的，但是苦戰了一個時辰，沒有援兵到來，他支持不住了，同時，也不見了汪，他肩膀上吃了二刀，就倒在地，不能動，他一步步地爬上陣地來，他並不想活，他要和汪一處死，他知道齊國的長官在河的那邊，便奮身淌過河去，背脊上已被馬踏得血淋淋了，他曾親手砍斷了齊國長官的腿，但是那邊人多，他終於被俘了，這時候他暈過二次。」

「後來呢？」

「後來齊國決定退兵了，他們將他淹在河裏，他又慢慢地爬起來，又被齊國最後的殿軍們發現了，背心上戮了三矛。他臨死，還問過我們汪的消息呢！」

「你們告訴他嗎？」

「是的。」

「現在還有救嗎？」

「已經不成了。」

「……………」

冉求肅然立正起來，向帳外凝視着，悲哀和感動佔滿了他底心靈。他慢慢地舉起手來，向這隱約可辨

的，正在進行中的光榮的魯國護士行了一個敬禮。

他底心更沈重起來，他想哭，他想痛快地哭，但是他更想帶率了軍隊去追擊齊軍，他們給魯人的恥辱是太多了。

終於馬蹄聲送了樊遲回來，下面是他回答冉求的話：

「第一件事，我親自見過季孫，同孟孫商議，結果是不必追趕。我再三申說，他們只是不肯。」

冉求替樊遲拍拍身上的灰塵，呆呆地：「那末我們魯國這許多勇士，是白死了。」

「第二件事，我問過夫，他說：能夠執戟來保衛自己國土的人便是這國家真正的人民，汪錡雖然年紀小，而他能替國家出力，已經有了一顆偉大的心，不應該拿小孩子的喪禮來對待他。我轉告季孫，他們也同意的。」

冉求又恨又喜地搖搖他底頭，用着苦惱的口吻說：

「這一次是勉強的抗戰，微倖是勝利了。但是——」他又興奮起來：「樊遲，你知道公叔務人也被齊人殺死在那條小河上嗎？」

他們交換了一個悲慘而不悅的眼光。

竇憲

竇憲，字伯處，平陵扶風人。少孤，建初（二）二年，女弟立爲后，拜爲郎，遷侍中。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三）

初，永平（三）時，謁者韓紆嘗考劾其父勳獄，（四）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家。齊陽王子都擲腸，來弔國憂，（五）楊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處親屬，數往來京師，因臺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腸於屯衛（六）之中，而歸罪於楊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

竇憲近來更加驕傲了。從前，他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沒有學識，沒有權威；他爸爸的死，又是「下獄」的，在勢利的漢代社會中，有誰來賞識他？即使有古道熱腸的人，又因爲他暴躁的性情，粗獷的行爲，都厭棄了他，他變成了一個被社會所遺棄的人。然而他底妹妹，被選入宮以後，他的行爲就被別人所注意，他家中也常常有些賓客，甚至有許多人故意願來做他底侍從。建初二年，是他值得紀念的那一年，也是他由被欺凌者而變成欺凌者的那一年。他底妹妹册立爲皇后，他居然和皇帝是親戚了。

因此，他交上了佳運，他底前途忽然光明起來，但是這光明，在他底心目中，卻是「威力」和「財力」，他住着高樓大廈，他受着無數的名爲賓客，實在奴隸的擁護，他忘却了以前的苦痛，似乎這「發跡」，在他底一生中是不可免避的，而且他自己也豫料到的。於是，他便努力享受這幸福，這幸福是由他妹妹向皇帝討得來的，而他卻毫不費力地在受用了。整百千人對他底羨

青州刺史，雜考圖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一）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涇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種，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營等，精騎萬餘，

募，整百千人對他的恭維，更有整百千人對他的畏懼，無形中造成了一座高大的寶壇，竇憲便被擁坐到這寶壇上去了。

他底記憶力很好，能將幾年前所歷經的「誰曾凌辱過我」「誰曾看不起過我」……等等瑣碎的事情，在當初，他只是阿Q式地反動，現在却有時間有力氣來細細盤算清算舊帳了，於是「報復」也變成了他享樂的因子，造成自己底偉大來，而且，這報復是非常均勻而週到的，如果你在幾年以前偶然踏過他一脚的話，那你得留精神，這報償不久一定會降臨的，也許幾年來也已增加了不少的利息，也許這一腳的利息盤算起來是等於死刑。

他常常被人畏懼，但是在他這是別人對他底敬仰。他現在是朝廷的名臣，是「侍中」了，這是皇帝給他底恩惠。但是他只知道自己底妹妹等於皇后，皇后等於勢力，而將自己和勢力併在一起。「權威就是他，他就是權威。」當四馬車在御街上馳騁的時候，他的確比別的官更威風，街上不準站立一個人，在他車前前三丈多遠的地方，也沒有人跡。當然，這是他底光榮，這也是他常常引以爲快慰的事。

他雖然不會讀過歷史，但是他卻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下獄死的，而當寺者

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靛海，斬各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嶺須日遼，吾大渠王柳疑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深遂發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作銘。(八) 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詵襲風，率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其後。時虜中乖亂，配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位，致以詔賜單于稽拜受。風因詔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衆

劾他父親的有個官吏是韓紆，他知道「百善孝爲先」，他便想盡方法，使人將韓紆的兒子殺了，將韓紆的兒子的頭，在他父親墳前祭奠。在奠祭的那一天，他堂堂皇皇地用車子載了別人的兒子的頭，去祭他父親的墳。他受了賓客們的讚美。

「：殺父之仇，不可忘也，孝子復仇，是國法所原諒的。而且在子道上說，是光宗耀祖的事。這也是古代俠義之流。是人民的好榜樣，是我們的表率……」

但是他並不十分笨拙，很聰明，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富和貴，都連系在太后的身上，因此他竭力去吸取太后的光榮，同時，太后的光榮是他底專利品，別人是不能取得的。他會想出種種方法，使別人不能和他同樣的方法來取得幸福。齊廢王的兒子賜，居然想來分肥了，憲便不得不用最嚴厲的方法來處置這件事，於是，賜便被刺客謀殺了。賜底弟弟便替代憲走入了監獄。

然而究竟是竇憲的方法太不周密，這件祕密被太后揭破，她知道殺賜的人，不是賜的弟弟，而是她底哥哥，她畢竟她哥哥膽小些，她申言她已明白這件事的真相，將重辦這案子的真正的主犯了，同時竇憲也被幽閉在囚宮裏。

與諷俱遠，到私渠海，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禹，韃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諷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漢北遊，憲百鼎容五斗，其傍有餘。

(九) 憲乃上之。

於是憲威振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振吏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明年，將兵出鎮涼州，北單于以漢遣侍弟，復遣車詣儲王，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

在內宮裏的生活，依舊是舒適的，這不過和有錢人家的少爺們，被老爺關在屋裏一樣，然而同樣地，竇憲感到不愉快，這並不是爲了不能顯些權威給別人看看，這是爲了他明白，他底威力是他妹妹所賜予，主子怒了，這威力和幸福是容易被剝奪的。

太陽又照例曬在玻璃窗外的花壇上了，平凡地，在地上交織成無數圖案。花枝在日影微風下舞蹈着，那邊是寂靜的，偶然有幾句鸚鵡的輕語聲，在廣廈大堂中遺留下嫋嫋不絕的餘韻來。這是清晨，這是在內宮的清晨。

但是當花壇上失去了日光的時候，照例在這地方變換了一種氣氛，窗外似乎更清涼寂寞起來，然而却傳來了悠揚悅耳的音樂聲，女子的歌唱聲，是多麼婉轉而膩媚，動人的音樂，是多麼使人沈醉而歡欣，更引人入勝的，是在這音樂節奏的波動中，可以使人玄想到離此不遠的華麗的宮室中的舞蹈，橙紅酒綠，羅綺滿眼。

這一切，在竇憲的眼中，並不是快慰，而是愁苦，每日，平凡地看看窗外的花，而這些花的姿態，會使他想念着家，會使他想念着自己以前的事。鸚鵡的歌聲，是一柄犀利的刀，直逼過他底心口來，這被幽禁在金籠中的禽鳥，實在

固至風集海而還。憲以北邊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彞司馬任倫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存。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朝廷震懼，望風承旨，權貴顯赫，傾動京師。而憲兄弟等驕縱尤甚。叔容提騎，(一)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貨財，竊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有司畏懼，莫敢舉奏。後皆下獄，追令自殺。

注釋

(一) 建初——漢章帝年號。

(二) 匪，裂也。匪既是發怒的目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小惡必報」。(三) 永平，漢明帝年號。

是他底象徵，他因此深深地覺到寂寞，尤其是在歌樂悠悠地傳到他底耳朵裏的時候，苦悶和無聊直爬上了他底心。

不但其寂寞，其中還蘊藏着多量的恐懼和多量的悲哀。不但是失了自己底權威的悲哀和恐懼，而且是在懼怕着自己生命的毀滅，像他這樣好勝，慕榮利的人，這二件事都是他底致命傷。

房子裏的陳設不壞，太湖石的桌椅，名人的書畫，惹大的紅羅燈。看看自己身上，也是和在家時一樣地奢侈，漂亮。但是在現在到處都是愁苦，從牆壁的黑影起一直到戶外的銅漏聲，都是使他愉快的東西。和他每日晤面的一個老太監，每日，水，飯，由這老太監送來。一張慈祥的臉，一個受過畸形的刑罰的人，便是他唯一安慰了。他可以從太監嘴裏探聽出自己妹妹近日來的喜惡和生活狀況，這一半也是哥哥對妹妹的關切，而一半也是爲了自己底幸福。

夜間，淒涼爬滿了整個屋子，在閃動的蘭缸下，他常常以誠懇的態度來聆受這太監的訓話，這無異是慈母和兒子的愛，也是至好友人的夜談。他從太監口裏窺看自己的前途，從光明走到黑暗，從狹路走到通衢，始終在這二者

(四) 寶蓋的父魂靈動，是寶蓋的兒子，因事入獄死。(五) 寶蓋時候，是章帝才死，所以來耶。(六) 屯衛，是屯兵宿衛之所。(七) 依罕也。(八) 銘，載於後漢書。(九) 古鼎上的銘說：「仲甫鼎，共萬年子子孫，永用。」(十) 總，部也。隄騎，形容所用馬匹的漂亮。

問題

- (1) 寶蓋怎樣戰勝匈奴的？
- (2) 寶蓋為什麼能由平民而升為侍中？

批評

寶蓋的事蹟和生平，可以分二點來批評：

第一點是關於他打匈奴的事。我們可以說他是英雄，他是

之間徘徊着，日子在他底手頭溜過去，而他底徘徊更甚了。

曾有一次，老太監送飯來的時候帶進一個不愉快的消息來。

「侍中，你刺殺陽的事，實在做得太殘酷了，這難怪太后要動火呢！而且利侯剛受了委屈，受了你給他受的委屈，他也未必肯罷休。你以後如果有希望的話，別再幹這類沒出息的事！幸虧你是太后的哥哥，否則，誰犯了事，誰立刻得償命，殺刺侯王的主犯，還要滅族呢！」

「老先生，有什麼消息嗎？請坐下來說。」

「據說這件事，皇上知道了。」

「怎麼真的嗎？」

「誰來哄你？」

「咳，完了，那末什麼都完了！」他輕輕拍拍桌子，恐怖爬上了他底臉，他底臉是青的，他有些追悔自己以前所做的事，但是一轉瞬間，他又鎮靜了下來，「可有什麼消息嗎？」

「是的，皇上要澈查這件事。」

「其他的消息呢？」

發揚漢族威力的一個有功者。他底作戰的能力是很強。在漢代，是匈奴的全盛時代，大抵攻擊匈奴的人，很少有勝利的。而他所帶的兵隊又不是很精悍的部隊，據本傳：

「……發北軍五枝，黎，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可見這是非常雜亂的軍隊。而他所建立的功勳又不在霍去病馬援之下。所以他底用兵和擊匈奴的事來論列，他是英雄。范曄在這點也是很讚許他的，他說：

「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

「那我可不知道了。」

他望着太監出去的背影，心裏絞痛起來，他似乎看到他自己被牽在一個荒野裏，天氣是陰沈沈地，大風來吹動他底身軀，兩個穿單衣服的人，拿着一根又粗又長的繩，繞住了他底項頸，耳邊有許多人在拍手，這裏面，一定有人欺凌過的人在，他想復仇，但是他完了，他不能復仇了，繩子漸漸地收了緊來……

他又似乎看到自己在另一個地方，這裏是沙礫滿鋪着的一個小小的空地，地上有一根粗而短の木樁，他便被反剪着手跪在這木樁的旁邊。對面有一座台，台上坐着的便是利侯剛，剛舉了一舉手，快刀便抹過自己的項頸……他底心搏動得利害，雙手遮着臉倒在坑上，他恨恨地：「完了，我要復仇，我要逃出這監獄去！」漸漸地鎮靜了他自己，他看見桌子上擺着的菜，豚蹄和魚蝦。「也許今天我喫肉，明天我底身體要被獸類當肉喫了。」他咬着牙，握着拳，在空中揮了幾下，但不久又軟弱下去，伏在坑上飲泣了。

第二次太監又走了進來，是來收行飯菜的。

「沒有喫過嗎？」

表，飲馬北襲之曲，銘石負鼎，
應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
前多矣。

但是，另一點，在他私德上看
來，他是一個極平庸而粗俗的
人。因為他沒有受過相當的教
訓，同時，在惡劣的環境之中生
長着的他，難免有惡習的感染，
一個極平凡的人，一旦突然受
到了特殊的恩寵，往往容易起
變態的心理，和一個極貧窮的
人，一發暴富以後的變態作用
一樣。

所以在他做了侍中以後，他
往日所受的一切氣忿，便要乘
此而發洩，所以他變成了一個
睚眦必報的人。地位漸漸地高

沒有回答。

「哦，你在疑心你底前途嗎？你太笨拙了，現在際子如此，以前爲什麼會如
此膽大呢？你不是有你底妹妹嗎？你底妹妹會如此忍心教你死！她是一個有
體面的人，他肯給別人知道她底哥哥是罪犯嗎？你這笨伯，連這一點也不想
通。」

果然，太監的訓誥，療治了他底疾病，他又恢復過來，他底面前有了一盞光
明之燈，他覺得似乎自己在光明裏了，他又知道將在光明裏的人，對別人乞
憐的態度是有失體面的，他鎮靜地：

「我會什麼要難受，我也知道我決不會受極刑，不過我在此地住得太膩
了，想到外邊去走走。」

「這倒並不是難事。據說，匈奴又來犯邊界了，皇上正在徵求可以抵禦匈
奴的人，你如果肯求太后也爲你保荐，一定可以成功，打匈奴，勝了可以做大
官，以後前途正遠呢！」

「打匈奴，怕不是容易的事吧！」

「有什麼不容易。兵是國家的，糧是國家的，錢是國家的，只要你調度得好，

了起來。一定有一大批願意來受他欺凌和願意來幫他欺凌別人的人。而造成了他畸形的心理。

在太后捉住他而關他在內宮的時候，實在是他反省改過的一個絕好機會，然而這正和富人的子弟被關在屋子裏一樣，前途是沒有多大危險性的，於是，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磨折，不過是使子弟在嚴肅的爸爸的背後，多做幾件壞事罷了。在監禁之後，便封作車騎將軍，這是太后的過失，使竇憲忘掉了以前的過失而覺得幾日的鞫禁已足夠了他底責罰，而責罰和罪惡抵償了以後，他便可以

只要你能打勝仗，有功勞，便可高遷，至少可以將功折罪。從前霍大將軍衛大將軍，都不是以打匈奴得勢的嗎？」

「好的，可惜我沒有和妹妹會面的機會。」

「那你可以寫本去奏。」

「好的，那便要煩你代送了。」

這夜間，他做了夢，他夢見自己坐在高頭大馬上在吆喝，許多兵卒在他後面擁護着……他看見自己被封做將軍了，在歸途中，許多人在跑着迎接，而自己底馬却在他們身踐踏過去……他又看見他底妹妹底發怒的臉……他又夢到自己穿上了錦繡的衣服，在使喚這太監，他不准他說起以前的事，他偏要說，二個侍衛將這太監牽了出去……他又夢見殺他底人正是他底妹妹和那個太監……

命運似乎往往不會使人失望的，竇憲的光明終於有一天來到了。他穿上戰士的鐵甲，騎着高頭大馬在大路上馳騁着，侍衛一大羣跟在他底後面。

從此以後，他再不是「竇侍中」而是「車騎將軍」了。他底舉動的確似乎有些將軍的態度。高高的身材，深黑色的臉。

升遷了，這封賞，使他更驕橫，更自滿，更胆大，這方面雖然是寬，自己已不覺悟的錯誤，而另一方面却是太后——他妹妹處置他的不當，他不但不會遠治他哥哥的病，反而使她哥哥的病態更厲害起來，他不會懺悔，不會改過，當然升官以後，又是往日的老脾氣了。

在他自己，無學無術，和愚妄的罪名是不能否認的，他征匈奴以後辭去他底侯爵，也許是他底謙恭，然而他底弟弟的奢侈驕縱，在洛陽造起高大的房屋，在做淫賊寶爵的勾當，他不去禁止，這便可證明他是一個沒遠大正確的眼光的一個人。

他記得他妹妹的教訓，當他走出內宮的時候：

「今天是你的新生，今天是你改面革心的機會了。「復仇」是人生神聖的事，但是連一些小事，都要報復，未免太氣隘了，大丈夫不應該如此。同時所謂「復仇」是得辨明是否有仇。例如爸爸的死，是自己不好，那末為兒子的，只能替父親遮飾罪惡，不應該去怪當時判決爸爸死刑的人。你少讀書，所以你這種辨別力是很弱的。同時，你更不知「應該」和「不應該」的區別。你殺暢，是爲了自己底地位，是和別人爭寵，這是大丈夫應該做的事嗎？這是羞辱，這也是你少讀書的緣故。至於做人求自立，不要倚賴，這是當然的事，你以前完全倚仗勢力，不求自立，所以你失敗了，今天是你自立的機會，你得盡力爲國家出力，爲民族爭光，爲你自己努力，那末以後你永遠不會失敗了。」

在當時，這幾句話，每一個字都在他耳朵裏的，但是當他披上了戰衣的時候，他只記得了一句，「爲國家民族和自己努力」的話。但是幾日來在內宮所受的寂寞，却在心底心上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他不敢忘記妹妹的話，妹妹的話是有力量的。

隆重的典禮，使他擔負起了民族興亡的使命，這使命，在他，也變成了光榮，

他，如果降低目光來看，也似乎可以寬恕的，他本來不是一個有大才的人，他只配做一個被指揮下在異族面前流血的勇士。東方朔的話是對的；

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

他的確是一個被用而不是用的人。

這光榮的表現，在高大的旗，駿壯的馬，衆多的士兵，森森的刀戟裏顯露出來了。

一個秋天的早晨，一大隊兵士在向北的大路上移動，這是離開京師北門沒有多遠的地方。他們越過了田野，越過了高山，向這漫漫無際的天角走着走着。

這大羣兵士，人數雖然是很衆多的，是他們只懷着一顆心，是爲祖國爲民族爭光榮的心。他們不怕寒冷，而且大踏步向寒冷走去，他們不怕寂寞，他們在雄壯地唱着民歌。鄉村裏的小孩子，跳過了他們底身邊，給他以活潑的感動。而他們的歌聲却遺留在這小孩子的口中了。

披着光榮的外套的竇憲，他底心被兵士的勇氣打動了，他底同情和兵士的壯勇交流着，他忘掉了光榮，忘掉了勢利，忘掉了自己，他浸潤在感動裏，一種莫名其妙力量，在吸引他前進，在吸引起他對於國家民族的真誠來。

太陽照在他們底面上，又洒在他們的背後了。

在落稽山的附近，展開了血戰，竇憲帶着兵卒和匈奴北單于會戰，匈奴兵大敗，中國軍隊直追到渠私鞬海，斬首一萬餘級，獲牲口有百餘萬頭。納降匈

奴將兵二十餘萬。

在北方燕然山上，有一塊很大很大的碑石，是竇憲叫班固做的，上面寫着：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宣亮聖明，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照。乃與執金吾耿秉，馳驅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鯨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蓋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碛南，絕大漠，斬溫禺，以覺鼓，血尸逐以染鏢，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躡深邪，跨安侯，乘燕然，驅昌頤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明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負其逸兮亘地界。』」這便是竇憲的光榮了。

回到京師的時候，竇憲已不是以前竇憲了，他被封爲武陽侯，但是他辭謝了；又賜封爲冠軍侯，也謝却不受。而他底弟弟篤、景、瓌却和他從前一樣，因妹妹和哥哥的關係做了衛尉和侍中奉車馬都尉而漸漸升遷到郿侯、汝陽侯、夏陽侯了。

在京師的大街上，有四座極華麗的大廈，給這京師做點綴品，這四座皇宮式的房子，已成被百姓認爲這裏的名勝了。日圓，高聳在雲際的屋頂，有珠玉在放光，照澈了都市的一角，當微風拂過時，會發出輕輕

的鈴聲來是那麼悠揚而悅耳，樹林子裏整千萬的鳥雀已被網羅到這裏來了，這裏面沒有冬天，沒有秋天，也沒有夏天，是春天的溫和，是春天的美麗。女人，酒，寶物，是這屋子的主人們日常的工具。

但是這四個寶座日日在改造，日日在增加裝飾，一方面固然是使京師裏的無產者有些事做，然而，替王親做事等於爲國家出力，是義務，他們——無產者是沒有酬勞的。這四家在競爭，競爭的結果，却爲這都市裏增加了不少的消費。

當然，四家之中是照例應該竇憲這一家最佔優勢的，但是竇憲在涼州，不能來與兄弟們競爭，於是便落選了。第一名讓給了汝陽侯竇景。

這是值得大家羨慕的，然而也爲值得大家歧視的。

竇憲並非不知道他家中的情形，因爲自己並不反對奢侈，反而認爲這是光榮的表示，所以並沒有反對，他以爲在涼州，是在努力他自己。果然命運注定了他底升遷。

北單于遣使到涼州，願意親自到漢京去朝見。這無異是給竇憲一個好消息，在喜悅中，竇憲叫班固和梁諷去見北單于王。

這一次，竇憲因爲上次的功勞和辭却侯座，驕傲了自己，他期待着新的希望，新的功勞的到來，他並不是不想封侯，也不是爲了妹妹的話而想改造自己，其實，他想造就自己更穩固的基礎。當然，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他不能輕易放棄的。

但是班固梁詡回來了，帶來的是失望：

「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私渠海，我們遇見匈奴人，他們告訴我，他是北單于部下的人，不久以前，匈奴向北單于襲擊，北單于喫了敗仗，因此，找北于單是不容易的事，我們便回來了。」

這是事實，強做寬容的竇憲，是不能因此責備他們的，然而他却因此坐失了他將得的功勞，他等於做夢，做了一個美妙的夢。但是，他又另外想出了一個計謀，便是乘這機會去攻擊北單于，勝利是可坐得的。

一隻失勢而倚人的兔，在獵人的面前求維護，而得到了他底允許，當然兔子是不知道這維護是帶有危險性的，然而，當它在被獵犬追蹤得奔跑的時候，却被獵人開鎗打中了它底腿部，這便是「仁慈」，這便是「恩惠」，也是人與人間的一齣悲劇。

於是北單于逃亡了，北單于人在金嶺山上死傷得不少，而竇憲又在這地方建立奇功，金嶺山是他底功績的紀念地。他底名譽跟着高起來，京師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竇憲是皇帝的舅子，是打匈奴的能手。

竇憲的資客更多了，他底話，是命令，他底行動，是天下的表率。

這真是使他發怒的事，他底門生來報告郵壽不肯接受他底寄托的時候，他發怒得幾乎要跳起來。

「郵壽，這東西，實在太可惡了，他敢不受我底請託！——他底末日到了，我要他的好看！」

「他將書留下了，他說，他將送給皇上去看。」門生慫恿地說。

「他不過是一個尙書僕射而已，有什麼資格來勅我！」竇憲忘了妹妹的話，又回復了以往的脾氣了。在寶憲他料到這不過是一種恐嚇而已。但是第二天的朝會中，恥辱果然又加到他底身上來了。他在宮殿階下看到了鄧壽的奏本。

「……其積慮居心，已非一日，昔者刺侯暢於宮掖，目無王法，復以國威凌欺百姓，賣爵鬻祿，有不勝言……征匈奴之時，天下供其役費，而作宮室之用，一室奢華所費累萬……若不早察，恐貽王莽之禍……」
恐懼和忿怒幾乎燒毀了他，他立刻上書，說鄧壽「私買公田」。

果然，寶憲是勝利了，鄧壽以私買公田的罪名入了獄，在監獄裏自殺了，這件事無異給寶憲一種鼓勵，而整萬人在這種鼓勵下都底下了頭。同時他底弟弟景孺，也因此擡高了身價。

京師裏演出了不少不愉快的故事：

.....

「誰說這東西是你的？」

「這是我們傳家之寶，誰都知道，你想仗勢強劫嗎？」

「皇帝的舅爺要，誰敢不給他，他看中了什麼，這東西便是他的，國家便是他，他便是國家，你們的東西，便是他底產業，你敢不給嗎？」

「饒了我吧！」

「要你的命，也要你底東西！」

……火……刀……一大羣的兵士……是侯府的衛隊……衝入了平民的屋子裏……東西在地上面散着……兵士隨便揀幾種塞在衣袋裏……一輛馬車停在門口……平民的妻子穿着日常的衣服被兵士拋了出來……掙扎……哭罵……毆打……桌子倒下的聲音……馬車開走了。

……「要做官是容易的……十萬……並不多呢……咱們老爺說什麼官便什麼官……你不相信嗎……不到十六，詔書便會來的……只要孝敬得好，永遠不會丟官的……成全了你嗎……」

商店倒閉了，貨物被拿空了，沒有資本，再也開不起來……歲貢的貨物減少了……「有罪怕誰？我有撐腰的人呢？」……

京師變成了鬼域，這裏面有三個惡魔在把持着一切，除非你跟它親善，否則，你便會失掉你自己底生命，在不知不覺中，你會流血的。

這裏是四個惡魔所撒下的黑網，裏面造成了不少小魔，在人海中混亂着。但是這黑潮終於有了澄清的日子。

一天，是寶憲班師的日子，京師中大衆都興奮起來，他們知道將有一件大舉，便是迎接寶憲的隆重的日子。

典禮。

東門外，豎遍了旗幟，立遍了軍隊，百姓遠遠地雲集着窺望，路上斷絕了交通，四周都是刀戟，這是宮中的衛隊，據說大鴻臚代替皇帝來郊迎寶憲了。

這是空前的盛典，東門本來是冷落的區域，現在却有許多車輛，馬匹了，刀戟在日光下照耀，兵士也抖擻精神，像是要檢閱的樣子，東方幾匹馬馳來了，他們是寶憲的先頭部隊，來報告大軍將到的情形。

右邊司令台上一個傳令兵立了起來，他大聲前向報告「奉諭命寶大將軍的兵隊在五十里外停止，聽候受賞。」

接著二匹馬飛馳過去了。不久寶憲威武地進了東門。

不久京師裏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說是寶憲寶篤寶景寶瓌都被捕了。

x
x
x
x
x

幾月以後，在某鄉村的角落裏，有幾個老者在談論寶憲的故事。

「這真是盛極必衰！」

「據說班師以後，他們弟兄便下獄了，太后不願加他底弟弟以自殺的罪名，於是便降封寶憲作冠軍侯，叫他們去輔助諸侯，其實，在半途中另外遣使叫他們自殺了。」

「真是罪大惡極，不知民間受了多少苦痛！」

「但是他底受罪的原因却是爲了他底心腹鄧臺的弟弟鄧磊，和他底女婿鄧舉爭寵，互相圖謀殺害，這事情給太后知道了，所以便決定將他們處死。」

「這事情在以前不是他自己會幹過的嗎？」

「這也是報應，他底手法傳給他們的下屬和親戚，而連累了他自己。」

「不過在征匈奴的一點，他總是有功勞的。」

蘇武

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

天漢（一）元年，且鞮侯單于

（二）初立，恐漢襲之，迺曰：

「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盡贖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三）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四）單于，答其善意。

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

（五）常惠等募士斥候（六）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

古代我國北方，有一個很強大的敵國，時常與兵威脅我邊疆，侵犯我宗主權，他就是匈奴。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年至三千七百年之間，正是周朝的時代，就不斷地到我國邊境上來出沒了；到了戰國和秦漢時代，匈奴的氣焰一天比一天旺盛，土地也一天比一天的擴張起來，——除他原有的根據地以外，差不多東胡和西域的諸國，都在他勢力範圍下領導着。居然稱王道寡起來，那裏還把中國看在眼裏，於是變本加厲不斷的來侵犯了。

在漢高帝七年的時光，匈奴屢次來侵擾，高帝大怒起來，立刻發了三十幾萬大兵去征伐，戰爭在起初還順利的，不料求勝的心思太急了，竟中了他們的詭計，在山西平城被他們圍了起來，在被圍的第七夜，才想法逃了回來；這次以後，他們就驕傲得不可一世了。漢惠帝三年時，呂后專了大權，匈奴就趁了這機會，便由冒頓單于寫了一封言語極傲慢辭意很變壞的信，差了使者送到我國來，當時呂后非常憤怒，立刻召集了重臣，商討這件事的對付方法

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橫王與長水（七）

虞常等謀反匈奴中，橫王

者，昆邪王（八）姊子也，與昆邪

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九）渡

湖中。——及衛律（二〇）所將降

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二一）

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

漢時素與副使張勝相知，私候

勝曰：

「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

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

漢，幸蒙其賞賜。」

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

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捕其一人夜

亡去，告闕氏，闕氏怒，乃命單于

和進行的手段，並且一面要殺他的使者，一面就發兵去懲罰；可是計議的結果，總因兵力的不及，只好忍着這恥辱去敷衍他，並且還要同他們「和親」了。

「和親」是漢時的極可怪極可恥的「懷柔政策」，這政策就是把中國皇族中的女子嫁給外國皇帝爲妃子，靠了這些親戚關係，來維持兩國間的邦交；到漢武帝就位初年，就想毀滅這些亙古未有的恥辱，同時要狠狠地給匈奴以嚴重的教訓，使匈奴此後不再敢藐視我國了。那時中國接連的有五六十年太平無事，國庫很富足，着實有餘力來和匈奴作戰，在這場合下，就發兵進攻了，一連幾次，果然特強凌弱的匈奴起了畏懼心，已知道現在的中國不是從前「忍恥苟活」「逆來順受」的態度的中國了，於是放棄了傲慢的態度，一變而爲恐懼的心思。此後兩國間互相遣派使臣來往，國交日臻和善了。當我國使臣郭吉、路充國等到匈奴時，匈奴就把他們留下來，以後我國也毫不客氣，同樣地將他們的使臣留在中國了。

當武帝天漢元年（民國紀元前二千零十一年）匈奴句犁湖單于死了，他的弟弟且提侯單于繼立，恐怕中國趁着他國內有喪事的時候去討伐，就

子弟發兵與戰，橫王等皆死，廣常生得。單于歸，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
武曰：

「一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耳。」欲自殺。勝慮共止之。

虞當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嘗

(三)曰：

「即謀單于，何以復加？」
宜皆降之。」

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

「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弓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煨

極力和中國妥洽並且常常這樣說着。

「漢天子，是我的姻長，我應該格外和他們交好呵！」

於是立刻把以前留着的中國使臣，一齊送到中國來。漢武帝認這件事，是匈奴的誠意，心裏非常歡喜，就不再問以前的事情了，一面也派了使臣並且送了些金銀去，和他們修好。因為這事，我國就產生了一位能做到人所做不到的事件，而且永遠地爲人們模範的大豪傑蘇武來。

蘇武號子卿，是現在陝西西安人；他父親蘇建，本是軍官，曾經參與好幾次征討匈奴的戰事，所以蘇武從小就有愛國衛民的思想了。這次他被派爲到匈奴去的專使，同行的有副使張勝還有暫時充任職員的常惠以及衛士偵探一百幾十人。他們一到匈奴，就將金銀贈與，且親候單于，又互相道着許多親善和好的話。

這，根本不是中國所能料想的。且親候單于，眼看中國不但不來征伐，反派了專使送金銀來，這不是明明地在賄賂嗎？不是中國在恐懼嗎？且親候單于，經了這次的思考，於是在接受了中國的贈與以後，態度立刻變得驕傲蠻橫了。正想遣使臣送蘇武等回國，突然間又發生了重大的變故。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四)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忿，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

「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然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勝，勝懼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

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

律復舉劍擬之，武不屈。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推衆數萬，馬畜滿山，富貴如此。蘇君今

這也是蘇武的不幸，這也是時勢造成了英雄。

恰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樁謀殺匈奴貴臣的事件，事實是這樣：

「有個歸附漢朝的匈奴人繆王和幾個亡命在匈奴的漢人，商量着要趁單于外出行獵時，起兵威脅單于的母親來投降中國，又要把漢奸衛律殺死，作為投降中國時的「見面禮」。在這夥人當中，有一個叫虞常的，他在中國時，和副使張勝很要好，他們商量的秘密事件，虞常很想勸張勝參加在內，以厚實力，於是虞常就以私人資格到中國使館裏來，假作詢問張勝的起居，就在無意中漸漸地將這秘密事件和張勝談講起來：

「自從衛律投降了匈奴後，單于因他很會做漢奸，非常喜歡他，現在居然封他爲丁靈王，言聽計從，很有權勢哩！他不但沒改舊性，竟在單于面前還計劃着進襲中國的事情，聽說漢天子十二分的恨着他。我因爲這些關係，很想趁機會把他殺死，但恐力量不夠，這計劃依舊不能實現，所以要請你幫助一下。這事，假使能辦成的話，豈不是替國家除去一個大患嗎？我母親和弟弟在中國，倘還蒙天子的賞賜，那我更加感激了。」

張勝聽了這話，以爲偌大的功勞就在眼前了，昏昏地和虞常計議一回，又

日降，明日復然。妾以身督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曰：

「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

「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且南越（二）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三）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七）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二）知我不降，欲令兩國相攻，則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給了他許多金錢，使他去分給同謀的人。計劃就這樣決定着，只等待實行的時間到來了。

這時的蘇武還蒙在鼓裏呵！

一月以後，單于出外打獵去了，只有單于的母親和家屬留守着。緜王和虞常一般人，都認爲這千載難逢的時機不可失去，立刻想即日起事。那裏知道這秘密已有人洩漏出去，誰料到這事的失敗有這樣的迅速呵！在他們的羣中，却出了個奸細，在夜間趁着他們莫名其妙的時候，暗暗地偷出了他們的防範的氛圍中，跑到單于家裏去告發了。單于的兄弟子姪們一聽到這消息，立刻召集緊急會議，便分頭引兵去襲擊這羣想起事的一夥人。這夥人還在想如何襲得閼氏，如何殺得衛律的計劃，那裏曉得他們的四周早已滿佈了單于的軍隊了，倉卒間不及抵禦的他們，已被單于的軍隊殺死的殺死，活捉的活捉了；這場戰爭的結果，緜王和其他的人員都戰死；虞常却被他們生生地活捉了去。

單于回來了，聽到這件事大爲震怒，立刻召了衛律將這案件交與他，要他切實嚴辦。衛律將這案件接來，爲討好單于，果然作威作福的從嚴審判起來。

律語塞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酒幽武置大箬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北海（之）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之）草實而食之。杖漢節，杖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紡織（之）檠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之）穹廬（之）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之）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之）

這時張勝卻慌了手脚，恐怕案情明白後，必定牽連他，甚至於這次前來修好的專使都脫不了干係。他急忙忙地跑到蘇武跟前，就將虞常來找他（之）事情一五一十的完全搬出來，蘇武聽了張勝的話，便說道：

「事情已經弄到這般地步，我們還能脫去關係嗎？不過，我們本是來修好兩國邦交的使臣，不幸，却被這參加暴動計劃的名義，被他們殺死，不但爲好成冤，而且辜負了國家的使命，更加污辱了國家的地位，與其爲他們鞭撻後再行殺戮，還不如現在自殺了來得清潔甘脆。」他邊談着，邊舉起佩刀來自殺了，幸虧張勝常惠趕忙搶救下來，又經張勝常惠苦苦的勸止，蘇武才不再萌自殺之念了。這樣，只等着未來的不幸的進襲罷。

案情明白了，虞常受刑不過，果然招認了同謀的張勝。單于看到這供詞，簡直把所有憤怒完全要發洩在漢使身上，立刻召集重臣，交付了要把漢使完全判罪的提案會議着，不想左伊秩訾王，却不贊成這事小題大做，硬豪爽的開口道：

「這案件根本不能成立，漢使究竟是否參加，還須仔細地探究，就是的確的話，也犯不着爲了想謀殺一個衛律，便要將漢使完全殺死的，至於兩國的

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

「單于聞陵與子卿（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未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王）兒女受刑憲。子卿不願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况懷忠守

邦交又怎樣？況且衛律並未被害，要完全殺卻，這理由也說不出。倘若萬一人要給單于以不利，那麼更用何法去加重刑罰呵！不若不殺漢使，而令他們投降，這樣兩國邦交一無損傷，而且理由也充分了，到是上計。」

單于聽了左伊秩營王的話，也就回心轉意，放棄了原來的主張；但因為要令漢使投降起見，就派了衛律前去漢使館傳話。蘇武看見衛律到，就知他來勸降了，就轉過頭來對常惠說：

「我們此次不但辜負國家的使命，同時也損失了國家的威嚴，就是想偷生世上，還有什麼顏面回到中國去呵！」邊說邊用佩刀自殺了。衛律趕過來奪了刀，把蘇武抱住，可是蘇武早昏厥過去了，趕快請得醫生來醫治，醫生立刻在地上掘了一個坑，坑裏擺着炭燒起來，就把蘇武放在這坑上，用火來暖肚，同時又用指指出背上的血來。經過這番手續後，蘇武才漸漸地甦醒了。常惠看到這番壯烈的行爲，感動得他哭泣起來，於是將蘇武用轎子抬到營中。單于知道了這事，很佩服蘇武的氣節，每天朝晚兩次派人來慰問他，同時就將張勝捕了去。過了些時候，蘇武的傷勢，一天一天的痊可，差不多完全好了，這時單于又要想方法來使蘇武投降了。

首與王之稱常而應變隨機
乃達人之權度。何必膠柱鼓瑟？
願聽陵計，勿復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
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
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
之，背義忘恩，人所共恥。况爲臣
者必忠，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
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豈聽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三
心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
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
「嗟乎，武士，豈與衛律之罪

當虞常執行死刑的那一天，單于把蘇武張勝一併押到刑場上來陪斬，想
借着殺虞常的機會來威脅他們，使他們屈服。在虞常頭落地的時候，那監斬
的衛律，提着刀便走到張勝面前大聲說道：

「張勝想謀殺單于的近臣，依法也應當斬；可是單于有令，倘若投降，就可
免死了。」他說完話，立刻舉起刀來裝着要殺的樣子，一面却等着張勝的屈
服。果然，這時張勝已嚇得面無人色，一聽到投降可以免殺的話，趕先跪在地
上屈服了，呵！張勝真丟盡了國家的體面和自己的人格。

張勝投降了，衛律又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蘇武，那裏知道蘇武不是張勝
那樣人物了。當衛律提刀走到蘇武面前喊道：

「副使張勝有罪，專使也脫不了干係；倘若投降，可免殺。」

「我本沒參預其事，犯罪的不過張勝一人，况且我與張勝又不是親屬，這
罪從那裏犯起。」蘇武神色自若，大聲質問衛律。

衛律答不出話來，就用老法子來威脅着。那知蘇武本打算拚着一死來做
個模範人物，早把生死放在度外了；衛律雖然用了極度的威嚇，可是蘇武心
裏眼裏耳朵裏却和沒有這會事不見這會事不聽着這會事的一樣，依然

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語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

「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今漢且寬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

神色不變，態度自若。

衛律知道蘇武根本不能用強硬手段對付的，他做慣了這些把戲，就改了方法，把威脅橫暴的手段，一剎時變成誘惑而和善的面孔了。

「蘇先生！我在中國犯了罪，投降了匈奴後，單于待我的確不薄，真是一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單于又因我能辦事，就封我爲丁靈王，並要我統帥着好幾萬軍隊；又賞賜了許多許多的馬匹和牛羊，富貴差不多已到極點了；這樣的偉大，誰不羨慕我？誰不交接我？蘇先生，你若能順從我國，那末你今日投降，明天就也像我一樣的闊綽了。何必執迷着成見，白白地犧牲了性命，有何好處！即使犧牲了後果然有好處的話，還有誰知道你的苦心呵！」衛律故意裝着很親暱很熱誠的神氣對蘇武說。

這是何等卑鄙而醜惡的話呵！蘇武仍舊和沒聽見一般；這是當然的事。不想衛律還不知趣，又答誦的猶笑着，高談着得意的文章哩。

「蘇先生！倘若你爲了我的勸解而投降，我就以親兄弟待先生。你今天不降，以後可不要反悔。現在不聽我的忠告，此後再想求見我，恐怕我沒怎樣多的閒暇時間了！」

○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陵家，爲世大戮，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塞，（三）

爲君將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

士衆滅兮名已隕！

老母已死，

雖欲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雁

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注釋

（一）天漢，漢武帝年號。（二）

且，音卽，口，疑，音勿，且，疑，候，單于，

是匈奴游單于弟。（三）中郎將，

說這話的衛律，遂以爲蘇武也同他自己一樣，祇要說些重話，就可以安然歸附了；他那裏知道已經侮辱了蘇武。

「衛律，你自己的人格怎樣？不是可以做我的模範。你以前是漢臣，現在却成了叛賊，甘心拋棄祖國，脫離父母關係，情願做漢奸，被後世唾罵着，你這不知羞恥的奸賊，我堂堂大漢的專使，頂天立地的好漢，要見你做什麼？你現在得着單于的相信，於是就妄作妄爲起來，在如今還不平心靜氣的公正做人，以謀將來的幸福，反陵使了單于，斷絕我國的邦交，你可以於中取利嗎？哼！你若再這樣下去，有一天失了寵，恐怕你的性命也要像虞常一樣了。何況還要想來殺我？你不聽到南越王殺了漢使，我國就把他們屠盡了；宛王殺了漢使，我國便把他斬了；朝鮮王殺了漢使，我國便把他滅了的故事嗎？現在祇有匈奴呵！我國倘若知道我不降，反被你們殺死了的話，這正是匈奴滅亡的時候到了。」半天沒開口的蘇武，聽了衛律不堪入耳的話，實在忍無可忍的對着衛律大罵起來。

衛律知道蘇武是萬萬不能投降的，就把這經過詳細的報告單于，單于聽了他的報告，很佩服蘇武的人格，因此，也就更加希望他投降了。

漢官，職位次於將軍。(四)賂，贈送的意思。(五)假吏，就是暫時司其事的官。(六)斥候，就是偵探。(七)長水，在陝西靈田縣西北，流經長安東南；在唐宋時稱爲漢水。(八)昆邪，匈奴的部屬，現在甘肅一帶。邪，音一七。(九)泥野侯，就越破奴。破奴，九原人，因俘虜樓蘭王封泥野侯。(一〇)舊律，他父親本是長水胡人，生長於漢。他同協律都尉李延年很有交情，後因延年的引薦，使往匈奴。從匈奴回來時，適逢延年合家被誅，律恐懼，乃逃往匈奴，匈奴愛他，封爲丁靈王。(一一)關氏，讀若燕支。漢時匈奴王后的稱號。(一二)在伊秩皆，是胡官稱號。和王號(一三)是蘇謀殺衛律要處死刑，伺謀單于，又將怎樣？漢使不應該

因爲想他投降，他們就把蘇武關在一個大的窖裏，好多天沒給他吃。恰巧天下了雪，蘇武便將雪和着旃毛一併嚙下去。這樣的好幾天，仍餓他不倒，又把他搬到北海沒人住的地方去牧雜的羊，當他去的時候，單于惡狠狠的對他說：

「雄羊產生了小羊的時候，你纔可以歸到本國去。」——這意思又是說他永遠不用回去了。同時又將常惠這些人分別遣到各地去監視着。

蘇武到了北海以後，寒冷的侵襲，當然不用更說了；那無邊無際的海水，昏沈而廣大的沙漠，又無親眷又無鄰居的孤零零的一個，這真寂寞得可以在白晝看到的多是黃褐色的天和山水，在夜裏，一切的一切都成墨黑；有時那可怕的匈奴人，故意地和他爲難，恐怕蘇武辛苦吃得少了，常常好幾天不給他一些飲食，蘇武在這無可奈何的環境中奮鬥着掙扎着，只好拔些草來充餓，有時實在餓得禁不起了，便去捉幾隻老鼠來吃了。在這種受活罪的場合下，日間沒衣服添，夜裏沒被褥蓋，又無從知道日子和時辰，日夜替着匈奴牧羊；他天天和那些溫柔的和善的羊羣爲夥伴。

他時時在懷念祖國，刻刻在回憶家鄉，終日執着節——這節便是皇帝授

殺戮。(一)息出氣。(二)南越

王趙興，王太后繆氏想內附，他的相呂嘉不高興做這件事，就同他的弟弟領兵攻殺王太后，並盡殺

漢朝的使者。在元鼎五年秋季，漢

就發兵討伐，終於將那國殲滅，又將其地改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那。

(二)宛，就是大宛，漢西域國名，產

好馬。宛王想漢朝離宛絕遠，兵很

不容易到，就將好馬收藏起來不

肯給與漢使。漢使氣憤起來就責

備並辱罵宛王，於是宛王就將漢

使完全殺死，並將漢使帶來的財

物，全行劫去。於是武帝派了李廣

利等前後十幾萬人伐宛，接連着

四年，宛王就被他的人民所殺，獻

馬三千匹，漢軍還收兵回國。

與命令的證明物，也便是代表中國的意思。——永遠地執着節，連睡眠的時

候，也緊緊地握着，節上的旂毛吃的吃盡，落的落下來，差不多祇剩着一粒

光幹，他還是牢握着不肯放手，他是在追念祖國，懷想故鄉呵！

這樣的在北海上困頓了五六年，突然間來了一個救星——他就是單于

的弟弟於靛王，到北海上來行獵，偶然看到蘇武受着這種無爲的困苦，一併

回憶到蘇武那時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很爲他歎息着，又看他能夠結網和

修理弓箭，於是於靛王愈加愛憐他了，就賞賜他以衣食。這樣的偷過了三年

的時光吧，那於靛王生病了，同時又送給蘇武馬匹、牛羊、衣服和棲身的氈帳，

於是蘇武稍稍的舒服和溫飽了。

不料好事多磨，那於靛王病重死去，許多從人因此仍舊遷回去了。這年冬

天，那可惡的丁令國人把蘇武牛羊馬匹悉數偷了去，於是蘇武又形拮据起

來。

恰巧這時候，匈奴來了一位新投降的中國武官李陵。——李陵是奉旨討

伐匈奴的，因爲被匈奴的軍隊包圍住，苦戰好久，終於沒法逃出重圍，上峯又

很猜忌他，雖然迭次接着求救音信終於不肯發出一兵一卒來解圍，李陵知

(七)漢武帝元封元年，使涉何殺朝鮮韓王長，朝鮮發兵殺何；漢發兵攻擊，到元封三年夏季，朝鮮人殺王來投降。於是漢朝將朝鮮定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一)若，就是你。(二)北海，是匈奴北界，就是現在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三)去，就是奔字，收藏的意思。(四)繳，音出×亡，是生

絲綫，用以弋射。彘，就是調整弓弩。(五)服，像鬮的東西，口小，腹大，底方，用來盛酒酪。(六)穹廬，就是氈帳。(七)丁令，是匈奴屬國，

現在西伯利亞泰尼塞河上游至貝加爾湖以南的地方。(八)侍中，執掌皇帝轎、車和服物的官。

(九)子卿，是蘇武的號。(十)保官，官吏的牢獄名稱。(十一)王，指

李陵，匈奴封李陵爲右校王。

道這事有些不妙，不管好危，就奮勇血戰，結果連他的親兵差不多被匈奴殺盡了，沒法，祇有投降了；單于封他爲右校王，同時也很喜歡他。他在中國時，和蘇武同事，互相稱道，非常莫逆；但他這次來到匈奴，却很羞愧不敢求見蘇武，這樣的一直十幾年。

後來，單于終於知道李陵和蘇武很有交情的事，就想利用這機會，叫李陵去引誘，同時又借用李陵從中國帶來的「蘇武的家庭完全破產了」的事實，想藉此來更變蘇武對於漢朝的觀念。

李陵受了單于的命令，祇得忍着羞愧到北海來見蘇武，同時替蘇武擺上酒宴，奏着胡樂，兩人吃了一會酒，李陵便慢慢的答誦着說道：

「單于知我和你交誼很厚，故意派了我來同你談講，單于很虛心想厚待你呵！現在誰都知道子卿萬不能回漢了，你還在這裏自尋苦惱，不是空費精神嗎？你的忠、孝、仁、信、禮、義、廉、恥，更有誰來知道你？但是你究竟爲的是什麼呢？在我沒來匈奴前，你的哥哥和弟弟犯了罪自盡了；等到我來征伐匈奴時，老伯母已經逝去了；我親自送葬直到陽陵；你的夫人因爲年紀很輕，感到環境的不好，聽說後來也嫁了人了；家中祇剩下你的兩個妹子和你的一個男孩

〔五〕上林苑名，是秦朝舊苑，漢武帝更加擴充，周圍三百里，離宮七十所。故址在陝西長安西。

曹沫，就是曹沫，魯國人，有勇力，能魯莊公，爲魯將。後和齊國戰爭，三戰三敗。莊公恐懼，乃將魯地送

與魯齊國議和，但是莊公仍命曹沫爲將。齊桓公允許同魯會於

柯地，桓公同莊公歃血在壇上訂盟，曹沫執着匕首去劫齊桓公。桓

公問道：「子將何欲？」曹沫答道：

「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靡蕪，君其圖之。」桓

公乃允許將魯地完全送還。

問題

1. 單子爲何要蘇武投降？

2. 蘇武爲什麼甘心忍辱耐

子兩個女孩子了，但是現在已經隔了十幾年，是否還在人間，我簡直不敢臆測，你卻在此做夢，我勸你不如早些回頭吧！——子卿，你要知道，我在投降時，心裏好像發狂的一樣，自己非常悲哀，非常慚愧，爲何我這樣的人也做出了卑怯的事來！那時實在沒法，因此我決心想從中取事，就這樣的從權實行投降了。那裏知道祖國立刻會將我母親關進牢獄裏，又將我兒女妻小拿來辦罪呵！我因爲無家可歸，祇有在此安心的住下了；況且祖國的皇上年紀已高大了，所頒佈的法令，差不多不加審慎隨意亂發的，大臣沒罪的，會突然間被殺死，而且還要連坐着幾十家，在這種非常危險的時代，你還想什麼？子卿，你千萬不再固執了，要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務者稱爲俊傑呵！請你立刻從了我的話吧。」

蘇武聽了這番話，便接着道：

「我父子一點沒功績，我現在有着這樣的地位，完全是皇上盡力提拔的緣故！我情願殺身以報國，猶恐來不及呵！何況還要投順他邦呵！至於愛國的人，根本就不能顧家的，盡忠愛國就等於愛護家庭，沒有國還有什麼家，我已經決意這樣做了，請你不要再說吧。」

苦？

3. 倘若蘇武不遇到匈奴與漢親善的事件，那末蘇武將怎樣？倘若漢使沒遇到常惠，那末蘇武又將怎樣？

批評

蘇武得着張勝的報告，他就想自殺，這自殺是在表明他的所負職責，第二次的自殺在表示他的愛國家的精神。

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不但爲衛律李陵張勝等所不及，就是以毫無關係的單于，也被他感得敬佩無已。他不貪富貴，不想榮華，不願享受現成的福利，甘心自殺，甘心受苦，這種精神

李陵又討了個沒趣，只好把這件事暫時擱過一邊，絕不談論。繼續和蘇武對酌，這樣的過了好幾天，李陵又向蘇武開口了。

「子卿，請你聽從我的勸告吧。」

「我是早就想拚着這命以一死了之的，誓無怨憾！我若是出賣祖國而求得些敵國的光榮，這與盜賊還有什麼差別？我再想貪圖富貴榮華，怎肯在冰天雪地中去忍着飢耐着苦，餐毡嚼雪呢！況且你和我相交半世，怎的還不曉得我的性情麼？右校王呵！你若一點不肯留餘地，教我投順他邦，不如就死在你的眼前吧。」蘇武見李陵又來勸降，就慷慨激昂的對付他。

李陵見他這樣的赤誠愛國，不由的感動得大哭起來。

「好啊！義士啊！你受盡了風雨冰雪，好幾次的磨折，依然忠心耿耿，像鐵般的堅強，不能絲毫轉動；我要再想勸你，實使我有口難說呵！想起來，你的忠義，你的純潔，好像皓月一樣，我和衛律的罪，實在天地間難容了，就是此刻自盡，也已遲了……小弟告別了，請你保重！」李陵說罷，便拭着淚走了。

後元二年（民國紀元前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漢武帝死了，蘇武得到這消息，便天天號哭着；不想就在這時候，蘇武卻得着生還祖國的機會，這光榮

是何等的偉大、純潔；他的魄力，意志，是何等的雄壯和堅決呵！

他爲的是什麼？

他爲的是自己的國家和自

己所負的使命。

實在是從古以來少有的了。

「原來匈奴的且鞮侯單于在幾年前已經死去，現在握着統治權的是他的孫子壹衍鞮單于了，壹衍鞮單于接任之初，眼看着自己的國裏，一天比一天的衰落了，恐怕中國趁着這時機來討伐，所以他非常和中國要好，這時中國是漢昭帝在位，看壹衍鞮單于還算誠心，就接受了他的善意，一面派了使臣到匈奴去。

使臣到了匈奴，第一件就請問蘇武等一行的幾個人在那裏。單于有意說着謊話，便對中國的使臣說：

「可惜呀！蘇武等幾個人，死已多時了，我如今還在回憶他們呢！」

使者沒法，只好依壹衍鞮單于的話，回國復命去了。第二次中國使者又到匈奴來，這次他就不再提起蘇武。幸虧常惠得到消息，就在夜間偷偷地跑到中國使館裏去，把蘇武經過的事實，很詳盡的報告漢使；那使者聽到蘇武真實的沒死去的消息，歡喜得眼淚都流出來；同時常惠又教給他許多話，只說：「漢天子在上林打獵的時候，曾射下一隻腳上帶有函件的雁來，信裏面說着蘇武等現在的所在地。不過你對單于說時，請不要說明這消息，是常惠所

洩漏的呵！」

第二天，中國使者就見了單于，立刻用常惠所教給他的話，來責問單于。單于聽了這話驚得呆了半響，事實又不由得你不深信，就立刻向着中國使臣請求饒恕他前次不說實話的過失；接着立刻叫人去把蘇武一行人完全放回來。

當蘇武回國的那天，李陵就備了酒饌爲他送行，同時祝賀他道：

「你這次回國，多麼的光明，多麼的高貴，你有着真正空前的榮譽了！在古時，雖然也有着不少愛國的人，但沒有比你更加偉大了。不要說，你的名在中國顯揚着，就在匈奴也赫赫有名了！你偉大的精神，着實可爲「人」的模範，尤其是中國人的模範！憐我，自從投降了匈奴之後，老母妻小，爲了我的牽累，都在刀下死去了，不過我素來抱着曹沫的志向，倘若遇到了相當的機會，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可惜祖國的君王不肯赦我的罪，現在還說什麼來！無非使你知道我的初衷罷了。子卿，我一切都沒希望了，况且做了別國的人，比起你來，真是天淵之別。你我如今分別後，從此休想再見了！唉！」他邊說着，邊拔出劍來舞蹈，並且歌着：

「萬里行軍將匈奴襲擊，

想把前恥雪；

冷雨淒淒，朔風颯颯，

且把艱辛歷。

誰料：

血戰不息，

聲嘶力竭，

刀箭摧折，

敵兵依舊不撤，

反將我歸路截，

上官始終不出兵救危急，

我的勇士犧牲多麼壯烈！

可憐我這樣的狼狽向誰說！

我這樣的痛苦向誰說！

如今呀！

身敗名裂，

老母已死，

妻小已亡，

孤零零的形單影隻。

可憐呀，

我枉學曹沫樣，不堪把桓公劫，

素志一旦息！

只有你，

受盡千磨百滅，

餐毡嚼雪，

甘心隕絕，

所幸你丹心似鐵，

你的真誠，

你的純潔，

好似皓月白日，

你的名兒永不滅。

愧我不能懷忠守節，

與那賣國附逆者何別！

對樽前的你猶覺羞澀，

可是我的素志呵！

惟天知悉。

子卿呀！

今天分手難相見，

從此別，

從此別！

李陵唱完了歌，便哭着和蘇武握手告別回去了。

始元六年（民國紀元前一千九百九十二年）的春天，蘇武回到中國來，他回來的那一天，長安街上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個個都在歡迎這位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大英雄，大家興高彩烈地擁着蘇武到朝裏參謁天子去了。

當他出使匈奴時，本是個很強健而壯苗的，他回來時頭髮和鬍鬚變成銀白色了。

他呵！已經有十九年沒看到祖國的本來面目了。

中華民族
英雄故事

張巡

附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安祿山(一)反，天寶(二)十五(三)載正月，賊管張通晤陷宋曹(四)等州。譙郡(五)太守楊萬石降，逼巡爲長史，(六)使西迎賊。巡乃率吏哭玄皇帝(七)祠，遂起兵討焉。從者千餘人而已。有單父(八)尉(九)賈賁者，率吏擊宋州，繼引兵進雍丘。(一〇)巡乃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一一)兵，虜其衆，反接在延，將殺之。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賈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

唐玄宗時，胡人安祿山叛變，黃河一帶，大半給他佔去；他的鐵騎雖然厲害，聲勢雖然浩大，但終於不能長驅南下，佔據江淮，這全虧張巡死守着睢陽城的功績！

在天寶十五年正月，叛賊的首領叫張通晤的，迭次攻陷宋州，曹州，譙郡，太守楊萬石爲了自身的利害計，決定率衆投賊，並強逼張巡爲長史去迎接賊黨。這時，張巡並不聲言反對，祇率領一般下屬，大家到玄皇帝的祠裏去，張巡邊哭邊對民衆演說：『我是大唐的百姓，我不願降賊，不願做亡國奴；諸君是否願意將自身受野蠻的壓迫嗎？倘若不甘心的，大家起來，一心一德的來做「救亡」及「復興」的工作呵！』於是共同商議着，決起兵討賊。這時從張巡抗戰的僅僅二千人，扼守着雍丘城。

這時雍丘縣官令狐潮向賊投降，引兵進攻淮陽，並且反縛着淮陽的民衆，將殺時，突然間有人將縛着的盡行解放了，一面羣起殺死守者，一面去迎接

圍困雍丘，賈實突門爲衆踐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衆乃率巡主軍。

潮以賊衆四萬，薄二城，人大恐。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輕我，今出不意，可驚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巡身前驅，直薄潮軍，賊卻。明日，賊設百樓，二巡柵攻城，城上束芻，灌膏焚焉。賊不敢逼，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門，潮遂潰去。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犯焉。素善巡，至城下，情語：「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危巢，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

賈實張巡等入雍丘城守護，使令狐潮的歸路斷絕。

張巡將令狐潮的家小，捉到城上來，全行殺卻示衆。令狐潮聽到他的妻子被殺戮的消息後，氣憤填膺，心肝破裂似的痛哭着，咬牙切齒地恨着賈實，終於引了大軍還攻雍丘，城破，賈實衝突不得出，結果被羣衆踐踏而死。可是張巡引兵決戰，身上雖然受了創痛，毫不顧忌的依舊前向殺賊。終於將賊兵打退，打退到城外，雍丘的民衆和兵士們都迎接張巡爲主。

不好的消息來到雍丘，賊將令狐潮領兵四萬來攻城，人民大起恐慌，可是張巡卻毫不在意，同時吩咐諸將道：「賊兵驕得我們城內的虛實，非常輕視的；我們祇要出奇兵，賊兵馬上就可以打敗，並且乘勝利的餘威追趕過去，必定可以獲全勝的。」

就照這計劃進兵，留一千人守城，其餘的分做數隊，衝出城外。張巡身先士卒，一直逼近賊軍，賊軍在倉卒中不及防備，竟動搖陣線，向後潰退了。

第二天，賊軍用雲梯猛烈地來攻城，他就叫部下把草蓁束縛着，灌了油汁，等到賊軍的雲梯逼近時，立刻就將灌了油的草束燒着，從城上拋將過去，雲梯立刻燒着，並且都給燒滅了。這樣的守了六十天，大大小小數百次戰爭，兵

貴乎？巡罵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今乃衛妻孥，假手於賊，以相圖，吾恐見君首於通衢，爲百世笑，何？」潮赧然遁。

當是時，上命二巴不復通。大

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允諾，明日，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士朝拜，人人盡泣。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於是士心益奮。

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柯枚澄河，乃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夜衣黑，縫城下。潮兵爭射之久，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後，復夜縫城，賊笑不爲備。巡乃

士們都帶着甲飲食，裹着創痛再去鬥爭，終於將賊軍打得大敗逃去。張巡等乘勝追趕上去，幾乎將令狐潮捉住，不幸被他逃脫了。

不多時，令狐潮又增兵到雍丘來復仇，他知道張巡是個狠貨，祇要說降了他，一切事件都可應手解決了，就來城下請張巡談話。

「張將軍別來無恙！我有一點消息，並且對於將軍自身及民衆有利的好消息報告給你聽。……我想本朝局勢危急萬分，國勢也日蹙，軍隊又沒法可以出關來，眼看得大事已去！你還要憑藉着危城和孤立無援的老弱殘兵和我精銳部隊抗戰，不是以卵擊石嗎？這恐怕太近於理想的事實吧。你對於國家雖然忠心，但是有誰知道！我很希望你投降了我軍，在你自己可以獲得相當的富貴和榮譽，同時爲民衆可以保全了他們的性命和家產，這是多好的辦法呵！」令狐潮很婉轉的勸張巡投降。

「不錯，我很感激你爲我處處設法，甚至於將我的設身處地都代想得如此周全，我是多麼幸運；不過，我知道父死於國難的，應該不通告死者的兒子的；現在你爲了妻子的怨恨，竟然借了賊兵來殘殺，無非快了你自己的私慾而已；但是民衆與你早已成功了對峙，勢不兩立的形勢了，我恐怕在不久的

以死士五百襲潮營，大亂，焚其幕，追十餘里，死傷枕藉，賊慙，益兵圍之，乃遣勇將雷萬春乘城，賊發矢，六矢着而萬春屹不動，潮聞之，驚懼，薪水絕，巡給（三）潮，欲引走，請退二舍，（二）我逸，潮不知謀，許焉。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遠爲備。潮怒，復合。巡徐謂潮曰：「君欲此城，歸馬三十，得馬，且奔，君取城，以藉口。」潮果歸馬，巡悉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讓（二）巡答曰：「吾欲去，奈將士不吾從何！」潮怒，爲戰，陣未成，而巡突出三十騎，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牛馬器械無數。潮遁陳留，（二）不復出。圍凡四

將來你的頭大有懸挂在大路當中的希望，被個個人咀咒蠻罵呵！我爲你羞，我爲你萬分的羞恥和危險，你要知道死有重於泰山和輕於鴻毛呵！我枯守危城，果然不是辦法，但這是我的責任呵！如其偷安人間，不如光榮的死好得多了！你自己仔細想想罷。」張巡慷慨地回答。

還有良心的冷狐潮聽到張巡的這番話，覺到自己的確卑鄙不堪的一般人物了，愈想愈慚愧，一時竟受良心的責備，紅着臉，立刻命兵士解除攻擊，悉數退走了。

這時候，內外的消息隔闕得很。突然間有六員大將來告訴張巡道：

「如今時勢已到絕對嚴重的時期了，前進又不勝，後退又無援；況且君王的存亡又不能確定，爲免除將來的破碎，人民的塗炭，還不如現在投降比較穩當，不知……」

張巡竟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在第二天，張巡將當今皇帝的像挂在堂上，領了士卒去朝參；在這時就將那勸降的六員大將召來，在皇帝像前責備他們是沒有心肝的冷血動物，要知道國家養兵的意義如何，碰到了稍許緊急的事件，立刻會將本來的志願

月，賊常數萬，而巡素纒千餘，每戰輒克。

賊將楊朝宗謀寇寧陵（二九）

絕巡餉路。巡外失依援，遂拔衆保寧陵。馬載（三〇）三百兵三千，

會許遠乞援於巡，巡乃至睢陽。

（三一）與之合。遣雷萬春南奔雲，

領兵戰寧陵北，斬殺賊萬餘人。

一載。（三二）祿山死，慶緒（三三）

遣其將尹子琦率勁兵十餘萬，

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

戰，氣不衰，子琦敗。遠自知材不

及巡，請棄（三四）軍士，而已居其

下。巡受不辭，是時遠乃募治軍

糧戰具。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

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

國恩，賊若復來，惟死報之。」諸君

改掉，國家需要這一類人何用呵！責備完了，立刻吩咐劊子手動刑；一剎時，鮮血淋漓，六顆首級，高挂在竿上，於是將士們都爲之激勵，抱着必死的心意和賊兵周旋了。

不多時，賊人的援兵又補充上來，很厲害的圍攻着。城裏漸漸感到糧食的缺乏，恰巧被張巡的暗探打聽得賊兵有幾百船的米和鹽快要運到了，張巡就故意出城南紮營，使賊兵專心對付他；一面卻暗暗地派遣勇士，銜枚疾走，到河邊去截住賊兵的糧船，結果奪取了一千斛，拿不了的放了一把火燒完。等取到了糧食，便撤去城外的兵。

城內箭又用盡了，張巡就叫部下紮了許多草人，個個都給他披上黑衣，乘黑夜籠出城去。賊兵望見了，以爲城裏的兵出來襲擊了，立刻集中了弓箭手，盡力地向城透射來；到了相當的時候，張巡就命部下把草人吊上城去，得了幾十萬枝箭。不上幾天，城上又絕人下去，賊兵以爲又是老樣兒來了，一笑置之，竟毫不防備；於是張巡派遣了五百個敢死隊，衝進了賊營，邊斫人，邊放火，營壘倒了，營帳燒了，賊兵大亂起來，棄屍遍野，血流成河，潰退了十幾里。令狐潮經這番挫折，又憤怒又慚愧，於是再添了兵來圍攻。這天張巡部下

雖捐軀，而賞不直動，以此恨。」聞者感淚，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其寡。既而巡遠親鼓之，賊大潰，追北數十里。

五月，賊刈麥，復率師圍。巡夜鳴鼓，若嚴隊將出，賊驚備。俄鼓息，賊覘城上士休，乃弛備。於是巡遣南霽雲等開城襲子琦營，斬將塞旗。會有大酋被甲，引拓闢（二五）千騎，麾職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十人，墮（二六）中持鉤陌刀，躍擊，約曰：「聞鼓而奮。」酋恃衆，不備。城上譟，伏發，擒焉，弩注矢外向，賊救不能前。俄（二七）縱士復登障，（二八）賊皆得賂，（二九）乃按甲不出。

巡欲射子琦，莫辨，因以藥爲

的，勇將雷萬春正在城上督戰，突然間有一賊兵偷偷地向雷萬春發箭，竟中了雷萬春的面門；但是雷萬春屹然不動，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令狐潮看到這樣情形，也暗暗吃驚和佩服，竟不信人間有這樣的硬漢。

雙方對峙了好幾日，城裏的水和柴將完了，張巡假裝着想退走，和令狐潮雙語，叫賊兵退二舍；令狐潮不知道這是計，就立刻應允，便叫賊兵退去了。等到賊兵退去了，城內的軍民人等全體回四周動員，出城三十里，將城外所有的房屋全行拆卸，把木材完全搬入城中去，大家又回到城裏重新防守起來。

事情一過，令狐潮當然知道了當，在憤怒之下，立刻叫兵士再行圍攻。但是張巡很和緩的對他說：

「你要這城治，實在是很容易的；上一次實在對不住，這也是出於不得已的，你非常相信我們，竟連夜把軍隊全數撤退，何等的爽快，何等的直捷，大有作爲人，果然不凡，但是我們卻疑惑你的率直了，這一層我要向你致歉意的。不過你要得這座城，須給我們三十匹馬，我得到了馬，立刻出奔，你可以當即來奪城，你得了城，而我也可以藉口了，對嗎？」

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齊雲射，一發中左目，賊圍解。

七月，復圍城，而臨陽食盡，士日賦（元）米一勺，（二）木皮糲（三）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三）不能戰，（三）救兵復不至，賊知之，以雲（四）衝，巡出，鎗于挂之，使不得進，乃篝火焚之，賊易鎗車木馬攻，巡輒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乃穿壕立柵以守之。巡士多餓死，存者且瘠，傷氣乏。巡出愛妾謂士曰：「諸君經年乏食，忠義不稍衰，吾位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耶！」殺之，以大樽坐者皆泣下，巡強令食之，遠亦出殺家

令狐潮果然送來了三十匹馬，張巡就全數給與曉將騎了，同時和他們約着：「賊兵來，每人必須殺死賊將一名！」

第二天令狐潮來責罵張巡負約。

「我本來想走呵！但是將士們不肯從我，我實在沒辦法呵！」張巡卻笑迷迷回答。

這一番令狐潮真氣得面孔發青，頭髮根根上衝了，話也說不出來，但是無法，祇有叫兵士們從速作戰。但是陣還未擺成，早給張巡的三十騎曉將衝出來，加以猛烈的衝刺，賊兵站不住腳，大敗逃走，從此令狐潮逃到陳留，不敢再引兵攻擊了。這一場戰，斫死賊兵好幾百，俘虜敵將十四人，牛馬器械很多，多都被張巡這方面得了來。

不錯，這小小的雍丘城竟和鐵桶似的，從戰起直到現在，相持了四個月，賊兵每次戰爭人數往往在數萬之間，但張巡的軍士祇有千把，可是每開戰，狐兵終是敗退的，總不能如心意地將雍丘城破呵！

忽然有賊將楊朝宗想奪寧陵，絕斷張巡的後路。張巡聽到這消息，在雍丘枯守，恐怕做了釜中的游魚，趕忙將所領的三千人三百馬拔營要去保護

備以哺卒後乃至羅雀掘鼠，資饋弩以食矣！

巡警雲如賀蘭(三)請師，賀蘭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上，觀望不肯出師救。然愛雲之勇且壯，不憚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之上座。雲慷慨而言曰：「雲來時，雖陽戰士，不食已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咸驚感泣下。

雲知賀蘭終無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三矢着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寧陵

這時很巧地遇到睢陽太守許遠來求救；張巡知道睢陽是江淮一帶的屏障，形勢異常重要，倘睢陽有失，江淮一帶就無險可守了。便立刻派了雷萬春、南霽雲分兵去保護寧陵，自己便領了大軍來救睢陽。

第二年，安祿山死，繼位的就是他兒子慶緒，派了賊將尹子琦，領鐵騎十幾萬，來攻睢陽；這時張巡的救兵早到了。他就激勵將士要沈着應戰，合力固守着，他從朝晨到中午一連的接戰二十多次，體力和精神愈加興奮，愈戰愈勇，起來，終於把賊兵擊敗。許遠知道自己的才力不及張巡，就請張巡主持軍事，自己很情願聽張巡的指揮。可是張巡也毫不推辭，情願把固守睢陽來保障江淮一帶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他想乘勝去襲擊陳留，賊將聽到這消息後，又來圍攻。他就對部下說：

「諸位，我們個個人多受着國家給予的利益，現在國家有難，正是我們報國的時候；倘敵人又想來侵犯我國國土的時候，我們除了犧牲外，實在沒別法可以報國了……」個個都被他感激得出眼淚來。

這一天，宰牛大吃，將士們都興奮異常。果然賊兵又來圍城了。張巡就將斬

賊知巡外援絕，圍益急。巡遂議：「睢陽乃江淮（三）保障，棄之，賊乘勝南下，江淮必亡。且帥（三）驍衆，難行，亦不達。」議定，士牙突孔，攻城，士病不能

賊路。巡遂俱被執，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爲國死耳。」衆泣不能仰。賊以刃脅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又降雲，雲未德，巡呼「南八（三）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所爲也，公有言，敢不死。」即不屈。

時巡年四十有九，乃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員一同遇害。

有的軍士如數遣拔開赴前線去，但是賊兵都瞧不起睢陽這些軍隊，以爲二三千的兵馬怎的和幾十萬大軍作戰呢，不是蜻蜓撼石柱，真的笑到口子合不上來。

但是事實的證明是如此。睢陽的軍隊將開到最前線時，聽到張巡和許隨親自擂鼓數聲，全軍就奮勇挺進，毫不顧身的殺到賊陣中去，在這時的敵人，輕敵的敵人，倉惶失措的起來應付，但是一遇到勇氣十倍以一當百的睢陽軍士，真使他們頭上走失了三魂，脚下丟掉了七魄，像木偶似的任睢陽的勇士處罰了。賊軍無可如何，祇得解圍退去。

同年五月間，賊軍割了麥，又來圍攻睢陽，張巡依然盡力地對付，一天晚上，張巡故意地命部下在城上擊鼓，好像要出戰的樣子，賊軍連忙戒備。一會兒，鼓聲寂然，賊軍偵察得城上的兵沒有動靜了，便鬆懈了防備，可是張巡就趁着這機會，遣南霽雲等勇將，衝出城外，突進賊營，賊兵措手不及，死傷了許多，依舊敗了回去。

一天，有一番將，帶着大隊騎兵搖旗吶喊，直衝到城下來，招張巡殺降，張巡便命勇士數十人，各帶着撓鉤硬弓，從隱蔽偏僻的地方跳出城來，埋伏在墻

初巡僅以士卒六千餘，困守孤城，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員，卒十餘萬人。城十月，其械甲取之於敵，自修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將士感其誠，皆一以當百，故能以少克敵，未嘗敗北。被圍時，戶裁六萬，城破，遺子(四)止四百，而真有降者。

注釋

(一)安祿山，人名，唐營州神城人，初名阿魯山，或叫亂華山，從了他的母親嫁給姓安的人，就姓安了，並改名爲祿山，玄宗時封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很得楊貴妃的寵任。在天寶末年，他起兵反

中，相約一聽到鼓聲，在墮中的伏兵，就得出來動手。那番將依恃着自己的兵多，正在城下耀武揚威，突然間一陣瑟瑟的鼓聲過後，接着排山倒海似的伏兵衝出來，立刻鉤倒了馬，將他擒住。等到賊營連忙來救時，就被睢陽勇士們賞了一陣好弩箭，不能上前，眼睜睜看着那番將被這邊的軍士送進城去了。

張巡要想射死子琦，在千軍萬馬中一時辨認不出來，他就用蒿草做成箭，叫將士們故意地射到敵人身上，敵人中了蒿草的箭，非常高興，以爲城上的箭已完了，立夠跑去告訴子琦。於是子琦的容貌就被睢陽的人認識清楚了，張巡就派了南霽雲去射，一箭，正中左目，賊軍的主將受了傷，圍城的軍隊又暫時解了圍。

七月，賊兵又來圍城。可是這時睢陽城裏，快到斷糧的時候了。每個將士，一天只能領一勺米來吃，米完了，就吃樹皮草根紙類等物。可憐啊！除了戰死以外，差不多全是餓死，活的祇剩千把個人了，而且都很瘦弱，連挽弓的力氣也沒了，救兵又不到。賊兵偵知了這消息後，就拚命來攻城，而且越圍越厲害，越攻越緊張了，但是張巡依然上城統軍死守，想盡了方法，用盡了力量來抵禦。

殺，將洛陽攻陷，又迫近長安，自稱
燕帝。玄宗到四川去避他的勢，
巫山後爲其子慶緒殺死。

(一) 天寶，唐玄宗年號，民國紀元前一
一七〇年。(二) 稱天寶的年號，
共十四年，第十五年實是肅宗。

德元年，因玄宗避兵四川，所以仍
稱天寶十五年。(三) 宋書，宋現
在河南省商邱縣一帶；曹現在山

東省濟寧縣一帶。(四) 譙郡，地
名，現在河南夏邑縣。(五) 長史，
官名，舊時相國王公府中的書記

官。(六) 玄宗皇帝，唐朝奉老子
爲始祖，尊爲玄宗皇帝。(七) 單

父，地名，故址現在山東單縣南。

(八) 尉，武官名，捕盜賊，管理牢獄
的。(九) 雍丘，地名，故址在河南

杞縣。(一〇) 淮陽，地名，故址在河
南淮陽縣西。(一一) 薄，逼近的意

賊軍用雲梯衝過來爬城，他們就用火來燒，賊兵用木馬鉤車進攻，他們就用
石塊去破牠。賊軍看到張巡應付的才智和作戰的力量實在感佩得五體投
地，在短時期內用強硬的方法來攻城一定失卻效用的，同時爲避免無爲的
犧牲起見，不敢再行攻擊了；卻在城外的四周掘了壕溝並豎立柵欄來鞏固。
睢陽城裏，經這番挫折，真毅受了；但是張巡和張巡的部隊，個個都抱着不
因爲飢餓而屈服，情願犧牲性命來成仁的，在這場合下，餓死就變爲常事了，
就是不餓死，大多數的也是滿身創痛，毫無氣力的了。

張巡再也不能忍耐了。眼看得忠勇的將士，爲國干城的將士，一個一個地
少下去，這種悲慘壯烈的情況，使他惘然了；突然間他又奮發起來，他跑到家
中拉着他的親愛的她——妾——對着將士們說：

「諸位呵！你們從作戰迄今，差不多天天不得吃飽，到現在，甚至於沒有東
西可以爲諸位果腹了；可是，在這樣患難交迫的情況下，諸位依舊抱着寧爲
玉碎毋爲瓦全的壯志，怎不令人景仰呵！我恨不得割我的肌肉來請諸君吃，
豈可以顧全她——妾——眼看諸位餓死嗎？」
於是將他的妾立刻殺死，割了肉來給將士們充饑，可是將士們那有心腸

思。(三)樓，就是雲梯，是舊時攻

城的戰具。(四)巴，這時候唐玄宗

剛被安祿山逼近京城，倉卒間隨

帶數人避往四川去了，所以生死

不知，音信不通了。(二)言給，誰說

話。(二)舍，軍行三十里爲一舍，

二舍就是六十里。(二)七號，責備

的意思。(二)陳留，地名，河南陳

留縣。(二)平陸，地名，現在河南

平陸縣。(二)穰，同穰子。

離陽，地名，故址在河南商邱縣南

(三)是唐肅宗至德二年，也可

以說張巡起兵衛國的第二年。

(四)安祿山的兒子，他把祿山刺

死，繼王位。(四)稟，受命的意思。

(五)指搦，折，就是折殺，搦就是

糊的一都聽聽起來，就是北方的

胡人。(三)隍，城邊的空溝。

(二)七號，城上的女牆。(二)始，同

來吃，爲了他們的飢餓而犧牲性命的她的肉呵！不期然的都流下眼淚來。張

巡終於強迫着要他們吃下去。後來許遠也將家僮殺死，供大家吃，但是「粥

少僧多」那可以持久！真的，將樹皮、草根、紙張……等等都全行吃盡了。於是

開始殺戰馬來充饑，但馬又殺完了，沒法，祇得羅雀掘鼠了，可是雀鼠又吃盡

了，祇得將甲胄上的牛皮，弓箭上的竹柄剝下來煮，生硬地吞下去了。

張巡雖屢次派人突圍去求救，但過了多時，連影子也沒一個到來解圍，在

這樣絕對嚴重的形勢下，不得不盡人事，便再派南霽雲到賀蘭進明跟前去

請救兵，明知這事又成畫餅的。

當南霽雲單人匹馬挺着槍殺出城去後，守城士卒，就聽得城外喊聲大起

塵土高飛，以後漸漸地遠了，遠了，大約南霽雲突圍出去吧。

霽雲雖然突出圍來，他想到何處去請救兵可有把握？眼看得昏暗而靜寂

的大地，呆對着滯鈍而愁慘的天空，一無生趣，一無希望，一切都像死了一

般。像這光景，已夠使人難堪了，恐怕這又是一個不吉利的先兆吧。

他邊走邊想：「賀蘭是很吝嗇很妒嫉而且不顧大局自私自利的小人，此

番去求救，不一定保得住答應我，倘若能馬到成功，允許了我的要求，這雖是

巡

張

(12)

誰字尖去魂魄的樣子（二）賦給與。（三）戴，用牙齒嚼物。

（三）擊，同粥字，擊，就是將紙和水煮爛。（三）糧，劣，衰憊的意思。

（三）穀，持弓弩。（三）雲，就是雲梯。（三）賀蘭，就是賀蘭進明。

他原是鮮卑族的後裔，有怪癖，嗜狗糞。（三）浮圖，或浮屠，佛寺裏的塔。（三）江，淮，都是水名，江就是長江，淮，就是淮水，意思就是長江以南及江蘇安徽一帶的地方。

（三）帥，音尸，已，率領。（三）南八，就是南霽雲，南是他的姓，八大約是排行第八。（三）遺子，就是所留剩的人民。

（一）張巡為什麼先到玄元皇帝祠裏，哭了後纔起兵討賊？

問題

（一）張巡為什麼先到玄元皇帝祠裏，哭了後纔起兵討賊？

國家幸福但是不應該，我又將怎樣？」他輾轉籌思着；但想到最後的一刹那，簡直不願前進向賀蘭乞援了！扣住了馬，出神似的呆呆地站着。可是想到月餘沒得飽肚急待解圍的睢陽人士以及國家計，不得不鼓勵着自己。突然，突然地衝破了這嚴重而沈悶的愁思，負着嚴重使命的他，又不等地揚着鞭，拉緊了韁繩奔騰前進了。終於，終於到了賀蘭進明那裏。

在謁見賀蘭進明時，他很委婉很懇切的陳述着。

「睢陽到現在已危機四伏，緊急萬分了。——只有千百人士要和百餘萬野蠻像獸一般的叛軍作戰，在形勢上，實際上，顯然地早已判出誰勝誰負，所幸張將軍常用奇兵制敵，僥倖還能保全這彈丸之地。——睢陽——」霽雲邊說邊暗暗地窺探賀蘭的神色和態度；但是賀蘭好像木偶似的一點也不起作用，並且臉孔上好像還現出微笑和得意的顏色來。

霽雲看了如此情形，直氣得發抖；但是表面依舊不敢顯露出來，祇得慢慢地慢慢地壓下這股悶氣，接着又道：

「賀蘭將軍！現在的睢陽真的已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糧食在睢陽的人士已不敢想像了！如今草根樹皮也早光了，差不多要 eat 人哩！城又被賊圍得

(2) 張巡待部下怎樣？他用兵怎樣？

(3) 張巡爲什麼要斬那勸降的六大將？

(4) 張巡許遠爲何誓死要保衛睢陽？

批評

張巡率領一千多人，竟敢和幾萬的賊兵對壘，這種行爲是何等的有肝膽有魄力的舉動。他明知不敵，但抱着衛國盡職的正義，不得不和賊人作殊死戰。

他不被令狐潮的勸辭所惑，更不爲六大將的陳述所動，反將令狐潮一頓好罵，罵得令狐潮羞慚滿面，趕忙避去，這可以

鐵桶似的水泄不通了，救兵又不到，城內的情形又如此，就是不和賊人作戰，也必定做了餓殍！——死守睢陽的目的，無非爲國家大計；因爲睢陽可以遮蔽江淮，遏阻叛賊的勢炎而已。睢陽人士望將軍，真像大旱望虹霓哩！在將軍彷彿去掉一滴之水，可是睢陽人士得到西江之潤了，請將軍以國土爲重，早日出師，以救水深火熱危亡在旦夕的睢陽。」

霽雲說罷，時時窺探賀蘭的態度，耐着性兒等着賀蘭的滿意的回答。

賀蘭進明暗暗地忖度一番：「張巡、許遠的聲望威名和功績已較高於我，倘若我此番出兵相助，將來他們的地位和前途不是大有進展嗎？我却徒勞無功，這件於我不合算的賬，使我最難理會；倘若爲國家着想，實在也應該去援助的，但總是……！況且南霽雲的話說得很對，可惜我始終不會得到好處的，還不如不發兵爲是……！不過南霽雲的氣概，英勇非凡，實在使人愛煞，不如且敷衍一番，將他留住，看他如何？」他想着，却並不答話，却立刻吩咐擺開筵席，盛設女樂，請南霽雲上坐。

霽雲一看這情形，有些不妙，知道求救的事，決無希望了。就在席間氣憤憤的站着，很慷慨激昂地對着賀蘭說：

表明他忠心愛國；更將六大將在朝拜皇帝的畫像後，加以誅戮，這就在表明他衛國的決心。這種肝膽戮力，不是普通人所可以做得到的。

以後，雖得着許遠的幫助，但是事實上的應付愈加以以前困難了。守的地方比從前也格外重要了。許遠自知才力不逮張巡，居然肯將自己的權誠心讓與張巡，並且屈居他的下面；張巡也能一點不假飾，不疑忌坦白而誠意的接受；他們倆的胸襟是如何地闊大，態度如何地公正，行為如何地光明呵！他們在糧食已完，形勢非常殆危的場合下，決計將自己的愛妾

「賀蘭將軍！你請我吃酒，感激非凡；但我來時，睢陽的士卒，差不多有一月多沒好好地飽肚呵！此間酒筵雖很好，我果然想獨吃，但對於「義」的方面，實在有所不忍，倘若一定叫我吃的話，我也吃不下去；還不如請你立籌出兵，救危急的睢陽，實在比請我吃這樣豐盛的酒席好得多！」

邊說着，邊拔佩刀，就在桌旁「噠噠」的一聲，立刻將一個手舞劃了下來，鮮血淋漓着給賀蘭看。

這時除賀蘭外，全體人員都驚惶出色，甚至於有被霽雲感動得流下淚來。但是賀蘭始終不為所動，始終沒出兵的意圖。

霽雲知道這事決無希望了，久留此間，無非多延時日；不如回去，再作計議。他想到這裏，就惡狠狠的對着賀蘭看了一眼，頭也不回地願自出來了。

在城邊，就向箭壺中抽出一支箭來，對着塔，「搜」的一箭，正射透了塔的磚；同時用手指着被射中的磚厲聲說：

「我現在回去睢陽，若能把叛賊剿滅了，決前來清滅這冷血動物！」賀蘭進明——這箭就是在表示我將來的願望吧！」

圍攻睢陽的賊，知道張巡的外援已斷，於是愈圍愈急；城內士卒明知死神

和家僅發給抗賊的義士吃這種愛國的精神是何等的偉大！當不能以殘酷的手段看待了。

他們不顧賊的兵如何衆多，器械如何精良，糧食如何富足，始終抱着不屈的精神，運用他們的技巧來抵禦來爭鬪，明知援兵不來，賊圍難解，他們個個情願犧牲了性命，來保衛他們可愛的國家。城被賊陷後的一幕情形是多麼節烈，多麼悲壯！張巡、許遠等三十六員大將，果然使人人敬慕，就是困守孤城，忍饑耐寒，不顧自己生死的六千多義士，是如何地使人肅然敬仰呵！

此外，像雷萬春那樣的忠勇，

已站在他們的眼前了！他們都把死置於度外，都知道這「死」的確比「生」要光明得多，要榮耀得多；還有什麼憂慮！還有什麼牽挂！

要守城祇有「死」，要保衛國土祇有「死」，張巡、許遠都認為放棄睢陽，就是等於放棄江淮；祇有固守着，或者可以保土，守到死為止；他們就這樣決定了。

十月間，賊兵又來攻城了。

饑餓逼得城上的士兵失去了戰鬥力，眼看得賊兵一個個爬上城來，睢陽就在這無抵抗下失陷了。張巡、許遠等都被縛，張巡部下看到這樣情形，大家站起來對着哭。

「鎮靜着，不要悲傷！諸君呵！我們爲國犧牲，爲正義而犧牲，身雖死，可是我們的名譽永遠地遺傳後世；多麼光榮，多麼顯耀，還有什麼恐懼呵！」張巡對着哭不能仰視的部下安慰着。

賊用刀擱在張巡項上威脅着他降，張巡始終不爲賊所屈服；接着又去威脅南霽雲，霽雲正在猶豫。

「南八大丈夫不怕死，怕死非大丈夫，千萬不要被不義所屈服呵！屈服是

服從命令，牢守着紀律；六矢着面，還屹然不動，這樣的將軍恐怕古今少有的吧。

南霽雲的慷慨激昂砍斷了自己的手指，以示怯懦而妒嫉的賀蘭進明，這多使人興奮的事件，雖然求援無效，也和張巡許遠雷萬春等同為國成仁，但他的英名將和張巡許遠雷萬春等永遠不朽地深深印入在我中國民衆的腦筋中，並將我國固有的正氣發揚光大起來了。

何等的恥辱呵！張巡看見霽雲的態度如此，恐怕他爲不義所屈，高聲喊着：「我想乘機做些工作呵！現在將軍既然這樣說，我豈敢不從！」霽雲微笑着很坦然的回答。

於是張巡和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時被賊所害。這時張巡年紀是四十九歲。

張巡的治軍，號令森嚴，賞罰分明；和部下同甘苦，共寒暑。他不分將士一體，同仁，都一樣的待遇。將士有臨陣後退的，張巡已立在背後說着：「我在此地，請你爲我決鬥。」睢陽的守軍雖然祇有六千多人，但是受了張巡的感化後，作戰時都勇往直前，以一當百。所以能夠困守孤城，抵抗幾十萬的賊軍；和令狐潮尹子琦大小四百幾十次戰爭，殺死賊將三百員以上，賊兵十餘萬人，支持了十個月之久。

① 初守睢陽城時，戶口不下六萬。城破時，合城只剩了四百人了；全體都情願犧牲，更沒有一個肯投降的。但是終於保全了江淮一帶的土地。

中華民族
英雄故事

張煌言

崇禎時與錢肅樂(一)起事
寧波(二)之張煌言,紹興(三)
破時,煌言收餘衆,甌海上,往來
舟山(四)廈門(五)間,順治(六)
己亥,鄭成功內犯,以煌言爲
前鋒,後以鄭不急攻,竟至敗績。
初,煌言自乙酉(七)倡義,以
後,據山蹈海,艱苦備嘗,其間三
入長江,登金山(八),掠瓜洲,儼
徵,師徒單弱,迄無成績,如是十
五載,鄭成功全師北出,以煌言
執絙江上形勢,推督前部,時敵
於金焦(九)間橫鐵索,絕流夾
岸,列西洋大礮,守禦甚嚴,煌言

當明朝崇禎殉國後,各處勤王的義兵時常舉起事來,可惜總被強敵摧殘盡淨了,好像給強敵沒影響的一樣。祇有同錢肅樂起事於寧波的張煌言,很實在地給予強敵一個碩大的打擊。

他——張煌言——和錢肅樂舉事失敗後,錢肅樂自殺了;他逃得了性命,就在奔波的途中陸續招收了殘餘的夥伴,結隊隱居在海島上;他們住在海島上,往來舟山廈門之間,比較還能自由地可以活動,就在這時敵人不注意的時候,又召集了許多志士,預備大舉。剛好,鄭成功也領兵向敵人進攻了,同時暗地裏來和煌言接洽並請他爲先鋒,於是就在這場合下,煌言就與兵向內進取了。

在公元一六四五年煌言起義的時候,曾在長江一帶作有力的而且有五五年之久的活動,對於該處的地理形勢山水途徑底瞭瞭,當然是非常熟悉的面瞭如指掌了。曾有三次衝入長江的金山、瓜州以及儀徵各處的機會,這

引舟入江，乘風溯流而進，方過焦山，風急甚，急叱舟人斷索鼓棹，兩岸礮轟如雷，彈飛若雹，重艦百艘，得至金山者，十有七艘而已。翼日延平（二）克復瓜州，將濟師鐵筏（二）煌言請獨率標下直搗觀音門，以制留都之援。將至儀徵，吏民實版圖來迎，鶴首（二）所過，一二遺老皆具瓣香相送。次進六合（三）得報知潤州（四）已下。

當是時煌言意延平由陸逐北，不三日當達石頭（五）不料仍由水道，海船行遍，抵觀音門之次日，見陸信杳然，乃仍移泊江浦，發輕舟，先上焦湖（六）比延平至，達七里灘（七）方與

時敵人正在金山焦山間築堅固的防禦工事，想封鎖長江，一面再領兵向南方侵略，鄭成功覺得這時機的難得，就非請熟悉長江沿岸形勢的張煌言擔任先鋒的重任不可。當然，愛國的張煌言就慨然應允了。

很勇敢的壯士出發了，分水陸兩路並進，到處受自己的同胞底擁護，聲勢着實浩大，這樣地轉戰到金焦一帶。

這時金焦間敵人正努力地在建築障地和水上防禦工事，竟用大鐵索橫斷着長江，想拒絕絕水上的交通，倘若有了他們的敵人從水上進攻的話，他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敵人殲滅了。況且在兩岸還有西洋大礮埋伏着，可以施放，萬一有鐵索失去效力，兩岸發起大礮的威來，也可以得着莫大的助力，況且江上的鐵鍊防備着是多麼牢固，是萬無一失的完密佈置。但是他們那裏知道有壯氣有正義的軍隊，是可以戰勝無理性侵略主義者底強韌的礮火的。

煌言既然領了先鋒部隊進攻，明知敵人的防禦很難摧毀的，但他們有的是勇氣怕什麼，終於駕起百餘艘戰艦趁着風潮進攻了。在過焦山的時候，因為風很大，就叫同船的把繫風帆的索快斷去，一面努力的用划槳撥水前進，

之商略攻建業。(一)而上流捷
晉至矣。成功以蕪湖爲江防咽
喉要地，屬焯言統本營戈船往
赴。臨發，焯言謂成功曰：

「師久易生他變，宜乘朝氣，
分兵襲取旁郡，邑使金陵一
心爲孤注，(二)然後以全力
搏之，不可先挫銳於堅城之
下。」

成功唯唯。七夕，(三)至蕪湖
傳檄郡邑，致書縉紳，大江南北
來歸者數十城。四方豪雄，往往
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禡、禡
相應。既降寧國，(四)方謀直取
九江，詎料成功忽棄焯言前語，
不急進攻，又師無紀律，敵人攻
環，竟至大敗。焯言既得報，益以

可是危險的時候到來了；在兩岸的敵人竟把兇狠的猛烈的礮火集中着向
這方面的船上射擊過來。

轟轟轟的礮聲像雷鳴似的吼起來了，彈丸像飛雹似地射過來，這時候悲
壯的慘劇就在礮火的威脅下演出來。張焯言帶領的百多艘戰艦，給敵人毀
滅了半數以上；但是終於給奮着熱血恃願犧牲的壯士們獲得登岸的成功，
他們在努力奮鬥下克復了金山，第二天，就接連地克復許多要地，同時鄭成
功也把瓜州克復了，將去圍攻鐵壘時，焯言就請獨率自己的部下直去襲擊
觀音門；一面張自己的聲勢，一面在沮遏敵人的援軍。

焯言將到儀徵的時候，儀徵的官和民早將版圖送上來迎接他們了。他們
不費些微的兵力，袖手克復了儀徵。從此焯言的仁義之師所到的地方，總有
一、二個遺老率着民衆燒着香來迎送。從此在進展的路上非常順利，六合、潤
州也相繼克復了。

這時候，焯言還以爲鄭成功一定從陸上向北進取，不上三天總可以到石
頭城了，誰知道成功仍由水道進行，所以進動非常遲緩，以致失去許多好機
會。焯言過了相當的日期，到觀音門的第二日，仍聽不到成功在陸上的消息；

爲我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以故退治蕪湖，彈壓上流，更不料成功廢往，井瓜澗（四）棄之而走矣！

時煌言進退維谷（五）不得已西趨鄱陽（六）欲號召九江義勇，爲再舉計，詎人心渙散，繼且師潰，銅陵（七）棄舟登陸，追擊至，卒突圍出，回顧左右，止一僮自隨耳！

煌言既脫，乃易服變名，自英霍山（八）中灑大天台（九）開關（十）百折，得還海壩，樹蘇晴角，舊業稍集。聞鄭氏新得臺灣，兵勢復振，乃遣客羅之慕者說吳世璠，成功不難，未幾，成功死，煌言益無所向，乃散遣其衆焉。

他又移轉到江浦停泊，在疑慮不決的煌言終於乘了快船，先上蕪湖去探消息。等到鄭成功到達後，再到七里灘洲才同他商議進攻建業的方略，正在商議時，在上流的我軍打勝的好消息報來了。這時使煌言成功多少興奮。

成功以爲蕪湖是江防上咽喉要塞，就吩咐煌言統率本部船隻去防守。煌言就依了成功的話，領兵前去蕪湖。

「我們的軍隊應該乘着現在戰勝的銳氣，分兵進取附近的城治，務使南京的四面斷絕敵人的救援，成了孤獨無援的形勢，然後再以主力襲擊，就閉不了多大的時日可以獲得南京的。」

「倘若我軍慢慢地進取，一等到氣勢衰頹，那就不容易進展了。要知道『師久生變』的名言呵！同時，南京防禦堅固，一時不能突破，倘若我軍以披銳執堅的姿態去攻擊敵人，能夠一鼓成擒，固然很好；倘若一時不能夠的話，卻要防到自己方面的失去銳氣，因爲還沒有破敵而先失去自己的銳氣，這是於軍不利的。」——這話應該切實的記取。煌言在出發到蕪湖的時候，和成功說。

當然成功唯唯聽從。可惜，這不過是表面的應允罷了。

海中有島名懸圃，荒僻，居人其陽多淺港，其陰皆峭壁，燿言與親信數十人結茅其下。而鳳旆浪楫，出沒台寧（三）間，莫有知其處者。

又書蠻獠以塊、醜、諫，舟未至二十里，即猿鳴木杪。後以乏食，遣人至普陀（三）世羅，蹤跡始露。舊屬貝、利、實，以夜半從山後懸藤躡巖而入，輒歸寧、波，乃賦絕命詩曰：

一海甸羅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

柯江（三）只繫麗、光（三）釣、震、澤（三）手、難、避、滄（三）船。
生、成、鴻、毛（三）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七月七日，燿言到達蕪湖後，就傳檄四方，並對於四方的紳士下了一番忠告；經過這一番宣傳後，長江南北來歸附的不下數十城。同時各處英勇的壯士也都到燿言這兒來歸附或來請他指揮的。

寧國又被克復了，就想直取九江。這在燿言的意見中是很有把握的。那裏知道鄭成功仍舊遲遲的進取，毀廢了燿言的話，因了不立刻進攻，終於把軍士們弄得驕傲而無紀律，同時又失去了英勇的銳氣。結果被敵人乘隙反敗，打得大敗。

這消息達到了燿言的耳中後，他總以為雖然失敗，也不過偶然失算罷了。決不至於立刻上船揚帆退去的。所以他暫時退守蕪湖，壓上流了。更不料成功膽小，並將已克復的瓜州、潤州也加以放棄向海道退去了。

這是使燿言感到極大的苦悶和失望的。

燿言在這樣的場合下，使他進退維谷，究竟向什麼地方去，真使他無所適從了。但是敵人的壓迫愈來愈利害了，燿言處於外無援助的時候，祇有向西到鄱陽暫為安頓。

在那裏他想號召九江的義勇軍到來，看機會再來起事，誰知道道人心渙散，

魯戈(二六)莫掩將額日，敢望

千秋青史(三九)傳。」

又涌東道上詩曰：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滿

(四)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子氏(四)墓，乾坤

半壁岳家祠。

懶將赤手(四)三分三席，特爲

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來浙路，怒濤豈必

是騶夷？」

後被害於杭州，理忠魂於南

屏(四)之陰。

問題

(一)張煌言爲何要起事？

(二)他的武功怎樣？

(三)他碰到劇烈戰爭的場合

並且軍隊在銅陵也失敗了，他知道大事已不可收拾，就堅決地捨舟上陸。

他幾乎被追兵獲住了；幸而他情急生智，設法突圍而出，這時候跟着他左

右的，只剩了一個小廝。他許多親信人員，大約都被敵人圍住着，不是死就是

傷了罷。

煌言就在逃難的場合下，換了衣服，改了姓名，從英霍山慢慢地逃到天台

來，其中經過的困難，又是一件可歌可泣的事。

他到了寧波台州一帶，就樹起招兵買馬的義旗，於是他的舊部漸漸地又

聚集起來。沒多久，聽到成功新近獲得了根據地——臺灣，兵勢依舊很雄厚

的，或許還比以前更興盛些。

在張煌言的意料中，以爲成功新興起來，當然可以爲自己的一個大幫助，

於是立刻差遣親信羅之慕到成功那裏請他出師。

這是出於煌言意料之外的事情。當羅之慕出發的時候，負着滿意的希望，

但是卻得着一個失望的結果回來。不久，忽然成功的噩耗傳來，愈使煌言的

行動無所準繩了。明知大事的不可復爲，就將已集合的志士遣散了。因爲集

在一起，無所應用無所效能的。

下，他的精神態度怎樣？

(四)他底作戰的計劃如何？

(五)他的國家的觀念怎樣？

(六)他在被捕後被害前的態度怎樣？

批評

我們看了這篇的記載，知道張煌言不僅是有智謀的愛國者，並且是赤膽誠心忠勇無雙，肯犧牲的民族英雄。

他以國家爲前提，所以在作戰時非常英勇，不管敵人有錢，索橫斷着或鐵灘如雷，彈飛若雹的抗拒着，但他始終不顧一切的向前邁進了，終於把這個更凶殘更發虐的侵略給予巨大的打擊，給予特別的警告。所

煌言自己就隱避在名叫懸嶼的荒僻的島上，這島一向沒有居人的，不過形勢是最好沒有了。在島的南面沒港很多，在北面都是峭壁，這是自然賦予的險要底形勢。煌言就和親信的同志十幾人，以自己的能力造了些初民樣子的房屋在這峭壁的前面。他們出沒在風浪裏，有時到台州，有時到寧波，自由自在地度着苟延殘喘的生活。

他們雖然想藉此等到老死的襲擊罷。但是敵人懸巨金通緝他們的命令不可不防；就在島上養了兩隻人猿，以窺探動靜，萬一有敵人的暗襲。

這兩隻人猿已獲得相當的訓練了，在樹梢上遙望着；倘若海面上有來船，距離島上二十餘里的來船，牠們就大聲叫起來。經這番嚴密的防備後，煌言總以爲無妨礙了吧？誰知道弊病就出在這個方法裏。

他們這樣地優游自得地度着生活；不幸，饑餓的侵襲逼來了，就派人到普陀去借糧，因了這一次借糧的緣故，纔將他們一批人的行跡漏了出來。有一個曾做過他的舊屬員的某人，貪了敵人巨大的懸賞，自告奮勇的在半夜時從懸嶼的山後偷偷地扒上山來又從藤葛上越過嶺來到煌言所自結的茅屋裏。

謂予打擊者以打擊就是這時候的張煌言的出人頭地的本領。

在鄭延平不聽他的指導，不應用他的計劃的場合，固然給以強敵一個莫大的緩衝的時機；本來若乘一鼓足氣，分兵襲取勞邑，使金陵成爲孤注一擲的傀儡，那末明朝的復興未始沒有希望的；可惜延平膽怯，一遇失敗，就不能耐，這是不經過大戰的緣故。同時委浩然之氣的確是很難的。

煌言因爲自己沒有強大兵力的緣故，所以祇可聽別人的進退爲自己攻守的準則，倘若他自已有相當動力的話，也不

煌言在昏莽中不知誰來捕捉他，一時也無從掙扎和辨認，終於被他賣己的舊部下捉到寧波來。他眼看到舊部員驕矜的做出許多醜態在他面前時，他實是忍不住了。

「哈哈，我這是誰，原來是你啊！虧你的……現在居然做了我的敵人底功臣了，像你這樣的人，天下是少有的，因爲可以把自己的同志出賣，同時可以來補充自己升官發財底慾望的。你真好，真是一條頂括括名不虛傳的，出賣朋友的好漢！哈哈。」煌言在看到那個舊屬員的那種醜態後故意嘲笑他，同時又咬牙切齒地憤恨着，念出了一首絕命詩來；他的詩是這樣：

「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

桐江只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

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魯戈莫挽將顏日，敢望千秋青史傳。」

在煌言從寧波解到杭州的道上時，他又做一首表白自己素志的詩道：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致弄到易服變名隱居山巖中的。他始不爲利誘不爲威力所屈服，錚錚然一個好男子，一個清白的鐵漢。

他被執後所賦的絕命詩

已是滿紙血腥，令人酸鼻。他慷慨就義的神態和忠誠愛國的精神，常使人懸懸地在腦裏不忘记這位因愛國而殉身的民族英雄呵！

注釋

(一) 錢謙益，字希聲，明崇禎鄞縣人，崇禎十年，成進士，曾任太倉知州，爲人忠誠廉明，後在紹興起兵，破甯樂，穿着冠帶坐在堂上，並爲文自祭，吞金屑自殺。(二) 寧波，現在浙江鄞縣。(三) 紹興，浙江紹興縣。(四) 舟山在浙江定海縣旁一個小島，屬定海縣，清道光二十一年，被英國海軍佔據，總兵葛雲飛殉難和議成後，雖依舊歸我，但有不得割讓他國的條件，地處險要，實在東海上綏隆屯煤或避風的要港。(五) 廈門，在福建同安縣東南，現在改爲思明縣。四周羣島羅列，風景絕佳，清道光三十年時，南澳條約開爲沿海五口之一。(六) 順治，清世祖年號。己亥是順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七) 乙酉，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八) 金山江蘇鎮江縣西北，舊在江中，現在四無沙漲，成了陸地。(九) 金陵，就是長江中金山和焦山。(十) 延平就是鄭成功，因功永曆帝封爲延平王，永曆軍。(十一) 廣東，

斬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來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

結果終於將名震當時，負着莫大興國素志的民族英雄被漢奸斷送了他的性命。以後有好義的人將煌言的屍體運到南屏山麓以迅捷而妥善的手段營葬了。

現在江蘇鎮江縣子城。(一三)鎮首就是船。(一四)六合，江蘇六合縣。(一五)潤州，現在江蘇鎮江縣就是舊治。(一六)石頭，就是石頭城，在南京西面石頭山後。(一七)蕪湖現在安徽蕪湖縣。(一八)七里灘，就是七里灘，在浙江桐廬縣嚴陵山西，但此處是蕪湖附近的地方。(一九)建築就是現在江蘇南京。(二〇)金陵就是現首都市(南京)。(二一)孤注，就是誓其所有的意思，出於宋史飛準傳，「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的話。(二二)七夕，就是七月七日。(二三)禱，祭在所征的地方舉行祭禮叫禱，禱就是吉祥的意思。(二四)寧國，現在安徽寧國縣。(二五)瓜洲就是瓜州，潤州。(二六)進退維谷，就是一進一退無所適從。(二七)都陽，江西都陽湖。(二八)銅陵，安徽銅陵縣。(二九)芙蓉山就是天柱山，在安徽省霍山縣西。(三〇)天台，浙江天台縣北的大山，是仙霞嶺山脈的東支。(三一)關，就是道路難行。(三二)冷，就是浙江省台州(現在臨海縣)寧波(現在鄞縣)。(三三)普陀，浙江省定海縣附近的小島。(三四)桐江，浙江桐廬縣境內，歙港和蘭溪匯合後，流到桐廬叫桐江。(三五)嚴光，東漢餘姚人，字子陵，年青時和漢光武同遊學，在光武即位的時候，他就隱姓埋名不見了。漢光武差人尋得，叫他做官，他不願就，耕於富春山，在桐廬附近有嚴子陵釣臺。(三六)嚴潭，是湖名，就是江蘇浙江間的太湖。(三七)范蠡，春秋越人，曾助越王勾踐滅吳，滅吳後就趁着船在太湖中漂浮去了，自稱陶朱公。(三八)鴻毛，輕的意思。(三九)魯戈，就是魯陽公處戈，將日撥回來的故事。(四〇)晉史，就是記事的史。(四一)四子湖，就是浙江杭縣西湖。(四二)子氏，就是子謙，明朝錢唐人，官至兵部尚書。(四三)赤手，就是徒手。(四四)南屏，就是浙江杭縣的南屏山。

史可法

北都(一)既陷，莊烈帝(三)

殉社稷，四月(三)己巳，報至南

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

尚書(四)史可法方督師勤王

(五)在浦口，(六)諸大臣議立

君，而福王與潯王(七)俱以避

賊至淮安，(八)倫序當屬福王

而以德則潯王賢於是立親立

賢之議起，諸臣久不能決，(九)

乃移牒可法。時鳳陽(二)總督

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

與劉良佐等結，亦致書可法，可

法不能決。

時士英撥兵於外，與諸將送

中國缺少的那種人材？誰都知道缺少民族英雄。因了這個原因，所以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非常薄弱。一個可以稱為民族英雄的人，必具有他的特質；他的愛國愛同胞的熱忱，必比平常人的高，他的民族意識，也必定比平常人來得強烈。因此，他的人格，就和平常人不同了。他能够在他的行為上，表現出他的特殊的精神，和偉大的事業。

倘若現在的中國人民，個個都有了民族意義的話；那末全中國的人民就個個都知道愛國愛同胞，人人都是民族英雄，中國前途，纔有復興的希望可獲得。在我國歷史上的古人，他們有偉大事業和不滅的精神，可使人景仰，可為我們模範的却要推崇明末時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明朝在武宗時，就有內憂外患民窮財盡相煎迫了；外面又受異族的侵陵，內部有盜匪的橫行，真使得人民無法可以謀生。像大盜劉六劉七的一班人，差不多都是那時候唯一的產物，他們常出沒於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安徽等

福王至儀真，(二)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三)乃以福王名告廟。乙酉，迎王於江浦。(三)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四)王素服角帶哭，未幾監國乃以史可法馬士英等並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可法仍掌兵部事。

可法既奉福王監國，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不設錦衣東西司府，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且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爲可法所與，乃以七不可書(二)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

地；雖然在後來總算救平，但已傷失了多少元氣。到世宗時，裏面除了盜匪復興外，更加重外患的逼迫，像俺答的在北方報驚，像倭奴就在南方入寇；連年防備，以致財政空虛，於是祇有藉了徵求軍餉的名義，加重了賦稅，於是卻引起一般人民的怨恨。到了崇禎登位，就遭逢陝西大飢，流寇也因此四起了，像張獻忠、李自成、高迎祥等做了首領，分道進攻。在崇禎十三年時，李自成攻取河南，這時河南正鬧着飢荒，米糧的貴，實在是少有的，差不多一斗穀足值萬錢，所以民衆跟賊的，也逐日多起來，像流水似的，完全會集在一處了，於是賊勢也愈加猖獗了。十七年，李自成進逼北京，在三月中京城淪陷，崇禎就因此吊死在煤山上。這時候吳三桂鎮守三海關，聽到李自成圍京師，就立刻帶了兵來應援了。但走到半途，中就聽到京師已被自成攻破的消息了，這時候的吳三桂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在此時的君主，年紀還很小，卻有鄭親王濟爾哈朗和豫親王多爾袞攝政。當時他們對於關外的環境關係正愁得沒人牽引，突然聽到吳三桂來投降，那還有什麼話，真喜出望外了；多爾袞就乘此良辰不再的時機中，直入關內就到北京駐屯了，同時，又把世祖遷都到北京。當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的時候，思宗就因此自殺，可是太子也失踪了。這時

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陽。
（二）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并
聽節制。

十五日王即位於南京。

時諸將爭（一）揚州，王命可
法往解，劉良佐、黃得功、劉澤清
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
掘坎千百，埋暴骸，且日謁可法
帳中，詞色俱變，汗流浹骨，可法
坦懷待之，接禱以溫語，傑大喜
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甲
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
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
（二）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
州。

初高傑屯兵瓜州，可法復置
得助於儀真，以陰相牽制之；及

福王由崧，潞王常淂，都避難在南京。於是南京卻成了明朝的軸心了，雖然這
時候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

因爲沒有國君的時候，南方諸臣就議論着立君的主張來；可是爲了主張
立君的緣故，於是就發生了立親立賢的兩派的主張來，倘若是立親的首當
其衝的就是福王；立賢的卻要屬於潞王。終於紛爭興起，各有理由，終於不能
決定。於是到史可法跟前來決定了。這時候史可法以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督
師來勤王，軍隊已到達浦口。他聽到立君的問題，首先主張立潞王。

這時候鳳陽總督馬士英想利用福王的闇弱昏庸，便暗地裏和劉良左等
締結密約，他也故意地來通知史可法，這時候史可法看得兩面爲難了。

結果，馬士英握着兵權的緣故，就逼着兵威來脅迫諸臣，這時他竟獨斷獨
行，把福王送到儀真來；同時在江北連營屯兵，來威脅諸臣，不怕不從，終於大
家逼於他的兵力，不得已，只好把福王立了起來。先以福王的名字到太廟去
告知，就在公元一六四五年到江浦去迎接了來，並且大家都到龍江關來接
待。

這時候的福王似乎還有些清醒的樣子。他也居然穿着素衣角帶，在哭泣。

是查宋二之總兵黃廣之在，
黃輿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
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出揚
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
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兵於中道
邀擊之，得功行至驢方作食，
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錘，飛矢
雨集，馬蹶，騰他騎馳，忽有驍騎
舞槊突前，得功大呼反門，挾其
槊而扶之，人馬皆靡，復殺數十
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
不敢進，遂疾馳至軍得免。方門
時，傑督師檣儀，得功兵頗傷，
而所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
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可法往解
之，不可，會得功母喪，可法往弔，
因語之曰：

先帝的慘死，沒多少時候，他總算以監國的名義自居了。同時任命史可法、馬士英等為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可法一面仍掌理兵部的事理。

福王在這樣的場合下立了起來；馬士英的目的也達到了；這時候，他很想把忠正的史可法排擠出去督師，自己很希望獲得個丞相做做。湊巧，史可法在擬訂各種新創的制度和改革一切惡劣的舊政，同時又把錦衣衛等軍士，完全要入伍操練；這樣，可以訓練出許多許多的懂得軍事常識的志士來。爲了這些小事情，他——馬士英，以爲可法專權，心中大大地不安起來，一面暗使高傑奏明福王叫可法到外面去督師，一面自己又將當初錢謙益等所擬的「福王有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的七不可的事情奏知，同時自己就擁着重兵入閣來辦理一切事務，忠誠熱心的史可法就被他們的暗算安排，排擠到外面去督師，——到淮陽去督師。

十五日福王祭告天地和太廟後，正式的在南京即位了。

在前的時候，有一天，朝廷開會，討論戰守的問題，可法勸福王素服郊次，發師北伐，昭示臣民，以必復仇爲懷。當時福王問誰能出任監守？有人公推馬士英，士英不肯去，於是輾轉推可法，可是可法因鑒於國事的緊急，絕對不應推

「土橋之役，無論賢愚，皆知
傑之不義，固非將軍之罪也。
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
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
下也。」

得功色稍霽，終以殺亡多爲
德。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
爲其母贖。(二)得功不得已，聽
之。

初，史可法出巡淮安，聞劉澤
清人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
馬士英靳不發。可法趣之。因言
「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
賊復讐，舍餉無議論，舍治兵
無人才。」優旨褒答而未能行。
可法議分布諸將。(三)並以
君臣大義曉示傑，傑感其忠，奉

議，當即慷慨地答應了。

「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乎？」可法在
答應這艱巨困難的問題後，又說了幾句話。同時就出師向淮陽進取去。當時
有個大學生盧涇，聽到可法將去督師的消息，就立刻率領着幾位同事上疏
力爭，同時他又說：

「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這幾句話說得多少痛快淋漓，可惜昏
憤的福王，不足以語此，真使人氣爲之沮喪了。

這時候朝廷中馬士英專權，又引用魏忠賢的羽黨阮大鍼，於是這個一進
朝門，立刻把國是弄得更黑暗了，於是朝野上下，議論紛起了，當外患如此緊
逼，干戈擾攘，國家存亡，間不容髮的時候，又把舊事重提，鬧起黨案來了。又加
昏庸的祇貪安逸的福王，更不知怎樣叫做非常時期，怎樣叫做國難，他非但
不去臥薪嘗膽的那樣刻苦自勵，並且還只顧修葺宮室，挑選淑女，聽戲喝酒，
忙得不可開交，那裏還會有工夫來看軍國大事，當然的，所謂國是一律摒除
在外了。因此馬士英阮大鍼兩個不是東西，就竊得權柄來行施職權，狼狽爲
奸，鬧得人民雞犬不寧了；至於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黨同伐異，殘害忠良，真是

約束，因與謀恢復。

先是清睿親王多爾袞（二三）

令南來副將韓拱徽等齎書致

可法，勸之降，書曰：

「予向在瀋陽（二四）即知燕

京（二五）物望咸推司馬（二六）後

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

介弟於清班（二七）曾託其手勸

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

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二

八）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

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

君不得書葬，新君不書即位，所

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

闖賊 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

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

平西王 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

無惡不悛。總之遇有關於國家的大事，往往隱匿着不通知，或者有前線來請求撥給糧食的事情，也置之不理，這時稱為堂堂的國家，實在比小兒做遊戲也不如。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麇起千起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這首歌謠，實在是諷刺當時馬士英貪污的照相。

阮大鍼這個壞蛋，人民對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但這種悶氣使膽大一點人受不住，在聽到大鍼快要就任兵部尚書的職位時，終於在一天的夜裏，在司馬堂上有這樣的一付對聯：

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

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

同時還有諷諷馬士英和阮大鍼奸毒底成績詞和諺，詞是這樣：

有福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招，遍地職方多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都出賣。

諺是這樣：

向晉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鷙獸，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元）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時機，聊虛名，頓忘質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三）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做賦，代

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喫酒。

這真是一幅昏君奸臣的寫照。馬士英阮大鍼既然是這樣的作孽，福王又是這樣的胡塗無用，明朝的不亡，實在可謂無天理了，怪不得後來左良玉看到這種情形氣得沒辦法，就帶兵來清一清君側了。他在當時也上了一個疏罵馬士英等，他的疏是：

「……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五木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報，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

就是史可法也爲了當時時局的關係也發了：

「先帝本堯舜之資，適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真切中膏肓，今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僂，或以可用之才，一嘗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

上面的一疏，環境已壞到這步田地，國是還有可爲的希望嗎？但忠正誠摯愛國愛民的史可法，雖然屢次上疏規諫，但終於奈何不得馬士英和阮大鍼

爲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三）耶？夫闖賊俱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回鑿，特伸大義，今若擡號稱尊，便（二）天有二日，儼爲助敵。余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

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三）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三）矣！

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入（三）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命，（五）篤念故主，厚愛賢

的蒙蔽和欺騙的手段；況且福王又有着天字第一號的昏庸！

這時候黃得功劉澤清高傑都想爭先去駐紮揚州，高傑先到，在強硬的態度下要進揚州城去，但揚州的百姓明知高傑是個暴虐凶惡的頑徒，就緊閉着城門不去理睬他，高傑得到拒絕的答覆，在絕度忿怒之下，就在四鄉大肆虜掠和殺戮起來，真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了，這時，城中聽到這個消息，愈加恐慌，愈加堅守了城門，高傑又盡力攻城，結果，攻了月餘，依然不能攻破，同時高傑的攻勢也漸漸地緩和了，這時候劉澤清也在淮上大掠起來，終於也被臨淮方面所拒絕；這樣地搗擾不休，鬧得朝野震驚，當時在沒辦法中想出了請史可法去調解的方法。

史可法生平正直，素來大公無私，對人誠懇和藹而且直言不阿的，因此他的威望與日俱增了。於是人們對他恭敬的心思，也油然而生了，所以諸將來自相殘害兵聯禍結時，祇要他一到，就戰雲四散禍祟頓消了。且得功等素來敬仰可法聲名和行爲的，果然，可法一到，大家都很真誠的聽他的勸導，劉良佐，黃得功，劉澤清，當然一些沒反對的思想和行爲。在這方面的事情完畢後，可法就到高傑這兒來。

王宜勸令削髮歸藩，永設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礦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 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存乎西（三）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河未定，而兵已渡河，可爲股鑿（三）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始終，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

高傑素來畏懼可法的；他一聽到生平所最敬畏的可法來了，真慌得他手足無措了，眼看得遍地屍首將如何辦？他在百忙中想着了一個連夜命兵士掘了千百個坑，將所有暴露着的屍體完全埋在坑中來滅他殘殺的形迹。

在第二天他抱着畏懼、恐慌、慚愧的心思到可法的營帳裏來干謁。可法假裝着不知，依舊很和藹的勸解他；但高傑當看到可法後，神色也變了，言語也囁囁着說不出來，坐立也不安起來，同時混身在流着汗，種種行爲和動作都有些不自然起來了。既然可法以和藹的態度對付他，他真出於意料之外的收穫了如何高興的情緒來。

因了可法的寬恕，卻把高傑的態度又稍稍地變爲放浪了些，同時看待可法也沒有以前那樣敬仰了；一方面暗地裏就用甲士來防衛自己，一方面將所有的「文」「檄」必須自己親眼看過纔通行。可法很平和而且毫無有某種意念存在心中的那樣子，很直爽的寫了一篇叫高傑到瓜州屯兵的上疏。

高傑看了這一篇疏，心中非常高興，自然地被可法的人格所同化了，又逐漸地對於可法起了偉大的信仰。

子所多，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開明教。江天在望，延跋爲勞，書不宣意。」

可法閱畢，心不爲動，旋遣人答書，歷引史事以聲折之。書曰：

「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

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

滿洲汗（三）攝政王殿下：南中

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倭僂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談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權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

當時諸將若沒有可法親自去調解的話，那末這些鬪爭將不知到什麼時候結束！

在高傑往瓜州屯兵的時候，可法自己已被任命爲揚州開府，一面又使得功駐紮在儀真，暗暗地在牽制高傑。這時有個登來總兵黃蜚，將到任的時候，寫了封信到黃得功這兒來請他借些兵來預防非常的事宜；因爲黃蜚和黃得功同姓，互相稱爲兄弟的緣故。

得功接得他的信後，自然履行他的義務，就親自率領三百人馬從揚州向高郵方面進行去迎接黃蜚。

高傑本來有些疑忌得功的，他探聽到得功帶領人馬向高郵進發的消息後，他疑惑得功一定來打算自己的，也就派了精兵埋伏在中途等得功過來，立刻加以襲擊。可是在得功這兒，根本不知道高傑會起這樣中途埋伏的壞心思來。得功走到土橋的時候，剛要飲食時，突然間埋伏的軍隊全隊起來了，這是出於不意的襲擊，使得功失去了預備抵敵的機會來。得功在百忙中連忙上了馬，舉着鐵鞭來和伏兵爭鬪，但是亂箭如雨樣的集中着射過來，使得功失去不少的戰鬪力，同時所騎的馬都被亂箭射中，跌倒在地上。得功在這

左，竟忘君父之冤，敬爲貴國一
群陳之。

吾大行皇帝，^(三)敬天法祖，
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
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
法待罪南樞，援救無及，師次淮
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
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
朝，以爲泄泄^(四)者之戒，亦奚
能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
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
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五)立
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
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
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
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
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

危險萬狀的時候，就顯出他相當的能耐來。剛在坐騎跌倒的時候，就一個轉
身躍上了旁邊另一匹馬，就向寬闊沒有埋伏的地方跑去了。這時忽然有驍
騎舞着槊，直接向着得功身後刺來，得功覺到這個暗害的舉動，就在敵人
防的時候，大喝一聲，竟把來將的槊奪了過來，反身一槊，立刻將敵人結果了
性命。他又回來再殺死了數十人，於是纔解了臨時的危險。在敵不注意的時
候，就跳在倒敗的牆壁裏面，大聲的呼號着，追者不敢進逼，於是得功就在這
個場合下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來，暗暗地蹣到另一邊，以極迅速的手段跑
到自己的軍中來，纔得免去這個危難。

可是，這方面正在征鬪的時光，另一方面高傑就暗暗地領了軍隊去偷襲
儀真，得功的軍隊因爲沒有準備，死傷的很多，至於得功親自帶領的三百騎
都在爭鬪時陣亡了。

這場怨氣是誰也受不住，就上疏到福王跟前來申訴並聲明情願和高傑
決一死戰。福王看到這個疏後，就知道這件事的排解又非史可法不可，終於
又請史可法前往和解。

這回事情幾乎史可法都沒有勸解的餘地，黃得功堅持着自己要和

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於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盛國。迨臣民伏闕，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補梓數十萬章，臣三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尅日西征。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資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謂雜髮（皇）之令，示不忘本朝。等舉動，振古維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闕，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

比試一會的主張，雖然經過可法再三勸誘，但是無法可以挽回得功的硬心腸。

這時候也逢得非常巧；得功的母親死了，可法在弔喪的場合下，就等着機會，向得功解釋；果然有個機會給可法握住了，就向得功說道：

「士橋的一場戰事，不論誰，都知道是高傑的不義，對於你自己是一些沒有責任的。

現在，將軍爲了國家的緣故，放棄了自己的忿怒，並將一切忿怒和罪惡歸入高傑，那末將軍將收穫到名望盛傳在天下了。」

得功經過這番勸勉後，顏色稍稍地和悅起來，但終以死傷太多引爲憾事。於是可法就叫傑賠償得功的馬匹，又出了千金，當得功母親的奠儀。得功再不能堅持原來的主張了，終於接受了可法的勸告。這個爭執的結束，倘若沒有可法做調人的話，恐怕他兩人一定要來一番角逐才行，但在爭鬪的場合下，兩虎必有一傷，那末爭鬪的機會，也不止這一次，可是明朝的殘局恐怕早已結束了吧。

當初，他出巡淮安視察劉澤清人馬，公務完畢後，在回到揚州的時節，就向

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饑饉，
(四)遣使告師，兼欲請命鴻臚，
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
江淮，乃辱明譎，引春秋大義，來
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
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
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
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
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
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
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
召忠義？蔡陽綱目、四書、陸事、
欽，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
中興、不廢、山陽昭烈、晉、
魏、懷慶、亡國、晉元、元、
嗣基、徵欽、蒙塵、宋高、續統、晉、
是於國仇未弔之日，亟正位號，

南京去餉糧，以爲發展進取的資本，但是可惡的馬士英很刁頑的偏要掣他的肘，偏不發餉，可法一面三，再而三的催索，同時又上疏申述取餉的理由是：

「現在事勢更不能和以前相比擬了，必定要有專主討賊復讎的人，但是討賊復讎，先決問題，卻要先籌足糧餉，倘若沒有糧餉，一切的事情就無用討論，糧食充足遂可以講治兵，來訓練人材。」

但是祇有一個稱贊他的計策的旨意，結果仍不能實行這個建議。但從這裏可以窺見他奮幹精神的一般了。

可法再議分佈諸將防守地的策略了。上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守徐州，賀大成鎮守揚州，王之綱鎮守河南，李本身、胡茂、顧、隸、屬、高傑部下做先鋒，又叫劉肇基駐屯高家集，李棲鳳駐屯睢寧來防河，又任用張天祿屯兵瓜州，做關標的先鋒將。同時又將江北軍隊分爲四鎮，叫劉澤清駐淮，北經理山東，高傑駐泗州，經理開中，劉良左駐臨淮，經理陳杞，黃得功駐廬州，經理光固。這樣的佈置，是多麼周密和完備。但是在形式上的布置固然好看，而實際上卻一些沒效能的。原因是這班驕兵悍將，只知道爭權奪利，佔據地盤搜括民財，因此

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崇幸蜀，至二太子即位靈武，至三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職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爲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葭榆以金；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蓄念世好，兵以義勸，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伐蒙難，棄好崇讎，觀此幅輿，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

利權的不能平均，常有互相殘殺的演出。雖賴可法從中調停勸勉，也不過暫歇一時的忿爭罷了。況且諸將多以自私心的驅使，終於不能合作。像這種閱牆形勢的出現，實在使赤誠愛國愛民熱心期望的史可法多麼傷心呵！難怪史可法常爲這事急得流涕頓足呵！

當時高傑駐紮在揚州時，是一員多麼跋扈的健將呵！但經過史可法開誠佈公的勸誘，又以忠誠愛國的大義昭示他，終於將這個頑強的高傑竟被史可法的人格、行爲、思想等等所感悟了，情願遵守他的約束。史可法見他有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大徹大悟的決心，於是就和他談談如何可以恢復的計劃來。這四鎮中以黃得功最忠勇，高傑和左良玉最強悍；左良玉駐紮在漢口爲巡撫何騰蛟所努力，高傑移駐徐州爲史可法所用，這幾個人正想奮勇自救，來救國了，尤其是高傑且上疏請出師北征了。但馬士英弄權妒賢害能，漸漸地使在外面的各將士解散了，一方面固然不直捷去收復失地，同時且互相殘殺開始了。

這時候史可法督師在外，諸軍因糧餉的不足，大起恐慌。不久，河上告急，朝廷在急忙中詔劉良左、黃得功領兵去扼阻潁壽。高傑進兵歸徐，在高傑的軍

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勳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諫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今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普天之憤，則貴國義闡，照耀千秋，本朝圖報，唯力是視。從此兩國世世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三）乎？至於牛耳（四）之盟，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

隊開拔到睢州的時候，卻被評定國設下酒宴，將高傑灌醉，害殺了高傑的部下。於是大亂起來，亂屠睢州近旁的二百里地方。可法聽到這個惡耗，使他流涕頓足，大叫着「中原不可爲了！」就趕緊來徐州來處置一切，又分別辦理善後的事宜，但是大梁以南的許多地方都歸清軍所有了。

弘光元年四月一日，史可法正在揚州督師，聽到清兵已攻陷山東河南河北等地，就決定移軍泗州防護祖陵。在未動身之前，又接到朝廷的命令，要可法和得功等，星夜提兵渡江，去抵禦左良玉的叛兵。左良玉本是勞苦功高的勇將，眼看得馬士英阮大鍼專權，蒙蔽福王，狼狽爲奸，可法在朝時，他們還知畏懼，等到可法出去督師後，那末朝廷是他們的舞臺，賣官鬻爵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終於在無所忌憚的場合下，公行賄賂，弄得政治腐敗，人民怨恨，實在忍無可忍了，就舉起兵來，以清君側爲名。馬士英只知假福王的名義調兵去抵禦左良玉的兵，北方的勁敵，竟置若罔聞了。當時，可法立刻上疏去爭，告以左良玉的兵不過要除朝廷中的害羣之馬罷了，絕對不敢和皇上爲難的。若泗州不去加以防護，那末清兵一到，立刻亡國。同時他又大聲疾呼地致書馬士英，請他增兵遣將，注意江北。無奈福王不聽，士英不理。並且士英還大聲叱

抵燕，卒盤盪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淚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四月十五日。」

多爾袞接書，知可法無降意。

十七日復連報五函，可法皆未啓視，次第投諸水。時山東、山西等郡縣，逐一平定，乃命陝、魏、王、阿、格、帥、西、討、李、自、威、陳、說、王、多、鐸、帥、下、江、南。可法聞李、自、威、敗、還、陝、西，決策北伐，高傑徑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爲經

罵別人，似乎他很有理由，很有見解似的。當大家議論防禦清兵和左兵的時候，大多數都主張江北兵不能撤退，而且要積極地增加淮、揚方面的實力。但是士英始終不爲所動，並且說了這樣的話：

「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

虧他做了一朝相國，說出這些夢話來。他竟想和清締結和約，而認定左良玉是他生死的對頭。果然左良玉的確是他的冤家，但是清兵何嘗不是他的讎仇呵！

可法在萬不得已的形勢下，只有領兵來援助所謂朝廷去勦滅叛軍的行伍中。剛到燕子磯，聽到得功已把左良玉的軍隊擊敗了，就立刻退回天長，可是變化起來了，而且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清兵已佔了南方諸省，並且到了盱眙了。

在以前清朝睿親王多爾袞命下的副將韓、推、徽等齎書送給可法，勸可法投降，這封信的內容是：

「余向在濟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鄙人土附交，

略中原計。

時諸將各分汎地，擇便利者。

自王濬營（吳）而北，至宿遷。

也。最扼要，諸鎮不敢任，何洪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

先時何洪以自成未滅，上疏

請頒討賊詔，疏曰：「昔晉之東

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

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

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

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

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流泣，紳

士嗷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

緇，文倍武，媼頌成，暮氣矣！河上

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

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

讞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

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

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闕賊李自

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

陞，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驅近日之小嫌，嚴整魏

豸，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

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易。勛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

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

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且夕，弗

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余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

及先人，我國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

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

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

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隱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驕，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曠可漢置，臣恐恢復無期，卽偏安亦未可保也。

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

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余將循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

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審龜矣。

余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仲義討賊，與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勿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俾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這麼一篇洋洋數千言的信，先責以大義，再勸以利害，非脚跟站得穩，沒有

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詔藹，特將加恩一款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至濫，燭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勵。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諭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罷罷；朝夕之燕衍，至少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亦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仇，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激，天可回。」

不搖動的。但我們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早有成竹在胸，讀了毫不爲動。復信時，不但^不屈，而反責以不應乘人之難，乘火行劫，及爲德不終的大義。今將復書寫在下面：

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滿洲汗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儀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寃，敢爲貴國一詳陳之。

吾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援救無及，師次淮上，凶閭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能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

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極之，常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四人之頭，爲任事不忠者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而士英第取倭旨報之而已。比清兵南下，攻陷孫宿，(六)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殺防河將士功耳。」慢弗省。而明主昏庸益甚，馬士英專政亦愈烈矣。

可法督師揚州，江北四鎮，高傑駐瓜州，黃得功屯儀真，劉澤清軍淮安，劉良佐守壽春。(六)高傑既駐瓜州，可法益誠待之，尋以君臣大義，久之傑大感

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於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議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慶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尅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礫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闕，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篋筐，遣使告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其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味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於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

無奉約東四鎮中以廣得功最忠勇而傑與左良玉兵最強。左良玉口爲巡撫何騰蛟所用，高移駐徐州，爲可法所用，皆欲奮勇自效，而傑且上表出師北征者，而馬士英忌賢嫉能，諸將解體，既遂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於內（六二）也。可法流涕頓足數日，「中原不可爲矣。」是時，可法如徐州，大梁（六三）以南皆爲清軍所有。忽左良玉稱兵犯關，士英悉撤江北兵西禦，並召可法。可法爭之不能得，乃渡江入援。抵燕子磯（六四），聞得功已敗左軍，可法乃急還天長（六五）檄諸將救盱眙（六六）俄報盱眙泗州（六七）皆潰，大將侯方嶽全軍

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以爲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縢，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蓄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伐蒙難，棄好崇讎，窺此幅輿，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勸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國，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普天之憤，則貴國義闡，照耀千秋，本朝圖報，唯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淚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

殉難，遂一日奔還揚州；則城中訛傳許定國兵將至，馮高傑部曲，城中人悉斬樹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可法輜血爲書，請救於朝，亦不應。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六）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不許。十八日清兵大至，以待大砲故，暫屯斑竹園，勸可法降，不從。閏二日，總兵李捷鳳，軍副使高岐願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陣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白守之，作書寄杜妻云：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

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四月十五日。」

多爾袞接到他的信後，曉得可法絲毫沒有降意的顯露。到十七日多爾袞又接連給他五封信，但是史可法都未啓視，立刻投到水裏去了。這時候，山東各郡縣，次第爲清征服了。於是多爾袞就叫英親王阿濟格領軍隊向西進攻去勦滅李自成，又叫豫親王多鐸，南下來攻半壁江山的明朝了。

可法聽到逆賊李自成被清兵逼迫得無法，逃到陝西去的機會，就決意起兵北伐；一方面將四鎮以及各方的防禦都佈置妥當，選調成功後，自己就進軍清江浦，同時又派遣許多官吏到各防地來指導民衆抗戰，同時在開封屯田，預備收拾中原的久計。

在可法到安徽的那時候，就立刻開設禮賢館，想羅致些人才，同時來除去苛政陋俗，來救困難的民衆脫離水火。後來，清國的軍隊開入宿遷，可法就進兵到白洋河來防禦清軍的攻突，令總兵劉肇基去援助他，這樣地和清兵對峙十幾天，互有勝負，但是清兵要想過來實在沒有法想，天天要耗去重大的價值而又得不到一些侵略的進展，只有向後退兵了。因爲再這樣支持下去，

我去否？如此世間，生亦無益，不如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西太爺、太爺、三哥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又云：「死葬我高皇帝陵側。」

越二日，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門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爲參將許謙所救，惟血淚衣袍而已。謙乃擁之出小東門，謹中箭死。遇北騎，問前驅爲誰，告以多親王。大呼曰：「中可法在此。」衆驚愕，執見豫王。王以禮待之，並謂「忠義既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法怒曰：「吾爲天朝重臣，豈可有

於清軍以大不利的，還不如見機撤去，是當時最高妙的軍略。

可法眼看清國軍隊退走了，又上疏請發討賊的聖旨，其中有這樣的話：「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漉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心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濟君父之讎，置諸膜外；億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卽偏安亦未可保也。」

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常誅，曾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詔裏，特將加恩一款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

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志不可屈，願速死。」王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忠。」法厲聲復怒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語畢，慨然就義。

可法死後，家覓其遺骸，天暑蒸發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充其後四方之士，多假其名號而起義者，故人以爲可法未死。

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精悍短小，面黧，目爍爍有光，廉情與下均勞苦，軍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

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勵。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諭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已，亦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仇，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這疏送在福王前面，倘若他還有些人心的話，看到這樣血淚變成的奏章，那裏會不動心的道理，可是永世昏蒙的他，實在和尸位素餐的有何分別？一天到晚只顧想享些現成的歡樂，後事誰願意顧及！憑你疏寫得如何出神，就是滿紙都是鮮血，終於動不了無心腸的福王。

這時諸將也抱着逡巡不進的態度，可法看到如此情形，不覺悲哀而且消極了。常和他的朋友說及，要斬自己和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等四人的頭，以爲不肯忠心任事的警誡。因此他又上疏請諸鎮出兵抗戰。在可法寫疏的時候，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被聞到的沒有不感到悲苦而至於涕泣的。但是麻木不仁的士英，總是用好話來敷衍可法就算了。

力，連敗諸賊。可法爲督師，行不
置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
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
欲置妾媵。乃太息曰：「王事方
殷，敢爲兒女計乎？」在軍中絕
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
殺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
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是
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
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
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
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
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
毋驚相公，須臾，同法寤，聞鼓聲，
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
育言乃免。

注釋

及清兵南下，侵佔天長、盱眙各處，可法到天長，檄諸將救盱眙，沒有一個肯
來。自己單騎向前，不避風雨的向前進。同時聽到盱眙已降清。其他諸將也紛
紛向清國投誠，這時明朝的忠勇的大將只有史可法一人了，但是獨木怎樣
的來支持大廈呵！

忽然聽到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覆滅而且浮橋也失守了的惡耗，就一日
一夜，餓着肚子，冒着雨拖着泥逕奔揚州來。倘若不是愛國熱忱到了沸點以
上的志士，無論如何沒有這樣行爲的。

這時候城中謠言四起，傳說已投降清兵的許定國領了大兵來殲滅高傑
的部隊，城中的民衆慌得不知所措，紛紛拖男帶女搬運家產，不論晝夜地逃
到鄉間去，城中的船隻完全空虛了，可法檄各鎮的軍隊來援助，但是等了許
多時候結果沒有一個到來。可法看到這種情形，使他多少悲憤呵！於是在他
痛恨之餘，咬着皮膚出血，就把這熱血寫了的疏到朝廷裏來請救兵，可是專
事快樂仍舊不顧到危難已在眉睫的君主，依然不聞不問地不肯發兵。

在這樣場合下，試問旁的人還能够像史可法那樣憑着自己的良心來愛
護他的國家嗎？有的，祇有一個總兵叫劉肇基的從白洋河趕來援助，而且很

(一) 北都，就是現在的北平。

(二) 莊烈帝就是明思宗。

(三) 四月是公元一六四四年的四月。

(四) 兵部尚書，官名，是辦理軍機

的大臣。

(五) 勤王，以兵救援王

室。

(六) 浦口，現在江蘇江浦縣

東。

(七) 福王名由棖，潯王名常

潁，福王是神宗孫，福恭王常洵的

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時

乃封爲潯王，潯王是神宗的孫，潯

簡王嗣樞的兒子。

(八) 淮安，現

在江蘇淮安縣。

(九) 立親立賢

議論的起因，爲憂慮若立了福王

恐他要退怨「妖登」和「姦孽」

「移宮」一案的，立了潯王就無

此患，並可邀功，但兩種主張各有

理由。

(一〇) 鳳陽，安徽鳳陽縣。

(一一) 儀真，就是現在江蘇省的儀

徵縣。

(一二) 當時馬士美，利用顧

情願對許定國背着城拚個你死我活。終於史可法的不應允作罷。十八日清兵大至，竟把揚州圍得水泄不通了，同時因爲等攻城的西洋大炮的到來，暫緩攻勢，同時把主力兵移屯到阮竹園裏。一面勸可法投降，可法那裏肯降，過了兩天，有二個膽小如鼠貪圖性命不顧人格沒有節氣的總兵李棲鳳和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投降了。這真是可嘆的一件事。

在那時倘若有一勇士，能够單騎衝入敵營中奪得一匹馬或殺得一個人，就可以得着可法的重賞，雖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是畢竟貪生怕死的人充滿着現實的世界裏呵！二十一日，禮賢館的人也出來守衛了。但是城中不因此而增加聲勢，依舊是很單薄不可靠的局面，可法看到這種場合，知道大局已無法可以挽救了，只好聽天由命吧，這時候，就將全城文武分配着在城上固守，只有舊城西門比較險要而且也難守，諸將不願負這種重大的責任，都推給可法擔任，可法倒也義不用辭的很直爽的擔負下來了。

當時，可法明知死守也是無益，但不得不作一番最後的掙扎，就將副將史德威喚到裏面來，握着手慟哭，誓以死報國了，因爲慈愛的老母在堂，未盡子職，於是就和德威商議，請他做了史姓的子孫，代替他自己的應當要負的責

汪的昏庸，想立了他，就認竊地和劉孔昭、高傑、劉澤濤、黃得功、劉良佐等締結密約，同時以兵從來威脅諸大臣，諸大臣也無法奈何，任馬士英等一般人布置，待佈置妥當了，纔去告知可法，可法眼看得木已成舟了，也就無法可想，也只有得作他們了。

(二) 江浦現在江蘇江浦縣。

(三) 韓江關在江蘇江蘇縣西儀鳳門外。

(四) 七不可的書是兵部侍郎呂大器、禮部侍郎錢謙益、郎中周鏞、僉事雷演

祥、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妻曰廣

等不贊成立福王的，並通知可法，

福王有「食」「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

「干預有司」的七件事。

(六) 淮陽現在河南淮陽縣。

(七) 廣

得功劉澤濤高傑爭先想駐屯於

任。

「相父爲國難死，我也應當同殉，決不偷生在現世的。」德威滿面流着熱淚對着可法說。

「不錯，不過我爲我國殉難，你爲我家而生存，在意義上實在是一樣，雖然我的家事不能和國是比擬的，你實在不應該來推脫，換句話說，你的生存，也就等於我的生存呵！」可法對德威說：

在可法取得德威同意的時候，就寫起信來，交與德威帶到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跟前。這封寫給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的信是這樣：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州，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

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太爺、三哥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又說：

「死了葬我高皇帝陵側。」

揚州，傑先到，在強硬的態度下要入城，揚州的百姓懼傑暴虐，就拒絕他，於是傑就開始攻城了。這樣地月餘，終於不能攻破，攻勢也就和緩了。劉澤清也在淮上大掠起來，臨淮方面也拒絕了他，這樣擾擾不休，福王就叫可法前去和解。(一)瓜州，又叫瓜洲，現在在蘇六合縣東南，也稱瓜埠洲。(二)登州，現在山東蓬萊縣就是登州的舊治，陸就是現在東遼乘縣。(三)高郵，現在在江蘇高郵縣。(四)則，就是現在送喪事人家的禮物。(五)史可法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守徐州，賀大成鎮守揚州，王之傑鎮守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高傑部下佟先銘，又叫華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屯離，以防阿河，任用嚴天祿爲副。

這樣地過了兩日；清兵就直接的逼近揚州城了，他們——史可法的敵人用了西洋的大礮來擊毀城的西北角，果然，在轟轟轟的響聲下，舊城的西門給清軍無情的礮火，終於打破了；揚州城就在這樣的威脅下放棄了。同時可法就用刀來自殺了，卻被參將許謹所救，幸未殺死，但熱血已灑滿衣裳上面了。可法要德威再加刀，但是那裏有這樣任性的人呵！

當時許謹就將可法擁護着向小東門走去；但是許謹在剛出城門的時候，卻被一枝流箭射中要害而死了；可法碰到清兵後，就問他們前驅是那一個人，德威告知豫親王多鐸。

「史可法在此！史可法在此！」可法大聲喊着自己的名字。

大家都有些驚愕了；當時就有清兵前來將可法捕去見豫親王。豫親王就以禮待可法，並稱可法爲先生，一面又和可法說：

「先生忠義已成了；現在倘能爲我們去收拾江南，常有很大的任務請先生擔任！」

「哼！我是天朝的重臣，豈可以苟且偷生來給後人唾罵嗎？我的頭可斷，志卻不可屈，同時也不願作萬世的罪人，我寧願快些死！」可法很憤怒地對着

標帥終屯兵瓜州。(三)多爾袞是清世祖福臨的叔父。(四)藩陽現在遼寧省瀋陽縣。(五)燕掠就是現在北平。(六)司馬掌樞軍旅事情的大官，這時候史可法正任兵部、署的緣故。(七)清班，就是清高尊貴的官。(八)金陵，現在江蘇江寧縣。(南京)。(九)懷宗就是明思宗。(十)就是燕京。(十一)投鞭斷流，比喻軍隊的多，出管帶符堅攻管對石越語。(十二)潢池，就是羣盜爲寇，無重大的罪惡，出於漢書「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十三)著龜，就是用著草龜殼來決疑的，凡事不用疑惑的稱謂「不待著龜」。(十四)細人，就是器量狹窄的人；出於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禮，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的話。(三)

多鐸說：

「你既願意爲忠臣，我實無其他辦法了，祇有成全先生的本意了。」豫親王多鐸很可惜的對着史可法說。

「城已失陷，我也應該同城一樣地滅亡了，我意已決定了，老實說，你們將我的身體劈爲萬段，我是甘心如此，決不喊一句痛聲。不過揚州的百萬民衆呵，請你不可殺戮他們了呵！」史可法大聲急呼着。說完話，就立刻催他們的行刑者把他殺去吧。

在這悲壯的場合下，中華民族英雄史可法爲國殉了身。

當時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等等都死於難。

可法就義後，家人尋不到他的忠骸；況且天又熱，許多屍體都蒸變已不能辨認了。於是可法的家人，就將他平日所穿的袍，及所用的笏，招魂葬在揚州的梅花嶺上。後來四方起義的人，往往都冒着可法的名號，來和清國敵人爭鬪的，所以有許多人都以爲可法沒有死去。

一個人要在世界上做些大事情，立些偉大的功績，芳名百世，都是有他獨

委知命，就是知天命的意思。(三)平西，就是與三桂被封爲平西王。(四)廢處，以罪事做鑒戒。

(五)汗，就是可汗，國主的意思。

(六)大行皇帝，就是皇帝初喪。

(七)漚漚，緩輕慢的意思。(八)欲悉東南之甲，就是要把把東南方面所有的軍隊或壯士全盤起來的意思。(九)章，木材。

(十)雄髮，鬚髮，就是剃頭髮。(十一)篋，竹篋子，方的叫篋，圓的叫篋。

(十二)陽，日，朱熹所撰。

(十三)就是王莽篡位，後漢漢光武帝所滅。(十四)曹丕廢漢獻帝爲山公，劉備於是即位承漢的

大統，稱謂昭烈皇帝。(十五)懷德，就是晉懷帝和晉愍帝，愍帝被漢

烈宗劉聰光所廢，愍帝出降劉曜。

(十六)晉元，即晉元帝，名裕，在位六

特的性情和常人所不能及的魄力和精神。史可法所處的環境，的確比任何人要壞得多，但他的精神，確比普通一般人高尙得不止多少倍；他能克己服人，大公無私，常以救國愛民爲自己的責任，他秉着大無畏的精神來和惡魔奮鬥，克苦耐勞的爲民衆做嚮導，雖然已到山窮水盡，四面楚歌的時候，他還是奮鬥到底不稍屈服，像這種人真正是中華民族中的救星，中華民族的導師，史可法就是這種人裏的一個。

可法的別號叫黨之，在他死後的諡法叫做忠正，他是大興祥符縣人，世代書香，在小的時候，對父母就非常孝順了，而且很努力的求學業，常在深夜不眠；等到大起來，身軀短小，目鑠鑠有光，在某寺院讀書時，就被左忠毅公所重視，他生平勤，忠實，慷慨，廉潔，勇敢，愛國，愛民。崇禎元年，舉爲進士。

有一年的秋天，總理侍郎虞象升討賊，任他爲副使監視江北諸軍，擊退了黃梅賊，又在太湖攻扼住了羣賊的要衝。不久，賊又陷和州含山，他又上疏，請免人民的田租。

他在督師的時候，行路不張蓋，喫飯不重味，夏季不用扇，冬天不着皮衣，同士兵一樣的勞苦着，兵士還沒有喫飽的時候，他不先進膳的，在士兵沒有發

年。(五)漢、歐、宋、高，就是宋徽宗。

二帝被僉兵所虜，宋高宗即位。

(五)玄宗幸蜀，安祿山反，唐玄宗和楊貴妃等往四川逃。(五)玄宗避難四川，其子名亨，在靈武即位，就是肅宗。(五)休，美善也。

(五)牛耳，會盟時盟主執牛耳。

(五)清江浦，現在江蘇淮陰縣。

(五)王家營，在河南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五)宿遷，現在江蘇宿遷縣。(五)名器，就是爵位和車服儀制。(五)燕衍，就是和賓客燕飲時用樂。(五)邵宿，就是邳州，宿遷。(五)壽春，現在安徽壽縣。(五)高傑被許定圖殺死，同時廣得功又殺高傑妻子。(五)大梁，現在河南開封縣。(五)燕子磯，現在江蘇江寧縣北的觀音山上。(五)天長，現在安徽天

給衣服時，他也不先加添衣服的。在他疲倦的時候，常獨自在船中休息着。有人曾勸他應該有一番相當的防備，但是他始終是坦坦白白的說。

「有命在天，人爲何益？」

他年紀四十多歲了，膝下還沒有子女，他的夫人勸他娶妾。

「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耶！」他不肯答應她的要求。回答了她的妻子的話。

他從小就把勤勞養成良好的習慣了。所以他很勤於政事。當他出鎮督師時，就有許多人聯名上疏，請留齊法在開辦事，因他很勤勞的緣故，疏上有這樣的說：

「政事遇之而悉周，凡在所司，雖寒暑且昏而不廢。蓋以其所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畢舉。真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

張斯善記他的功德也有：

「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若雲密雨驟。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滅。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達三炷而達曙，如是者彌月。其掾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余做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整眼，自服官來

長壽。(六)盱眙，安徽盱眙縣。

(七)泗州，現在廣西凌雲縣。

(八)白洋河，現在湖南桃源縣。

(九)梅花嶺，在揚州新城廣儲門外。

問題

1. 史可法爲什麼不能斷定立親立賢的議論。

2. 諸將送福王在儀真時，可法爲何不去反對？

3. 在諸將爭奪揚州時，諸將爲何聽可法的吩咐？

4. 馬士英爲何不肯發餉給可法？

5. 多爾袞以大義詰責可法，又以威逼利誘，可法爲何不動心？

6. 在內有馬士英的弄權，外

情矣。此何足言病，但恐因所濟耳。」的話。可見他的勤勞的習慣了。

宋之正也贊有下列的話，贊揚他的勤勞：

「……且躬親視閱，卽一輒一石數，目寓而心經焉……」

他對於政治和社會事業，不用說當然是很勤勞了；方苞有這樣的話說他：

「……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踰躍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像這樣日以繼夜的勤勞，這樣的勤勞者實在是中外千古一人，極難得的。他雖負着軍事的重任，出鎮督師，但對於社會文化，也是非常努力的。當他到淮揚的時候，就開禮賢館，招集四方才智之士，使他們互相研究，互相砥礪。居民的房屋，有時因爲兵燹焚毀了，他就調查被燒的那一戶人家，每屋每間賠他五兩銀子，這樣的寬待人民，不久，一切交通、言容自然就回復到原狀。倘若城牆壞了，他就在所得薪水去修理，並不化一文公帑，至於披括民財的話，在史公心目中根本沒有這會事。所以每逢他到達的地方，總是交通便利市容繁盛，工事堅固，苛政陋俗，一律殲除，可見史公對於社會事業的注意了。

有諸將的殘殺，明主又是極度的昏庸的情景下，可法爲何不降？

7. 可法爲何不許劉基背城一戰？

8. 當可法走出小東門時，爲何大呼自己的姓名，使敵人擒獲？

9. 可法的治軍怎樣？

10. 可法的「衣」「食」「睡」「辦事」是怎樣的？

批評

看了史公的傳以後，使我們佩服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史可法——的眼光遠大，看得朝政日非，就直言不阿，上疏規諫；他又有勤勞，餐於愛國，餐

當清國的軍隊南下侵犯；這時明軍軍心的搖動狀態作極度的顯露，這天晚上可法就召集全體軍士作了下面的一次訓話：

「近日北信緊急，淮城失守，揚州乃江北要地，倘有疎虞，京師難保，迅傳五營四哨，點齊人馬，各照汛地晝夜嚴防，敢有倡言惑衆者軍法從事。」

中軍將這番話傳開去，但傳了三次，三軍還是一聲也不響。這是使他又悲傷又氣悶又焦急，就大哭起來；中軍在拿到火來看時，只看到史公變了一個血人似的了。軍士們看到史公的血淚，大爲感動，於是一齊高聲大叫起來：「願効死力，願効死力」了。於是吩咐他們將三千人馬分開：一千迎敵，一千內守，一千外巡。說：

「上陣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戰，巷戰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盡。」

這幾句話，是何等的有魄力何等的英武呵！雖然知道大勢已去，但終不灰心地拚着命去幹幹幹，幹到末了，幹到不能幹了才放手。又是何等的偉大。在以前可法出鎮淮陽的路上，祭二陵後，他就上疏對弘光說：

「陛下踐祚，初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

民廉潔、急公好義以及犧牲的白頭度的精神，他的態度固然比常人要高，而他的民族意識也比常人來得堅強。這可從他處置多爾袞的信，表示得最明白。多爾袞這麼一篇洋洋數千言的信，先責以大義，再動以利害，倘若一個不是腳跟站穩的人，無論如何是要動搖自己的基礎的。但他早有成竹在胸，談了毫不介意；在復信時不但肯屈服，同時反引出許多史跡來駁復，而且又實語多爾袞不應該乘人之難來乘火打劫，這是不道德的事。

我們再看他在城將破時寫給母及妾的信是多麼悲壯，雖

之未安；羣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遭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率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恨，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像這樣的一字一淚的愛國結晶何等沈痛何等動人的文字，竟會打不動愚庸的鐵石心腸的福王，真是天意使然吧？

當可法出鎮時，有大學生聯名上疏，請收回成命，內有：

「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難可法。由其才望之隆，足爲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

這話，可知可法愛國底真誠底態度的演出。他心目中只知道有國，卻不知道有自己的。他一生行事都是舍己及人，處處不怕死不畏難的實幹硬幹苦幹的，就是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要他粉身碎骨也一上沒有畏縮的情緒。

當清兵圍城時，諸將紛紛投降，城中已空虛了，但他還死守着西門的險要，清兵終難越雷池一步。這時他也知道獨木難支大廈的；他所以這樣做一日

然滿紙寫的都是私事，但是背影裏仍舊包含着大公無私的愛國愛民偉大的精神。

復次，他在就義之先，在出小東門時大聲呼叫「史可法在此！」使敵人來擒，在被擒時以及就義時喊着「……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的話，始終以民爲重，讀了這史實的人，怎能不一灑同情之淚！

至於他所處的環境，真是惡劣到極點，內面君主昏庸得無以復加了，大臣也攬權誤國，諸將也爲了奪地或私憤自相殘殺，又加民窮財盡，盜賊蜂起的時候；外面有異族的侵陵，真是國亡無日，民不聊生的危險的

人盡一日人的本能罷了，況且他早已抱定了城亡俱亡的宗旨，更沒有躊躇的必要。所以在城快破時，還能從容不迫的作家書，并吩咐他們要葬在高皇帝陵側的。在臨難時還不忘揚城的百萬民衆，他的精神是多麼偉大呵！

起初，朝廷聽到可法廉潔，還沒有深切認識，在可法去奔父喪時，在路上檢查他的行李，祇有銀盃兩隻，金扇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另外的一些也沒有，檢查物件的人回去報告福王，這時昏愩的福王聽到這樣情形，不期然的也感動了。他對人非常仁厚，自奉非常菲薄，在軍隊中時，日夜忙碌，總不肯略加休息的，就是除夕，還是做着工作，到了夜半疲倦時，就吩咐庖人弄一些酒來喫。

「殺肉都分給將士們去了，相父！庖人說。」

「不妨，既然如此，你就拿些鹽鼓來我喫。」

他生平沒有酒的嗜好以及其他嗜好的，至於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自己經手，目視耳聽，口答手批，雖然忙個不了，但是沒有一些遺漏下來，終日勤勞，也沒有一些倦容；就是倦了，也不過喫些酒來解解倦。當除夕那天，喫了些酒，卻引起他思念先帝的心緒，不期然地哭了，一回就昏昏地靠着几子假寐着，這

場合下，靠了他一人，焉能支持！但是他還是照舊的辦他要做的——一切的事業，這是多偉大呵！雖他明知這事是徒勞無功的，但他的良心願他這樣的做有意義的事。

處在今日的我們，外患是如他的逼急，人民又如何的困苦，我們的責任，正比史可法時更要嚴重些，我們應該模仿這位民族英雄史公的樣子，來磨鍊我們的精神，來增進克苦耐勞的意識，抱定與國俱存的決心，努力向前，來獲得偉大的我們的民族永生和「獨立」自由。」

樣地竟靠到天亮。

這時候將士都集中在營帳外面，門還沒開，大家在偷偷地問答今天是什麼緣故，當時就有可法的親信者，對集中的將士低聲的告知避害的情形。

「相公有昨夜的睡，實在是極難得的。」知府任民育很敬仰的說。同時叫鼓手：「你仍舊打四更好了，讓相公稍稍地也休息一下……在他真是難得的睡！」

當然，在任民育吩咐後的鼓手，仍舊打起四更來。

任民育又吩咐左右千萬不要去驚動相公。這方面果然悄悄地一聲不響的靜默着，但是終日忙碌的他又醒了。他聽到鼓仍在打着四更，就大怒起來。

「誰，犯了我的令！」

於是他的左右就把任民育吩咐的言語對可法說明了。

當然，這是民育的好意；於是也就把鼓手所犯着要罰的刑律免了。

石達開

石達開，廣西桂平白沙人也。

奉母至孝，辦濤江（一）樵，

（二）積貲頗富，當其鹽梟，咸相

傾服。平昔徧交江湖（三）豪傑，

觀變沈機，足智多謀，嘗一領首

於（四）筆下殊具奇氣。

方洪秀全（五）之起義也，初

始於良保會，時清廷內政益壞，

外患日亟，（六）大失人望。秀全

以大義號召，得精壯六千。其妹

孀蕭朝貴，隆開，啟人也。嘗推達

開之名，秀全欲羅致而不得計；

既而與蕭兵相接於金田，用湖

以見者，超平南縣令楊寶善，謂

大概是清朝道光年間的事吧。

這時，廷內政腐敗異常，外交也衰弱不堪；那些旗人和糊塗官吏，祇知享受，不知建設；大家朋比爲奸，盡量剝削，真使人民溺在窮苦之淵裏了；弄得人民鶉衣百結，鳩形鵠面，他們還以爲是人民故意裝出來的，依然貪黷無厭的盤剝。這方法，他們自己認爲聰敏極了，人民是始終裝在鼓裏的，還可以欺騙，更可以剝削；對於國家大計，那裏會想得到；就是爲了職責所在，也不過敷衍門面罷了；只求眼前太平無事，享些清福，算是他們的唯一的手段，唯一的職務；所以弄得外交方面，無論任何要求，總是唯唯答應，對內惟一的手段，就是想盡方法來欺蒙漢族人民，壓逼漢族人民，其實這時的漢人，早已洞燭其奸，都想趁機會活動了。

終於使洪秀全得着組織革命機關的機會——良保會，雖然他不敢彰明較著的露佈革命的宗旨，但暗中進行却非常活躍；積囤糧餉，物色豪傑，積糧

奉達開命。達開先聞之，親謁秀全，秀全大慚。達開歷舉出師之策，及治民綱領。蓋種族（七）革命計，達開已籌之熟矣。秀全肅然起敬。

全州（八）之夜，馮雲山死。秀全大沮喪，仰天嘆曰：「某自物色英雄以來，師事者饒江，兄弟者雲山，今雲山死矣！恐世無能為我助者矣！」時達開坐於側，拂袖起曰：「蛟龍不遇雲雨，美玉雜於礫石（九）為世所欺，固亦難貴。不意神武如明公，尚若是之愚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然則公輕量天下士耶？」秀全深謝過，並請益。達開曰：「藤縣（一〇）有一人焉，亦今日之臥

籌備起義的事宜；入會的一霎時就有六七千人之多。漢巧，鴉片戰爭之後，清廷愈露出弱點來；他們就趁着這機遇大舉起事了。

革命的事逐漸開展了。人材的需用，就成為當今的急務；這時秀全的妹丈蕭朝貴推薦廣西桂平白沙人石達開。

石達開不但膂力驚人，抱負也非常遠大，膽大心細，才略也非一般智謀之士所能及；又加急公好義，敢作敢為；軍下也很有魄力，文章也綺麗而深刻動人；那種殺人不眨，眼蠻橫得無可理喻的私鹽販子，看到他，也很敬佩，不敢絲毫強。他家中很富裕，侍奉母親很孝敬，辦理潯江稅運，公正不阿。平常所交接的，都是江湖豪傑，大有孟嘗君的風度和氣概。

秀全本來已知道達開的聲望，很想會面，可惜一時沒有計策。剛巧秀全的軍隊在金田和清兵接觸起來，就用胡以晃的計謀去劫奪平南縣官楊寶善，並且聲明是奉達開的命令的。可是在事先達開已聽到這計劃了，親自就來見秀全，責問他所要做的事情的不正當。秀全不能答，非常慚愧，就趁勢留住達開，共同商量大計。達開就將行軍接戰的策略，和治理人民的綱領，一一列舉出來，詳細地說明利害；秀全聽到這番聞所未聞的種族革命的議論後，不

龍鳳雛(二)也。」秀全固叩之，

曰：「無他，開旺村李秀成(三)

也。其人躬耕隨畝，不求聞達，

定圖安邦之策，瞭如指掌。年二

十八矣，若得其人，何憂無天下

也！」秀全然之，遂重任秀成。

有張蔭祥者，勇冠三軍，固洪

部驍將也。遂開賴秀全之見仁

禮言：「嘉祥，勇則勇矣，然其人

反覆無常，且見利驕心，喜宜善

防範，勿使叛變。」未幾，吳如隄

開曾仁遠去，清師向榮都。

都司二仁遠不復敢見遠，開

遂開聞之大恨。

及征討東南，成半壁江山之

業者，亦賴遠聞，其被柳州(二)也。

時在深夜，潛越小山，搥囊西

自覺地對遠肅然起敬了。

秀全的軍隊從金田起義以來，到處勢如破竹，震動各地，但在全州的一次

爭奪戰，馮雲山殉了難。秀全聽到這惡耗後，不勝悲傷，沮喪萬狀，仰天嘆着：

「我從金田起義，物色英雄到現在，來幫助我的果然很多；但我待以老師

之禮的，祇有鏡江，當兄長看待的是馮雲山，可是現在雲山竟在全州殉了

難，這是何等悲傷的事！本想痛飲黃龍，那知道出師不久，中途分手呵！此後恐

沒有人肯爲我幫助了！」

這時石遠開坐在秀全近旁，聽到秀全這番話，心中大不以爲然。

「蛟龍沒遇到雲雨，美玉夾雜在砂石裏，大丈夫沒碰到時機，英雄不逢着

明主呵！那知道很明察很勇敢的你，還這樣的呆想，其他的可想而知了！要曉

得「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就是狹小的地方那裏會沒有英雄豪傑隱着

呢？」遠開突然間站起來，很慷慨的對着秀全說：秀全趕忙謝絕，同時請遠開

加以紹介或推薦。

「在藤縣有一人，是現在的臥龍鳳雛之流呢！」遠開吞吞吐吐的回答。秀

全再三請他說明那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學識年齡。

全再三請他說明那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學識年齡。

門，劉金城大敗逸去，柳州固富庶之處，足資軍食，一鼓作氣，直奪永福，（五）復據桂林，（六）擒王兆謙，李應元，殺江忠濟，頒布檄文，（七）其檄曰：

「蓋開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原，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漢皇（八）不幸，胡虜（九）紛張，本夜郎（一〇）自大之心，東方（一一）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借靖亂之名，陰售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一二）飛春雨而漫天，嘉定（一三）三屠，匪腥風於遍地，兩王入虜，三

「說出來，你大約也有些知道吧。就是鼎旺村李秀成。現年廿八歲，親自在田間耕作種糧，並不希求名利；可是安邦定國的策略，蘊積在胸中，不肯吐露。不知他的，還以為是一個平凡的農家子弟呵！倘若他能來幫助你，何愁大事不成哩！」達開終於據實回答。秀全聽後，非常高興，立刻派人去請秀成。晤談以後，遂知道他的抱負與才學，確是不凡，於是另眼看待了。

秀全部下，有一員很勇猛善戰的軍官，叫張嘉祥的，達開常在暗中看他的舉動。一天，達開和秀全的哥哥仁達道：

「我看嘉祥的為人，除勇猛善戰以外，別無足取。倘若被人加以引誘，立刻會反面不認人的。他是見小利忘大義的人，叛變是意中事，你須時時刻刻留心，使他不變心才好！」

這事果然為達開所料及。達開很忠誠很審慎的將張嘉祥的行爲告知仁達，那知道仁達聽後，不但不加以監視，並且不以達開的話為然，暗暗地在想：「達開大約嫉妒嘉祥吧？我偏不信他的胡謔。」不上幾天，事實來證明嘉祥背叛，並且做了清軍向榮部下的都司的官了。仁達知道這消息，懊悔已遲了。他恐怕達開來責問他，就暗暗地躲避着。消息終於傳入達開聽覺的氛圍中，

將封藩(四)擢萬姓於溝壑

之中，屈賦(五)於宮闈之

下。若宋慶(六)天欲獻於兩斷

夜秦(七)毛泥不封於西園，嗚

呼離離從此亡矣。國民寧不

其乎？避其守城之世，籌永保

之方，牢維漢人，榮以官爵。俗

觀之輩，應(八)以還，入仕

途而幾氣消，頌思澤而仇心

滅。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

問(九)廣泗何以可誅？柴大紀

何以被殺？非我族視為仇讎，

稍開嫌隙之端，即召死亡之

禍。若夫獄與(十)文字，以議

刑慘殺儒林，法重刑抽，藉虛

術網維商賈。關稅營私以奉

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為甚

怒氣激動得達開直跳起來；他高聲罵着：

「仁達，這沒用的小子，我何等的熱誠告訴他，嘉祥早晚必反的，他不加意

提防，反使嘉祥任意妄為，被榮引誘去了。大約他在疑惑我嫉妒嘉祥的功

勞吧？唉！沒心肝的人，就是告訴以金科玉律，也是徒然呵！」

達開的軍紀非常嚴肅，軍容雄壯，行軍也非常迅速，在敵人還沒設防的時

候，達開的軍隊早到境內了，往往使敵人無從措手，連退兵也來不及；又加達

開的軍隊勇敢善戰，無不以一當百。所以達開自從出兵以來，沒一次不打勝

仗。在攻柳州的時候，真的不費吹灰之力，就被佔領了。大約在半夜裏的光景，

達開部下立刻準備，向柳州出動；人嘯，馬嘶，鈴聲，暗地經過小山，突然間

襲擊柳州西門；柳州守將劉金城驚慌得不知所措，大敗遁去；柳州才被達開

所得。

柳州本是富庶的地方，糧食非常豐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達開佔領了

後，就趁着銳氣，進兵永福、桂林，相繼奪獲；並且生擒了王兆祺、李應，殺死了

江志濟。以後繼續征討東甯，成功太平、天國的江山，差不多全是達開的功績。

當時達開既佔領桂林，各處都望風響應。他就頒發檄文，佈告遠近了。

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
憫民水火，睹狼梟之滿地，作
牛馬於他人。用是崛起草茅，
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胆，
○爰破釜以沈舟。○忍令
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
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
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
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
晨風之拂北林；士庶星歸，甚
涓流之赴東海。一舉而烏蘭
孫死，再舉而囊尙阿奔固知
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
人合應，共拯同胞。今廣已定，
士氣方揚；軍兵則鐵騎千羣，
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
分征不顧。中臨而長江可斷，

檄文是

「蓋聞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原，百年無不同之國運。自
昔漢皇不幸，胡虜紛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
面稱尊。陽借靖亂之名，陰售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
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風
於遍地！兩王入粵，三將封藩，屠萬姓於溝壑之中，屈貳臣於宮闕之下。若
宋度欲歐於南浙，故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甯不哀
乎？遞其守成之世，籌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你視之輩，雍乾以還，
入仕途而銳氣消，頰恩澤而仇心泯。羅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
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殺？非我族視爲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卽召死亡
之禍；若夫獄與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
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洪公奉漢威靈，憫民
水火，睹狼梟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
嘗膽，爰破釜以沈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晨風

北望而幽(三)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爲其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軒轅(三)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其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是時，始定「大漢」。遂晉封達開爲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於是太平天國初奠規模。

清廷迭聞戰報，眾朝惶恐，下旨會同滿與辦團練，鄂當兼復

之拂北林；士庶星歸，甚涇流之赴東海。一舉而烏蘭孫死，再舉而賽尙阿奔固知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廣已定，士氣方揚；軍兵則鐵騎千羣，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爲其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其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徵文頒佈以後，就定「大漢」爲國號，封達開爲前部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太平天國的基礎於是一天天的鞏固了。

清朝在當初並不知道洪秀全起義的一件事，況且邊疆的大臣，始終抱着「多報一事，不如少報一事」的宗旨，所以個個都像寒蟬似的噤口不言了。至於朝內的大臣也守着「區區醜類，何足挂齒」的輕視的態度，所派的烏蘭孫中炮陣亡了，賽尙阿又是沒軍事學識的人，如何能抵抗洪秀全部下虎一般的勇士呢？雖然有幾個效忠於清朝的漢人，領着軍隊，拚着性命，奮勇

獻備水師策，於是氣勢漸壯，與太平三國抗，儼然二國焉。達開軍攻衡州，三兩湖三震恐。國藩用胡、翼計，離間洪、湯，三交靜以待變。達開以疑兵誘國藩大破之，三於是始收醴陵、耒陽，三紛紛歸降。

岳州 三既下，秀全大喜。宴會羣英，圖謀大舉。時衆已有推秀全改元在位之心，適達開陪李秀成等入賀，俯伏呼萬歲。於是改爲天國太平元年，時咸豐三元年即公元一八五一年也。既議爵賞，錢江以爲大不可，以馮公侯，而秀全欲擇封王位，以壯國威，事成各使封藩，此姬周封建之法。錢江李秀成

支持，想博得清廷的讚許，可是充上峯將帥的都是滿人，瞧着漢人打了勝仗，便忙忙地報捷，冒取軍功了；等到漢人勢窮力蹙，不能取勝的時候，偏一卒一兵不肯出救，甚至於連糧食軍需也多被扣留着；終於使那些效命清廷的漢人呼救無門，請援無路，到了沙場之鬼的時候，那些滿人，還說是「咎由自取」。現在事件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却不得不據實詳告，但時已遲了。清廷得到各處失守的消息，告急書文像雪片般的飛來，也知道這件事的重要，不是「逆來順受」的態度可以了局的，忙忙召集各部大臣計議，可是各大臣慌得手足無措的時候，還能想出些什麼來。商酌了半天，依然一無頭緒。最後終於重用湖南 郴州 人曾 國 藩，去與辦團練，同時郭 嵩 勳 又獻創辦水兵的計劃。這樣一來，清國的聲勢漸漸地雄壯起來，和太平天國好像二國敵對的樣子。

達開進攻衡州的消息，傳到湖南 湖北 各處，多驚惶異常；在衡陽 防禦的，就是曾 國 藩 和胡 林 翼 的軍隊；聽到達開來攻，也着實恐懼。國藩就用胡 林 翼 離間洪 楊 的計策，靜等着他們內亂，然後出兵突擊。可是達開兵已臨城下，不得不整兵抵抗，終於被達開的疑兵計，打得國藩大敗而逃，國藩的幕友羅 澤 南

皆以爲不可。於是秀全更問於達開。達開謝曰：「料事深遠，臣不如錢江；多謀隱事，臣不如秀威。何必多問！臣等非不欲居高位，享榮名；要亦時勢不可耳。」然秀全卒依楊秀清，各封藩王；晉達開爲翼王。冬月，達開出師漢口，（四）以火攻，城焚，朱翰自盡，知府董振鐸死亂軍中。漢遂平。

明年，達開帥師圍宿松，（四）宿松者，隨將湯貽汾守之。貽汾固亦智勇之士，精兵萬人，固久不解。士卒怨望，達開致之書曰：

「天國翼王行達開，致書於秀清將軍湯公麾下，以將軍

幾乎被殺。達開又叫羅大綱領兵和章昌輝合兵追奪國藩，這時的國藩直是像喪家之犬，漏網之魚似的拚命逃遁了。於是楊啟體、陵、未陽也紛紛失守，歸達開佔領。又繼續進攻，不久岳陽也被降服了。

秀全非常高興，特地辦了許多酒筵，和各豪傑暢飲，在席間商議北伐的事宜。這時候各豪傑都想請秀全登帝位改國號的心思，爲了楊秀清多疑的緣故，秀全也有些怕他；況且國藩反間計來散布流言，想引起他們的內變，所以秀全始終不肯卽位；自從洪秀全將蕭朝貴的妹妹和楊秀清結婚後，秀清也稍稍改變原來的態度。這天，達開同李秀成、章昌輝、洪仁達、洪仁發、林鳳翔、羅大綱、曾天養、陳玉成等去恭賀秀全，大家跪着高呼萬歲。秀全驚愕，接着對石達開等很肯切的回答：

「衆兄弟以大義叫我負起一切的責任，我那裏敢不聽從呢！不過，全仗衆兄弟的幫助。」

於是定國號，佈告中外，廢筋肉度。錢江道：

「主公自從宗教起義，崇拜天父天兄，現在主公既然做了天子，應該稱爲天王，國號也應稱爲天國。」大家剛在商議的時候，幸運的很，秀全的部下在

勇冠三軍，才不世出。徒以功名心重，轉瞬時機，遂至順逆不分，沈迷至此。嘗仰望之餘，不禁嘆惜之矣。人踞我中原二百餘年，此皆我漢人所痛心疾首者也。天王奮起義師，識時務，方冀光復舊物，還我神州。故凡我人民，罔不歸命；將軍乃以悍鷙之性，以驍馳就命於他人，抑亦惑矣！今兩湖既定，舉兵東征，望風披靡。區區宿松，何變不下！獨異將軍咸以治仁，以兵愛民。宿松生靈十萬，其性命方便於將軍之手。本王亦何忍極其兵力，以負將軍愛民之盛德耶？將軍神勇高義，

長沙城外，擄得古璽一顆，上有太平兩字；於是決定爲天國太平元年。這時是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

國號決定後，就議賞賜爵位。秀全想：「用王位封賞衆人，以壯觀瞻，並能發揚國威；等到北伐完成後，仍使他們就藩，這是周朝的封建的方法。」可是錢江和李秀成都以爲不甚妥當；爵位最大的不可以越過公侯；至於王位，似乎應當再議。秀全經此磋商以後，心中疑惑不決，遂來請問達開。

「料事的遠大，思慮的精詳，我不及錢江；足智多謀勇敢任事，我不及李秀成。現在天王來問我，實在和「問途於盲」一樣；至於我們大約都很喜歡身居高位的，現在錢江和秀成都以爲王位不可封，大約時勢不成功呵！」達開很豪爽的回答。

秀全默默無語的回去。結果終於依了楊秀清的意見，各封藩王，並封達開爲翼王。

楊秀清進兵到湖南來，一點沒有功績，自己也覺得慚愧，想領兵進攻漢陽；並且爲了擴大自己的權力和聲勢起見，就對天王獻了八路攻取漢陽的計策。這時達開也想去進攻，也對天王道：

不知所以自處。舍民命以成名，吾知將軍之不爲也。伏爲思之。」

賈汾既得書，乃引劍自刎。宿松父老，簞食壺漿，以相迎。達開傳令將士，不要殺一人，宿之民，啣感其德。

天國軍既東展，將以南京爲國都，達開索五千人往征太平。(聖)太平者，南京之鄰府也。地若彈丸，人皆晒其兵多，達開不顧，未一日而太平果覆。蓋太平知府(聖)李思齊膽破小，惟量其小，故以多兵驚之，以易取也。錢江聞之，稱譽不置。曰：「破金陵有達開，如反掌耳。」達開請計江耳語之。達開諾，歸，詭稱寺

「漢陽是通南北的要路，好像人的咽喉一般，形勢又險要，又雄壯，可是守城官都大掉是個沒軍事學識的人，又糊塗，又昏橫，像這狗一樣的東西，何必起八路大軍進攻，去虛糜公帑！我情願率領千人去襲擊，很夠破漢陽了。」秀清眼看得達開也想去，不覺氣憤填膺，就和達開爭執起來。可是秀全也沒法解決誰去誰不應去的疑難問題。

這時，錢江封爲靖國王，任軍師兼軍中大司馬的職位；因爲天王不信任他的——反對王爵——話，雖然現在身居王位，可是心中非常厭惡，就托病不到朝中議事了。如今朝中有了解決不下的事，天王沒法解決，就來錢江家請問道：

「軍師！現在去攻漢陽，那一個可以領兵前去進攻的計劃又怎樣？請軍師爲我一決。」

錢江不回答。秀全接着又道：

「這責職是非常重要，不是智勇全備的，不能當此大任；究竟誰可以領兵前去呢？」

錢江低着頭，似乎在沈思，又不回答。

僧洩軍情，盡逐之。清更多奉佛，僧歸無處，咸相率詣金陵。遂開部下乃具僧裝僧行。既至，開門納入，不知其僞也。一時中外火發，金陵克矣，乃定鼎金陵。

初，楊秀清守漢陽（西）湖林

翼與曾國葆（恭，藩弟也）統

兵來戰，秀清力不支，敗奔武昌，

（西）於朝廷頗有怨色，且積性

魁螭，欲奪秀全而代之。聞金陵

建都，將東流而下。錢江之意繼

續北伐，大王不能用，江乃告病

不出，卓昌輝素嫉秀清，遂開惡

其內變，試言昌輝曰：「錢軍師

之不出，懼我兵權重也。」昌輝

曰：「休戲我軍師與足下，相

知最切，安有猜疑！所疑不在足

「我想請秀成前去，可以嗎？」秀全看錢江不作聲，接着作更進一步的請問。

「秀成嗎？他的智勇着實可以擔任這件事，不過名位關係，不能夠制服衆人呵！」錢江說。

「唉！現在才知道妄自封王的錯了，不過悔已遲了！」秀全很懊悔很頹喪的說，接着又鼓着勇氣問道：「攻漢陽，請遂開去怎樣哩？」

「好呀！遂開才可以囉。」

於是就任命遂開前去攻取漢陽，並任命秀成幫助遂開。決定在冬季出發。遂開和秀成領着軍隊，一路上浩浩蕩蕩錦旗蔽野的向漢陽進兵了。軍容又雄壯，又威武，紀律嚴明，真的使雞犬不驚。到了漢陽境內，紮住了營，就遣了便衣隊偷偷地混進漢陽去，並且約定在夜間放火爲號，引兵夾攻，遂開自己又領兵在外用火進襲。夜已來臨了，漢陽守城的主將，聽到各處火燒的消息，及喊殺的聲音已經嚇得昏迷不知所措；又加內外用火夾攻，一發驚慌得不得了。朱翰眼看得太平天國的軍隊一湧進城，曉得大事已不可收拾，就自盡了。知府董振鐸也在亂軍中。清兵投降的很多，死亡的也不少，漢陽就在這混

下，必在東王耳。」東王者，楊秀清也。達開偕昌輝進趨江府。輝攬臂而言曰：「軍師何病爲區區楊豎子耳？彼何足算？如不許，當即圖之，毋使其噬臍莫及也。」江大驚曰：「將軍何出此言？僕實無此心。」輝曰：「楊豎子才略有隙，彼妄自尊大，誠不足與謀，今不之圖，悔何及！」江曰：「垣有耳，請世聲。」輝曰：「夫除一頑豎，乃一夫之力耳。公何怯邪？某當請命往守漢陽，謀之將必有以報命。」拂袖去。江顧開頰足曰：「奈何？」達開曰：「某將曉以大勢使之緩行。」未久，秀清還。昌輝結略洩，輝恨秀清之情，而秀清自稱九

亂，擾雜和悲慘的一幕中被石達開平復了。

第二年，達開又領兵進攻宿松，把宿松圍得像鐵桶似的水流不通了。達開并力攻擊，始終不能擊破，又用各項方法偷襲，結果亦告失敗。守宿松的主將叫馮貽汾，原是有智謀有勇敢的人，況且深得軍心，兵又精銳，城治又不十分寬大，一萬兵固守已很足夠了；不過外援斷絕，接濟毫無，所愁的就是軍需品和糧食的問題。可是城外被達開圍得很嚴，沒法奪破，和偷越；糧食也逐漸短少，人心也惶恐起來，終於引起羣衆的怨望，都有背叛的思想了。達開探悉了這消息後，不覺大喜，就寫了一封信投進城來。這信就轉輾爲貽汾接到。信裏說：

「天國翼王石達開，致書於秀清將軍湯公麾下；以將軍再冠三軍，才不世出，徒以功名心重，轉瞬時經，遂至顛逆不分，沈迷至此。蓋何望之節，不禁嘆惜之矣！諸人踞於中原二百餘年，此皆我漢人所痛疾。天王奮起義師，識時者，方冀光復舊物，還我神州。故凡我同胞，罔不歸心。將軍乃以悍驚之性，以驅馳就命於他人，抑亦惑矣。今兩湖旣定，舉兵東征，望風披靡。區區宿松，何憂不下！獨思將軍威以治仁，以兵愛民。宿松生

千歲，薛暉大懼，於是殺秀請之心，薛暉嘆曰：「延之欲於座上殺之。」薛暉詣天王府請罪，朝內大亂。江請於天王曰：「東王有可殺之罪，北王無擅殺之權，兩言盡之矣。」北王乃昌暉也。頃，達開忽倉皇至，曰：「殺東王者，天王命邪？若然，當暴東王罪案，布告天下，無使民心疑懼也。」天王未及答，暉立曰：「殺東王者，匪主意，吾也。」達開怒曰：「東王有罪，家人何罪？乃盡戮耶！」暉曰：「無此事，兄何所聞？」開曰：「城中傳遍矣，吾亦知東王罪有應得，焉能殺其全家？」暉力辯之，果然開與暉素友善，人皆以爲同謀，洪仁

靈十萬，其性命方便於將軍之手。本王亦何忍極其兵力，以負將軍愛民之盛德耶？將軍神勇高義，寧不知所以自處。舍民命以成名，吾知將軍之不爲也。伏爲思之。」

怡汾看後，嘆息了一番，徘徊了一番，就拔劍自殺了。怡汾死後，一般年高望重的人，開城出來迎降，並且很踴躍。來犒賞達開的軍險。在這歡喜的場合之下，一面安民，一面傳令：「在宿松城內駐紮時，切不可亂殺人民，違背治安，有不服從者，立刻治罪！」這樣一來，人民極感達開的恩惠。

天國軍隊，一天有一天的進展；計劃着，想奪取南京，成立國都。達開就請發五千兵去攻太平。太平是南京的鄰縣，城低地狹，軍隊又不多；現在達開去攻像彈丸之地的太平城，卻要五千人，大家都笑他膽小，領兵太多，可是達開終於不去理睬他們，任他們嘲笑；自己領兵還去；不到一日，克復太平的消息傳來了，大家才知道達開要兵多的用意。因爲守太平的知府李思齊，膽量最小，達開就利用他的膽小，特地用許多兵來驚嚇他；果然不出所料，李思齊一聽到達開領了大兵來攻，嚇得他面如土色，慌慌忙忙地早逃去了。達開兵一到，並不血刃地將太平唾手而得。錢江聽到這消息後，非常稱讚，並且說：

達請天王按例治罪，洩前仇也。
錢江力爭之，遂罷。

時北伐任林鳳翔，翔年邁，且為秀清推轂之人，錢江欲以達開為代，天王未敢決。開問居金陵，志不得申，其黨張遂謀諷之曰：「王得軍心，何鬱鬱受人制。中原金已不易圖，曷入川（至）作劉玄德成鼎足（至）之業，不亦善乎？」達開從之，遂定西去之計。謂江曰：「天王仁慈有餘，而果斷不足，吾自徑行直道，豈能防小人乎？先生幸勿言，吾志決矣。」江曰：「足下志將若何？」

「有達開在此，破金陵，真是容易的事。」
達開就向錢江求計。錢江就在達開耳旁低低的告訴一番；達開就接連的頓頭說：

「是的，是的，就是這樣罷……我就……。」

達開回來，突然下令：

「探得有和尚洩漏我軍軍情，本要立刻處死；念他們並非存心，又不是專求利祿的人可比，特行赦免；不過各寺廟中的和尚們，務必全行離境，不准再逗留境內，否則查明後，立刻軍法從事，一概不赦免了。」

這樣一來，弄得各寺廟中的和尚，立刻動身，全體奔向南京來了。因為清朝的官員，差不多都信仰佛教，被逐的和尚，沒地方可以棲止，祇得到南京後，再行設法。達開眼看得和尚全體出奔了，趕忙吩咐部下假扮和尚的模樣，也陪同和尚投奔南京來。

守城的兵士，眼看得大隊的和尚背着包裹，向城門走來，忙通報主將，主將就叫他們查明後放進來；於是那一般假扮的和尚也一同混進城來。霎時報道城內火起了；接着城外也用火夾攻了；嚇得守將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忙忙

地，出漢中，至秦，幸而事成，與天王相見，西，相應有何不可，江，何，勸，所，開，志，已，值，關，將，自，武，昌，歸，陳，川，中，空，虛，宜，速，取，關，遂，次，天，王，聞，之，血，淚，俱，下，江，亦，嘔，心，而，病，見，事，已，無，可，爲，遂，遁，入，峽，岷，山，至，中，昌，輝，撫，心，自，愧，奉，家，自，裁，太，平，天，國，至，是，衰，矣！

隱開既行，將荆襄，秦，望，慶，至，時，曾，國，藩，駐，兵，浦，口，秦，聞，開，至，謂，諸，將，曰：「吾愛隱開之爲人，若能降之，則其他諸將不足道也。」因作書致隱開，曰：

「大禮部侍郎至，節，制，廣，江，西，軍，務，曾，國，藩，書，候，

忙的下令備職；可是中間已不肯任你裕如的感付了，祇得大家一跑放棄了南京。於是南京就爲天國奪獲。不日幾天，就以南京定爲太平天國的國都。國都定後，從此太平天國起了內亂。當初，楊秀清守潯陽，清，兵，用，胡，林，翼，和，曾，國，藩，的，兄，弟，國，葆，領，兵，襲，擊，秀，清，用，力，爭，鬥，終，於，力，不，從，心，不，能，支，持，漢，陽，竟，告，失，陷；祇得退到武昌來。這一敗，秀清不自認自己的力量不充分，學識的淺薄，卻引起了他的怨恨朝廷的心思了；本來他性情惡毒，早想奪取秀全的地位，恐怕大家不答應，所以他暫時忍耐着；現在漢陽又失敗了，自己的聲勢地位不無影響，他又亟亟然露出不願屈居人下的行爲來。

太平天國國都既定，就想向東進取。在錢江的意思，要在繼續北伐，況且清朝的都城在北京，祇要將北京攻陷，其他各處都會望風響應，不用兵力可以克復的。這樣好的主張，終於不能爲天王所用，錢江看到情形這樣，料想勸也無用，就告病住到家裏去了。

章昌輝根本很妒嫉秀清的。遂開恐昌輝內亂，專誠先到昌輝這兒來，並用言語試探他的究竟。

「錢，軍，帥，不，肯，出，來，任，事，防，我，兵，權，重，大，呵！」

天國翼王麾下，某開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爲天下倡。奇略雄才，縱橫萬里，留不偉歟！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袂之初，廣西一舉，湖南震動，進距武昌，下臨長沙。○聲勢之雄，亙古未嘗有也。然以區區長沙，(空)且不能下，使南北隔截，聲氣難。故馮潯損分據全州，蕭王(空)亡身於湘，那曾天養失事於漢口，楊秀清受困於武昌，以至盛之時，而不免於險難，則天意亦可知矣。歷朝開創，皆君臣一德，以圖大事，乃事功未竟，殺戮相仍。(空)君王以

「你不要當我兒戲！軍師同老兄最知己，沒有那有甚猜忌，所猜疑的，必不是你，卻是楊秀清呵！」昌輝粗聲大氣的說。

他倆終於同伴着到錢江家裏來。

「軍師你有甚病，是爲那卑小的楊秀清呵！但是，這有什麼關係，他算什麼，倘若他有甚過失的話，請不要包含，不要因循，立刻去掉他。不是這樣對付他，恐怕要『小不忍則亂大謀』呢！」昌輝一看，着錢江，立刻揮臂奮呼起來。

「將軍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講句實在的話，我始終沒成見在胸。」錢江聽到昌輝的話，知他和楊秀清已不能相容了。趕忙解釋他的誤會和自己的存心。

「卑賤的他——秀清，才略有限，有何恐慌呢？他不過自己稱大，傷心病狂呵！現在不用些計策除去，他一旦得志，我們都成『俎上肉』，懊悔遲了！」昌輝很憤怒的說。

「你的話雖不錯，不過……須防隔牆有耳，門外有人，請低聲說罷。」

「要除去這沒用的東西，一人的力量已夠；就是被人聽了去報告他，我也有力量殺他；軍師你膽太小了，像這些小事，有什麼恐慌呢？不客氣，我一到漢

苟安延旦夕，貴賈以私憤忌功臣；(六)以建大功，行大志。如將軍者，且不安其身；此則將軍所知矣！夫范增(六)失意於鴻門，(六)蔣離(六)殉身於蜀道；此非勇智之缺乏，則其所遇者，非人也。尋將軍去就之故，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遂至沈迷猖獗，而有今日耳！(六)國朝七葉(六)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禮士饒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則羣馬皆空。英雄世用，只求建白；將軍寧不知作退一步想耶？彼秀全以草莽之士，挺而走險；窮蹙一隅，行將焉往？將軍窮而他徙，倘毋

陽，必將楊豎子的首級回話。」昌輝邊說着，邊怒氣勃勃地顧自走了。

「唉！這麼好，這麼好！」錢江頓着脚向着達開說。

「不要緊，我去。我以大勢告訴他，使他緩行再說。」達開說着，辭別了錢江，立刻跑到昌輝家來。

事實實在很巧；沒多久，秀清從漢陽回來了。可是防不勝防的事實終於放出，現來，昌輝的妻子將昌輝想算計秀清的秘密事件洩漏出來；同時秀清自稱了九千歲。這事實，逼迫得昌輝的疑忌愈加重和恐懼得日夜不安寧了，於是殺秀清的心思，也跟着囂漲起來。終於在有一天，請秀清吃酒，就在席上刺殺了。同時想自到天王府中來請罪。

於是舉朝惶急朝內大亂了。

「秀清罪固當誅戮，可是昌輝沒殺伐他的權柄呵！」錢江和天王正談着此事，忽然石達開倉倉皇皇的奔來，並且氣喘汗急的說：

「殺秀清，是天王的命令嗎？真的話，應立刻宣布罪狀，布告天下；不要使民衆疑惑和恐懼呵！」

「這，不是天王的主意，更不是別人；殺東王的就是我！」天王還在猶豫間，

不得志，豈非吾所敢言也。弟
忝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或
失志迷途，或回開覺岸，盡在
今日，惟將軍圖之。」

達開覽書，顧左右曰：「蔣生

（六）深知我也。然以天王爲草
茅下土，輕之，曾知漢高、明太，
亦草澤英雄耳。且種族不辨，
非丈夫也。」亦作書答之。

「蔣生大帥足下，僕與足下，
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
於我馬倉皇之際，得大君子
賜以教言，得毋慕羊祜（七）
之風，不以僕爲不肖，故以陸
抗相待耶。今謹以區區之意，
用陳左右，夫僕庸材耳，漢
族英雄，雲龍風虎如僕者，烏

昌輝卻很豪爽的對達開說：

「噫……東王有罪，原當殺死；可是他家人有什麼罪過，你要完全殺卻他，有何用意呢？」達開很憤怒的對昌輝道。

「唉！達開兄，我根本不去殺他的家眷呵！」

「哼！還要辯駁，事實俱在。」

「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他家眷是我殺戮的。」

「城中傳說的，不是事實嗎……唉！我早知道東王犯罪應遭殺戮，但是他家眷有什麼罪，要完全殺卻，這實在於法於理都不應該的事。」

「以人格保證，我的確沒有殺他全眷的思想，何況舉動！達開兄，不信，你可以向各方去探問，究竟我有無此事實的。」

終於水落石出，事實是證明昌輝不會有殺戮秀清眷屬的行爲。可是謠言又紛紛然蓋起了。

原來達開和昌輝非常友好，這是事實，這是不可蒙蔽的事實。這次昌輝把秀清殺死的事情，揭示於人們的眼前來，引起人們盲目的疑竇。

「當然囉！達開同昌輝在平常是十分要好的，這件事明明的說着達開和

足以當大君子之過頌。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卽爲天意，則鑿矣！漢臨履險被危，方成大業，劉備（三）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諱以爲天，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洪王收復天下之半，揮軍北上，淮揚底定，此則天意又何在乎？歷來開國元勳，皆捨命効力，西南二王（三）之死，亦常矣！且足下之意，有爲僕所不解者，豈草莽下士，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雄，而天令所歸，乃在泗上（七）屠狗之輩。蒙古（七）一弱，而大業所就，卽在皇慶。侍之僧徒（三）此足下所知

昌輝同謀的，不然昌輝有這樣大的膽，即使……達開也是嫌疑犯呵！羣衆都盲目的評頭論足的批判着。

洪仁達聽到這個消息，心中暗暗地歡喜，滿意地想藉以洩私憤，很希望達開法辦，似乎他得着無上光榮了。他爲的是嫉妒達開的功勳和才智，同時又爲了張嘉祥的事情，惱羞成怒，現在很想發展些勢力，顯一顯自己的威風，就不顧一切的利害，一切的關係，獨自請天王按法辦達開的罪。

這件事，達開另生枝節的事，經過錢江相當的爭討以後，終算無形消滅了。可是達開心中又受了一些刺激。

這時候，天國的北伐事宜，完全由林鳳翔擔任，鳳翔是楊秀清推薦的人，年事已高大了，錢江以北伐的重任，恐鳳翔擔當不下，想再行配備，重加調整過，請達開代替鳳翔比較妥善，就到天王前來請他決定。可是天王猶豫不敢決，達開聽到這消息後，於是像無所事事，很閒散的居在南京，想自己的前途不可樂觀，心中異常煩悶和消極。

一心中何必鬱鬱憂慮？現在翼王擁着重兵，又得軍心，何苦依人作嫁，討人顏色呵！……眼看行，中原不容易佔領，不如進兵四川，像劉備那樣地割據着，

也。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春秋夷夏之辨，當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主)猶未至彰明冠胄許衡(大)滅宋，死後獨不欲諱謚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慙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若以講筵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辱承錦函，欲以名器(七)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兵抵三湘，直趨鄂岳；(八)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鳥過門，未敢留刺；(六)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

獨立一國不好嗎？」達開的部下張遂謀常常看到達開鬱鬱不樂的樣子就乘機來勸達開。

「唔！……不錯，……就是這樣罷。我也顧不得許多了。」達開突然間就毅然決定了作西去的計劃。就獨自跑到錢江家來。

「我想天王實在太仁慈了，可惜缺少決斷心。現在我要顧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再不能夠和你一道共事了；本來我不能中途自顧分手，實在我有說不出的苦衷，你大約也知道我的意思。況且朝中有奸臣，我輩還能做得大事嗎？不如直捷地爲自己前途做些事情罷。現在我決定了計劃，特地來告訴你，請你不要宣布出來。」

「啊！你要顧自走嗎？……可是你的志願究竟怎樣？計劃怎樣？」

「大丈夫本當自立，何必依人作嫁，討人歡喜。況且屈居人下，終不是久長的事，還不如謀自己的出路好得多。現在小人當道，我雖沒甚功勞，已經閒居南京，倘若有一天有些過失，不是我反被他們蹂躪嗎？既然要防備於將來，還不如早想別法妥當得多。所以我決定引兵往四川，開闢土地，別立面目，就是爲此。倘若事成，那末和天王成爲犄角之勢，同心合力地殲滅滿清，不更好

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

廬，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惜否

也？既蒙錯愛，謹以函謝。今當

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

附催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

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

會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

趁秋風。少年落托雲中鶴，

陳迹飄雲雪裏鴻。聲價敢

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

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

山一卷終。

二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靈名位

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

未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

嗎？」

當時錢江聽到達開堅決地要離去南京另起爐灶的話，心中非常着急，忙勸他不要多心，自家兄弟總有調解和通融的辦法，何必鬧氣頭，亟然另立門戶呢？這樣，卻中了滿清的離間計，反被他們哂笑呵！可是達開的去志決定，事實上已經不可挽回。這時達開的部將黃典英從武昌回來，告訴「四川的實際非常空虛，要進取請早；不然，一有防禦，獲得便艱難了」的話後，愈使達開的去志堅定，終於不聽錢江的勸解，領兵願自走了。

天王一聽到達開出走的消息後，真是萬分悲傷，血淚交流了。錢江勸解達開無效，也痛心不已，眼看得太平天國前途黯淡，大事難為，就一聲不響地跑到峨帽山中歸隱去了。韋昌輝看到情形如此，差不多是自己闖的禍，愈想愈慚愧，就毅然決然地闔門自盡。很興盛的太平天國到此地步，於是逐漸衰頹下去了。

達開自從和太平天國脫離關係後，一行人馬，逕向湖南、湖北開拔，想進取四川。這時曾國藩屯兵浦口，聽到達開軍隊到來，就向乘將道：

「我很愛惜達開的做人，又有才幹，又有學問，敢說敢做，多麼英俊，多麼豪

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
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還
留一瓣香。

三

揚鞭慷慨溢中原，不爲仇讎
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曠曠，
(六)莫憑赤手拯元元。(六)
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
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
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四

若箇將才同衛霍，(四)幾人
佐命等蕭曹？(六)男兒欲
盡麒麟閣，(六)早夜當嫺虎
豹朝。滿眼河山增歷數，到
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
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

爽呵！倘若能夠勸他投降，那末太平天國的諸將，可以毋庸再加以商討了。於是國藩立刻寫了信，派專使送給達開。達開抗開看。

「大清禮部侍郎節制湖廣、江西軍務曾國藩，書候天國翼王麾下某開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爲天下倡，奇略雄才，縱橫萬里，當不俟歛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袂之初，廣西一舉，湖南震動，進距武昌，下臨吳會，聲勢之雄，亘古未嘗有也。然以區區長沙，且不能下，使南北隔截，聲氣難通。故馮達場分據全州，蕭王亡身於湘郡，曾天養失事於漢口，楊秀清受困於武昌，以至盛之時，而不免於險難，則天意亦可知矣。歷朝開創，皆君臣一德，以圖大事，乃事功未竟，殺戮相仍，君王以苟安延旦夕，貴貴以私憤忌功臣，以建大功，行大志，如將軍者，且不安其身，此則將軍所知矣。夫范增失意於鴻門，姜維殉身於蜀道，此非勇智之缺乏，則其所遇者，非人也。尋將軍去歲之故，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遂至沈迷猖獗，而有今日耳。國朝七葉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禮士尊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英雄世用，只求建白將軍甯不知作退一步想耶？秀全以草莽之士，挺而走險，窮蹙一隅，

五

大帝(八)勛華多頌美，皇王
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八)

△神移鼎，亭長還鄉唱大風。

(八九) 起自匹夫(九)方見

異，遇非天子不為隆。醜泉

(九)芝草無根脈，劉裕(九)

當年田舍翁。」

國藩得書，乃退兵二十里，讓之
行。

遂折道入贛，(九)敗沈葆楨

而拔南康，(九)更進崇陵。(九)

由是清兵披靡，無能當者。直搗

湖南，湘撫蔭棠章大恐，求援于

翰林院，鄂撫李鴻章來救，復敗，

濱宜逃。遂開輻轉入川。乃於山

壁間題詩：

行將焉往？將軍窮而他徙，倘再不得志，甚非吾所敢言也。弟忝主軍戎，實
專征伐；將軍或失志迷途，或回開覺岸，盡在今日，惟將軍圖之。」

看完這信的當下，就笑對諸將道：

「曾滌生實在知道我的私衷，他的確是我的知己，不過，以草澤英雄來輕
視天王，實在是他的大錯，要知道漢高祖和明太祖也不過是草澤英雄呵！况
且他自己是漢族人民，甘心奉承滿清，替人家効命疆場，這種行為實在不是
高明的人所應該有的，我應得寫信告訴他的觀察錯誤，和我今後的立場，也
使他明瞭我的本旨。」說完話，就提筆開始作下面的答覆：

「滌生大帥足下：僕與足下，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於戎馬倉皇之
際，得大君子賜以教言，得毋幸甚！姑之風，不以僕為不肖，故以陸抗相待
耶。今謹以區區之意，用陳左右：夫僕一庸材耳，漢族英雄，雲龍風虎如僕
者，烏足以當大君子之過頌。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即為天意，則謬矣！漢
高履險被危，方成大業，劉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謬以為天意，
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洪王收復天下之半，揮軍北上，淮
揚底定；此則天意又何在乎？歷來開國元勳，皆捨命効力；西南二王之死，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廁！黃金若糞土，肝膽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

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
入川方謀大業，聞天王憂鬱已殂；且清中興諸將，力戰江左，洪氏羽翼且次第殲除矣。乃作詩以弔之：

「繁繁管業（六）才，當世豈易階！天王洪夫子，救民出水火。仗劍從軍行，願盼自雄武。海內皆昆弟，相將一臂助。正盼王師來，宿恥盡洗吐。何圖天不祿，投身喂豺虎！離兮忽不逝，中原白日暮。血肉何狼藉，白骨披道路。所恐長城壞，何人挽

亦常矣！且足下之意，有爲僕所不解者：豈草莽下土，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雖雄，而天命所歸，乃在泗上屠狗之輩。蒙古一弱，而大業所就，即在皇覺寺之僧徒。此足下所知也！足下同曾讀中國聖賢書者，春秋、夷、夏之辨，當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明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諡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慙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辱承錦沫，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兵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烏溝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也？旣蒙錯愛，謹以函謝。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俳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

會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托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

天步(九) 予懷善不能青

山慘無語。 華夏(九六) 正多

難，臨風涕如注！

開知大事已不可為，遂削髮

隱入空門。(九七) 不知所終。光緒

某年間，曾有人於峨嵋山中，見

一老僧，頭如斗大，髮眉皆白，而

雙目奕奕有光，手持鐵禪杖，行

走若飛。莫之，跡迹焉，遂得其始

末，蓋太平天國時翼王也。或云

統三軍居深山中，號令森嚴，自

成一邦。或云至苗(一〇〇) 境隘

口，苗人素萬金始放行，開以踏

險不與戰，卒與之，既度，苗人伐

木塞歸路，復聞道者隨乘障。開

軍行大山中，徒見懸崖壁立，崎

嶇脩阻，且聞乘障引軍殺殺，開

一卷終。

二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奮位掩文章。 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

張。 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 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還留

一瓣香。

三

揚鞭慷慨溢中廛，不為仇讎不為恩。 祇覺蒼天方聒聒，莫憑赤手拯元

元。 三年攬轡悲羸馬，萬乘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

有啼痕。

四

若箇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 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

韜。 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 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

畢竟高！

五

大帝助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 賈人居貨神移鼎，亭長還鄉唱大

乃反軍突擊之，敗退無路，復前突，兵已餓二日，不任戰，開曰：

「吾一人自赴敵，爾等可免死。」

乃張黃蓋，服黃袍，從數人，乘白馬出，乘章納之，達開入，長揖不拜，乘章曰：「爾降乎？」

達開曰：「吾來乞死，兼爲士卒請命。」

陳章曰：「吾成汝志。」開遂就義，乘章乃資遣其士卒不戮一人，或云爲乘章所戮者，乃達開部將，面目酷似達開者也。

注釋

(一) 潯江本名，在廣西桂平縣，是黔粵兩江合流所成。

(二) 權運就是征收運輸的稅法。

(三) 江湖就是浪跡四方的人。

(四) 青衫，同青衫，就是讀書人的衣服。

(五) 洪秀全，清廣東花縣

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

田舍翁。」

國藩看到達開的覆信後，知他終無降意，就命部下退二十里讓達開的軍隊過路。

隊過路。

達開過了浦口，卻不向湖北湖南去，反往江西進兵了。這一來把沈葆楨打得大敗，奪獲了南康，佔領了崇議，從此軍隊到處，勢如破竹，清朝的軍隊，一聽達開兵來，都像沒命的逃走了，沒一個能和他抵抗的。這樣的一瀉千里，直達湖南來，湖南的撫台駱秉章，聽到達開兵來，恐慌異常，一面趕緊在各隘口嚴防，一面派遣館員向胡林翼這邊來求救，這時湖北撫台李鴻章也來請求援軍，可是救兵還沒發，已被達開軍隊衝奪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了。李鴻章除卻以很迅速的手段逃得性命外，其他實在想不出較好的辦法了。

達開的軍隊衝破了兩湖的清兵以後，就從容不迫很順利的行軍，一路上高唱着勝利之歌，很欣喜的進取四川了。

達開進展到四川境內後，就在某一座山的巖壁上很豪爽的題起詩來：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膽硬如鐵。策馬渡懸崖，

策馬渡懸崖，

人信奉耶穌，道光末年，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兵革命，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繆江、楊秀清等多從他，軍略日克，復了廣西，就繼續進攻湖南湖北，一直到江蘇，在南京建都建立了太平天國，他自己稱爲天王，定制度律令，禁煙禁娼，放奴婢，禁蓄妾，買娼婦，足，將軍屢次戰敗，差不多可以直搗黃龍了，可惜此後諸將自相殘殺，不幸被曾國荃等乘機進攻，秀全自殺即位共十五年。

(一) 鴉片戰爭的事。(二) 漢族對滿族所起的鬥爭。(三) 全州，現在廣西全州縣。(四) 械仗，徐王的石塊。(五) 藤縣，現在廣西藤縣。(六) 以龍鳳雛，同伏龍鳳雛，意思就是議時務的俊傑。(七) 李秀成，洪秀全部將，驍勇善戰，洪秀全佔

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

行軍一帆風順的達開，既然到了四川境內，正在部署一切，想進行一切計劃；可是接連的聽到天國軍隊的敗訊，而且各軍官陸續被中興的清軍所害，達開已經悲憤非常，突然地又來一個天王憂鬱而死的噩耗，這更使達開刺着了碩大的打擊，使達開精神頹唐，使達開雄心消極，並且更變了達開的一切。他不禁悲從中來，仰天嘆息着，於是作了一首詩詞，遙祭天王：

「槃槃管樂才，當世豈易陪！天王洪夫子，救民出水火。仗劍從軍行，顧盼自雄武。海內皆昆弟，相將一臂助。正盼王師來，宿恥盡洗吐。何圖天不祿，投身喂豺虎！雖今忽不逝，中原白日暮。血肉何狼藉，白骨披道路。所恐長城壞，何人挽天步？予懷塞不能，青山慘無語。」

華夏正多難，隨風涕如注！

達開自從受着這深重的震驚後，已消滅了以前虎般的氣概。他似乎在疑忌人事的難知而被天數迷惑了的樣子；果然，他竟不顧一切，突然地解散了軍隊，披髮入山，訪問大道去了。

不知在光緒的那一年？有一個行旅在峨嵋山中的旅客——他或者是個

領江寧後，轉戰在江、浙間，黨他抗禦濠軍好幾年，封忠王，後被會圍攻擒獲。(一)都司，是清朝四品的武官。(二)柳州，現在廣西馬平縣。(三)永福，現在廣西永福縣。(四)桂林，現在廣西桂林縣。(五)徵文，曉諭大眾的文章。(六)漢皇指明思宗。(七)胡塵，指滿清。(八)夜郎，自大的意思。(九)在東三省與兵入關。(十)清兵初入江蘇揚州，殺戮十日，死傷甚慘。(十一)嘉定，現在江蘇嘉定縣。(十二)三將就是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封爲藩王。(十三)就是洪承疇等。(十四)是指宋度宗。(十五)秦就是陝西。(十六)陳乾，是指清世宗雍正年號及濟高宗乾隆年號。(十七)清聖祖，世宗，高宗三朝，因籍制言論，束縛士林。

探險家也說不定。會親眼看到一個很奇異的老和尚。他——和尙——頭很大，目光很犀利，鬚髮和頭髮像雪樣的潔白，可是精神充足，手裏還拿着一條很沉重不是普通人可以移動的鐵製禪杖，這禪杖在他揮着似乎還覺得輕飄飄的樣子；行路也非常迅速而靈便。這事使旅客感受着奇異的探索的興趣；就放棄自己的事務而去追求那老和尚的本來面目了。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他竟獲得了那老和尚的原委來。那和尚，就是在太平天國時彰明較著的翼王石達開呵！

有一種傳說，據云：當時石達開統兵到四川後，眼看得大事不能再進行了；就約束軍隊往深山中去駐紮，號令嚴明，統治有法，好像一個獨立的小國家的一樣。

又有一種傳說：石達開領兵到了苗境，在一個危險的關口上，那些苗人要達開送出萬金，作爲渡口之費，遂應允放行。達開感到關口的難渡，苗人的無知，而且這關口窄狹，路又難行，又不是用武之地，所以並不計較，終於給苗人以萬金，於是很順利的過了那關口。

明知厄運來臨了，可惡的苗人，一面受了達開的金錢，一面卻把許多樹木

以文字買賣遺棄的很多。(一)

(二) 臥薪嘗膽，就是刻苦自勵。(三)

(四) 破釜沈舟，就是有決心。(五)

(六) 幽州，現在河北省大興、宛

平、良鄉、固安、永清、安次、香河、三河、

昌平、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懷柔、房

山、平谷、蔚、涿、幽、薊等縣的地方。

(七) 新賊，就是黃帝。(八) 衡州

現 湖南衡陽縣。(九) 兩湖，就

是湖南湖北兩省。(十) 洪揚，就

是洪秀全、楊秀清。(十一) 這次戰

爭，曾國藩幕中謀士羅澤南幾乎

被太平天國軍所殺。蕭朝貴在石

達開軍中，連開軀其堅守，朝貴不

信，便說：「他人皆立了大功，進了

海甯以後，我便成木偶嗎？」於是

顧自進兵，却被胡林翼伏兵所殺。

(十二) 天 陽收、震陵、秦儀，現在湖南

省岳陽、常德、來陽。(十三) 岳州，現

塞斷了達開軍隊的歸路，又從小路去告知駱秉章，使他領兵來掩襲達開，使達開進又不能，退又不可，束手受縛呵！

先時達開軍隊在許多大山中進行，好像盲目的似的不去路了；愈進愈險，阻礙也愈多了；最後到了下臨深坑上衝霄漢的崖壁處，才知道到了絕地，趕忙下「後隊改爲前隊，向後退轉」的命令，尋得路時，可是軍隊多疲乏不堪了。正想休閒的時候，駱秉章的精銳軍隊來襲的消息到了；祇得振刷精神奮發來抵抗，終於爲了糧食的不能接濟，地理的失去優勢，被圍困在山谷中，想不出脫險的方法來。

「像這樣的困頓着，外無救兵，內無糧食，進又不能，退又不可，祇可束手就縛了！我那可以眼看諸位被清兵殺戮呵！不如我獨自到敵陣中和秉章說明，諸位都可以免死了；況且，他引軍隊來圍困，無非爲我個人，和諸位決無關係的。」達開在無辦法中想出了這辦法，就對部下說。

「大帥！你不能獨自向敵人那兒去，要去，同去！」達開的部下爭呼着，同時圍住着達開。

「不能這樣說。在現狀看來，除去死以外，其他實無辦法了；諸位都是有用

在湖南省岳陽縣。(四)咸豐，清
文宗年號。(五)周朝姬姓。(六)
漢陽縣名，在湖北省。(七)宿
松縣名，在安徽省。(八)神州，就
是中國。(九)軍食盡，就是很
窮，糧地贖賞軍隊。(十)太平，現
在江蘇揚中縣。(十一)知府，是主
治一府事情的長官。(十二)漢陽
縣名，在湖北省。(十三)武昌縣名，
在湖北省。(十四)黃河下游一帶
的地方。(十五)川，就是四川。(十六)
三國時魏蜀吳成鼎足之勢，意
思就是講太平天國和達開割據
四川後的局勢。(十七)漢中，現在
陝西省南鄭縣。(十八)鴨角，同鴛
角，就是軍隊分在兩邊，以待敵人
進攻，合兵殲除。(十九)峽船山，在
四川峨眉縣西南，兩山相對像船
形。(二十)桐，現在湖北省江陵縣。

的青年，都是漢族的好漢，很可以出去趕一些未來的事，何必爲我個人犧牲了有用的身體呢？諸位若要與我同去的話，那不是去白死？何等的可惜啊！諸位不必再行阻止我的行事了；我死後，不是諸位也可以爲我報仇的嗎？我從此辭去，請不要悲傷，再見吧！」達開很懇切很委婉地勸解部下；等到說完了，他就毅然地穿上黃袍，騎上白馬，跟着幾個侍衛，張開黃傘，一行數衆，就奔向着駱乘章營中來。他部下差不多個個揮着淚遙送着。

達開從容不迫的到了乘章營中。

「將軍來投降嗎？」乘章請達開入營，開頭就問這話。

「不，我來請死，並且爲我部下求生呵！」達開很莊嚴的說。

「好，既然這樣，成就你的願望吧。我決不做負心人就是了。」乘章就分配

了許多金錢給達開部下，同時逐一遣散，自始至終，的確不曾殺過一人。

可是達開也在這時候被害了。

據說：被駱乘章所殺的，並不是達開，卻是一個和達開面貌、聲音、態度極相像的一個替身呵！

襄，現在湖北省襄陽縣。(七七)襄陽，現在四川省奉節縣。(七八)浦口，現在江蘇省江浦縣東，是南北很重要的通路，現在開爲商埠，是津浦鐵路的中點。(七九)禮部侍郎，是清朝管理禮部的副大臣。(八〇)吳會，現在江蘇吳縣，會晉貴。(八一)長沙縣名，在湖南省。(八二)隋王，就是蕭朝貴，封西王。(詳註三七)(八三)是指章昌璽書楊秀清的事。(八四)是洪仁達被斬石達開的事。(八五)范增，項羽的謀士，秦安徵，巢縣人，年七十，助項羽勸諸侯，稱亞父，後來項羽中了漢高祖的反間計，遂疑范增，他就離開項羽歸家，在路上發背疽死。(八六)鴻門，地名，現在陝西省臨潼縣東，項羽駐兵四十萬和劉邦會飲在這裏。(八七)姜維，三國蜀漢天水人，號伯約，拜征西將軍，諸葛亮死後，他繼續着諸葛的部衆，鍾會兵到劍閣時，他設計防禦，會不能破，等到後主劉禪降了魏，他得了後主的敕，遂投任鍾會，同時他又密謀殺鍾會，想再立蜀主，可惜這時候將士作亂將鍾會殺死，並又將維格殺了。(八八)指滿清入關以來，已經過七個君主了。這七個君主，就是世祖、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八九)蕭生是會國藩的號，他是清朝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洪楊事起，他以丁憂在籍的侍郎督辦團練，編制鄉勇，接連地克復沿江一帶的地方，封毅勇侯，是同治中興第一的功臣。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追封太傅，諡文正。(九〇)漢高就是漢高祖，是秦末沛人，姓劉名邦字季，最初任泗上亭長，起兵，受義帝命伐秦，入咸陽，後又破項羽於垓下的地方，他就登帝位了。從布衣起兵而佔領天下，要算他第一人，在位十二年。明太，就是明太祖，他是明朝的第一任皇帝，姓朱名元璋，濠州人，小時很窮苦，曾在皇覺寺做和尚，後隨郭子興起兵，子興死，他自稱吳王，同時又將陳友諒擊破，襲取元朝的都城，他就登帝位在位三十一年。(九一)羊祜，晉朝南城人，字叔子，鎮守襄陽，甚得江漢人民的歡迎，他常常輕裘殺鷄，身不披甲，和吳國陸抗對壘，互相酬答賂贈，不像在敵對的樣子。(九二)劉備，字玄德，涿縣人，是漢景帝兒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討黃巾賊起兵，後得諸葛亮的輔佐，取荊州，定巴蜀，漢中，曹丕篡漢，他就在此稱帝登帝位，國號漢，與魏吳成鼎足之勢。(九三)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九四)泗上，現在江蘇沛縣東，屠狗之輩，是指劉邦。(九五)元順帝末年。(九六)是猶未元璋。(九七)王猛，晉北海人，字景略，少有大志，隱居華陰山，後在前秦苻堅處任事，於是秦國日漸強大了，削平諸侯，臨終時，他告苻堅不要去滅慕容朝。(九八)許衡字平仲，宋河內人，元世祖時，官任國子祭酒。(九九)名器，指爵位。(一〇〇)關岳，指湖北武昌及湖南岳陽。(一〇一)刺，名刺，就是名片。(一〇二)猿猴，猿猴無知的樣子。(一〇三)元元，就是民衆。(一〇四)衛霍，就是漢朝的名將，衛青和霍去病。(一〇五)蕭曹，就是漢朝的名臣，蕭何和曹參。(一〇六)漢宣帝畫功臣的像在麒麟閣共十一人。(一〇七)指天。(一〇八)是指秦陽翟大商人呂不韋用計將賈

在趙國的莊襄王回到秦國即位，並將自己已有孕的寵姬，獻於莊襄王，後生始皇。正始皇即位後，尊不韋爲仲父的故事。（八九）亭長，指漢高祖。大風就是大風歌，漢高祖作歌是「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九〇）指明太祖。（九一）醴泉，是泉大的味甘而醴一經。（九二）劉裕，就是南朝宋武帝。彭城人，號寄奴，初爲晉朝的下邳太守，後有功，封晉公，自稱相國，進王爵，果毅安帝立恭帝，最後又弒恭帝殺死。（九三）贛，現在江西省。（九四）南康，縣名，在江西。（九五）崇義，縣名，在江西。（九六）晉，就是春秋時齊桓公的賢相管仲，他名夷吾，幫助桓公霸諸侯。梁，就是戰國時燕昭王的臣子樂毅，他領了趙楚韓魏燕五國兵馬伐齊國，下齊七十餘城。（九七）天步，是指很艱困的時勢。（九八）華夏，是我國的古稱。（九九）空門，俗稱佛教。（一〇〇）苗，種族名，相傳爲槃瓠的子孫，或稱黃帝曾孫下明之後；現在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都有。

問題

- (1) 石達開爲何幫助洪秀全起來革命？
- (2) 太平天國在內亂時，石達開爲何出走？
- (3) 曾國藩勸石達開投降清朝，石達開爲甚不願？
- (4) 在不遁入空門或不爲賈秉章所殺的石達開，他的志趣又將怎樣？

批評

石達開坦然出來革命，是有目標，有宗旨，有對象的；同時他也認定了遠因，近果，背景的。所以在謁見洪秀全的時候，就將種族革命的大計，和用兵的策略一一供獻出來，可見他的作爲何等的英俊，眼光何等的犀利，抱負何等遠大呵！

他愛中國，同時也愛護中國的人民；他憤怒的是來侵略中國，毒害中國，蹂躪中國人民的君主；他要排除的是貪婪無厭，盡量剝削，損人利己的人。他一舉一動，處處在表示愛國衛民的偉大的精神。到現在我們很可以從老嫗口中聽到他的姓

名和行爲來。

我們一讀他的檄文和給曾國藩的信，就覺得慷慨激昂，令人髮指了；他忠義的心思愛國的精神，在這兩件文字中很明白的揭示我們了。這就是石達開一生的真價值，真結果。

行 爲 學 習 理 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全三集）

每集 125.00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
|-----|------|
| 編者 | 沈祖濤 |
| 發行人 | 陸高誼 |
| 出版者 | 世界書局 |
| 印刷者 | 世界書局 |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湖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圖書許可證介邵圖許字第一六一號

82

133

20

